

#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 试用讲义 )

上下册

武汉大学哲学系编

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翻印

一九七四年七月

由 黄河马列毛哲学编写组 数字化

2024 年 8 月



# 目录

<b>第一讲 绪论</b> .....	1
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	1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路线的理论基础.....	1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	3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4
唯心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7
唯物主义与发展的根源 .....	9
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	10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12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变革.....	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发展.....	19
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20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20
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	23
<b>第二讲 物质和意识</b> .....	26
一 世界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 .....	26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	26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	28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	30
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32
物质运动有他的自己的规律性.....	35
二 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	37
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	37
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	40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	41

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	44
<b>第三讲 认识和实践</b> .....	<b>48</b>
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48
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对立.....	48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的对立.....	48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	49
二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51
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概念 .....	51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	52
实践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动力.....	5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55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	56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批判反动的“天才论” .....	56
三 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	59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	59
从理论认识到革命的实践 .....	64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66
对“思维与存在无同一性”谬论的批判.....	67
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	68
四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70
真理是客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真理的客观性是一致的.	70
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	73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76
五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	78
<b>第四讲 对立统一规律</b> .....	<b>81</b>
一 两种宇宙观 .....	82
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 .....	82

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	84
两种宇宙观的斗争与两个阶级的斗争.....	85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87
矛盾的普遍性 .....	87
矛盾的特殊性 .....	9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95
三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99
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 .....	99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102
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	106
四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106
矛盾的同一性 .....	107
矛盾的斗争性 .....	110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111
批判反动的“合二为一”论 .....	113
五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	115
对抗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 .....	115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	116
<b>第五讲 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范畴 .....</b>	<b>119</b>
一 质变和量变 .....	120
质和量 .....	120
质变和量变 .....	123
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	126
二 否定和肯定 .....	129
事物内部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	129
两种否定观 .....	130

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	132
三 本质和现象 .....	135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 .....	135
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 .....	136
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	138
四 形式和内容 .....	139
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 .....	139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 .....	140
五 原因与结果 .....	142
什么是因果联系 .....	142
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	143
因果联系的辩证法 .....	144
六 必须和偶然性 .....	146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据 .....	146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	148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149
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150
七 可能性和现实性 .....	152
可能和现实的一般含义 .....	152
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 .....	154
<b>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b>	<b>157</b>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57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	157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158
二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	160
划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 .....	160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 .....	160

当前两种历史观的斗争的焦点.....	165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	168
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168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	170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在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	171
<b>第七讲 社会基本矛盾</b> .....	176
一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176
社会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	176
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	179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	181
生产力的特点 .....	181
生产关系的特点 .....	183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184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	188
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	189
历史上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191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94
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200
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	200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201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	20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203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209
<b>第八讲 阶级、国家、革命</b> .....	216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216
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 .....	216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221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223
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	228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230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	233
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	233
国家的职能 .....	235
国体与政体 .....	236
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238
三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240
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240
民主主义革命 .....	243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	250
<b>第九讲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b>	<b>256</b>
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257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257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	259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262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	265
二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267
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	267
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269
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272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275
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275
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275
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27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	279
四 阶级的消亡和国家的灭亡	285
阶级的消灭	285
国家的消亡	286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287
<b>第十讲 社会意识形态</b>	291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291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291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293
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297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关系	299
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	301
二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302
社会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302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304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09
三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	311
政治思想	311
法权思想	312
道德	313
科学	318
哲学	320
文艺	321
宗教	325
<b>第十一讲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b>	329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329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根本问题	

之一 .....	329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331
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332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334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336
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338
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	338
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在个人作用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342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党的群众路线.....	349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349
党的群众路线 .....	353

# 第一讲 绪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强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而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对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初步研究。

## 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路线的理论基础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是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哲学派别互相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具体表现。各种形态的哲学，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它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就在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最初的唯心主义是原始社会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逐渐发展，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主义理应衰退，唯物主义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主义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主义相对抗，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方面，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力发展与巩固唯心主义；另一方面，被压迫阶级为了反抗，为了找出路，则把唯物主义作为斗争的武器。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唯心主义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主义则是革命阶级的

世界观，起着进步的作用。一般说来，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哲学中的某一倾向，总是为哲学家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总是为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在这种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的特殊表现。

哲学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它为一定的阶级和政党提供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反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斗争，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的路线就是指的世界观，指的哲学路线、认识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只有遵循这条路线前进，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政治路线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思想路线的斗争是政治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是为政治路线斗争服务的。

解放以来，毛主席在思想战线上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及其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论战，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论战，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搏斗，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条机会主义政治路线，都有一条同它相适应的反动的哲学路线。哲学和政治、哲学和路线是紧密相联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那么起劲地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

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其目的就是为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哲学是世界观，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它对人们的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跟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打交道，进行斗争。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对这些事物就得到一定的了解，形成一定的看法，起初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一定的看法，然后眼界逐渐扩大，终于对世界的本质、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等形成一个总的看法。人们对于世界的这种总的看法，就叫做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人都有的，不过一般人不是自觉地、系统地掌握着某种世界观罢了。哲学则是世界观的系统化、理论化。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因此，它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各门具体科学研究世界的局部现象：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叫做自然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叫做社会科学。而哲学则是研究世界整体，研究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毛主席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上帝创造的或是由人们的精神决定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怎样运动、变化和发展？人们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人们能否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世界？等等。

人们的世界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世界观的形成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人们的阶级立场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

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一个世界，为什么在不同的人们眼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不同的看法？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所属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人们的阶级利益如果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他们对世界就会有比较正确的看法；反之，如果人们的阶级利益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背离，对历史就会作出歪曲的解释，得出错误的看法。人们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也不同。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适合于自己的需要的。因此，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会有正确的方法论。

###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人们的世界观是多种多样的。从古到今，哲学家对于世界作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归根到底，斗争的焦点就是精神和物质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远古时代就朦胧地发生了，那时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低下，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正确解释做梦的现象，产生了灵魂不死的宗教迷信思想。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已经“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宗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曾“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到近代，随着资产阶级走向政治舞台，哲学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的思想武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的哲学都不能回避、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哲学家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标准。

为什么所有的哲学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呢？这是由哲学的特点、哲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世界上的现象尽管千差万别，但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精神现象，即我们头脑里的活动，就是所谓考虑、想法、打算，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叫做思维、精神，也叫做思想、意识；一类是物质现象，即我们头脑之外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意识、精神而存在的东西，哲学上就叫做物质，也叫做客观存在。哲学既然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就必然要研究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二、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研究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哲学的根本路线和方向。例如，凡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的精神、意识的客观存在的哲学家，必然认为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必然承认时间和空间、因果性、规律性等等是客观存在的。反之，凡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的，精神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的哲学家，在上述哲学问题上，必然否认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必然认为时间和空间、因果性、规律性等等是精神、思维的产物。

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思维与存在那一个是本原，即那一个是第一性的问题；（二）思维能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即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讲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

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一句话，就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这个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所谓第一性就是指本原的、先有的、决定的东西；第二性就是指派生的、后有的、从属的东西。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这就是说，对于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上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

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他说：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就在于，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把物质看作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则相反，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所谓“绝对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这里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上帝”的别名而已。尽管唯心主义的形式有所差别，但它们的根本观点是共同的，即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是本原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

哲学史上的哲学派别虽然名目繁多，但都不能超出上述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外。一切哲学派别，归根到底，不属于唯物主义，便属于唯心主义。二元论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作两种各自独立、互相平行的世界本原，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只不过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最后必然倒向唯心主义。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为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不管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挂起什么样的招牌，打出什么样是旗号，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照妖镜下，都要现出原形。今天，学习和掌握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对于提高我们识别思想上和政治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一类骗子打着马、列的旗号，制造谣言和诡辩，胡说什么马列主义承认有所谓先天的“天资”、“天分”、“天赋”、“天才”，并且吓唬人们说，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只要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论述来对照他们的胡言乱语，就不难看出：他们宣扬人的智慧、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就是在宣扬精神、思想是本原的，是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谬论。不管他们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喊得多么响亮，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却是坚持唯心主义路线的，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的。他们顽固地坚持反

动的“天才论”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自己树为“天才”、“超天才”，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绝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从哲学上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能够帮助我们从政治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哲学基本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这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除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之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存在，即世界是不是可以认识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与此相反，有一些哲学家如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讲《认识和实践》中加以详细地说明。

### 唯心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哲学家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与认识根源。

唯心主义的萌芽，在蒙昧无知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中间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灾害几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作用，这就是原始的宗教世界观。

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其首要的条件就在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和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产生了，社会上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剥削阶级强迫被剥削阶级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于是剥削阶级中间的一些人就有可能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活动，这就为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由

于脑力劳动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体力劳动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沉重负担。于是统治阶级开始颠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不是劳动者给他们以生活资料，反而是他们以生活资料给与劳动者，因此他们鄙视体力劳动，产生了唯心主义的见解。

使唯心主义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的还在于唯心主义历来反映着剥削阶级的利益，代表着剥削阶级意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根本颠倒了精神和物质、个人和群众、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精制的宗教迷信，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说：“唯心主义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反动派利用它来欺骗和腐蚀群众，从世界观上动摇人们的革命信心，瓦解人们的斗争意志，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剥削阶级在他们掌握政治统治权的时候，总是把唯心主义哲学提到唯一合法的地位上，给这种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以各种有利的条件。

唯心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主义作斗争，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反动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利用唯心主义，还因为人们的认识过程本身包含着溜到唯心主义去的可能。因此，只有在揭露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的同时，又揭露它的认识论根源，才能了解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唯心主义的结论的，才能有效地战胜它。

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他又说：“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过程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一个螺旋式的曲线运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个片断，如果被片面夸大、绝对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必然歪曲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走向唯心主义。例如，贝克莱、马赫等人把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成分——感觉，夸大为脱离物质的绝对的东西时，就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而黑格尔等人把认识过程中的另一成分——概念，夸大为脱离

物质的绝对的东西时，就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同时，人们的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如果把意识的能动作用夸大到了不受客观世界制约的程度，否认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把它看成支配一切的东西，也会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忽视了意识的能动作用，用简单的方法对待唯心主义，不但不能科学地分析它的阶级根源，也不能揭露它的认识论根源，因此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正确地指出了意识的能动作用，同时又指出意识被物质所决定，为物质所制约，指出意识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

### 唯物主义与发展的根源

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生产斗争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的本质，产生和形成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改变着自然，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需要，逐渐使人们认识到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着的。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和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进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在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实践中，如实地分析形势，估计力量，制定计划，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就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如果错误地分析形势，采取错误的计划，就会在斗争中失败，这就使他们懂得只有使主观的计划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这就使人们逐渐地同宗教和唯心主义相脱离，而到达于唯物主义。

总之，唯物主义哲学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在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和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

曾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认为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但是到了他们变成为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就放弃了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了另一个工具——唯心主义。

## 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唯物主义哲学是在同唯心主义哲学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哲学史上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这个斗争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唯物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形态，即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和当时的柏拉图的所谓“理念世界”的唯心主义谬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韩非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同孔子、孟子的唯心主义思想也进行过斗争。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般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它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把统一的世界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第二，它具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万物皆变、皆动、皆生、皆灭。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包含的对立方面的斗争。

在欧洲，中世纪是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封建主义时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在直接为宗教服务的经院哲学内部，仍然开展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要是宗教化了的儒家唯心主义学说。但是在这个长时期内，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例如，汉代王充的唯物主义就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思想作过尖锐的斗争。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等唯物主义者同以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唯心主义

的宋明理学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哲学。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了显著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培根和洛克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了哲学领域，形成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放弃了唯物主义哲学，宣扬唯心主义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把一切事物都看作只是存在于人的感觉领域之内的幻影，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拉美特里、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坚决的思想斗争，发展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局限性：第一，它是机械的，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力学的原因来解释一切。第二，它是形而上学的，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处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过程，缺乏辩证的观点。第三，它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人的意识、意见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也酝酿着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它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哲学上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唯物主义，而是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天体演化学说第一次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康德鼓吹所谓先天的认识能力，他公开地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所谓“绝对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绝对精神”派生出来的。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在于：从运动中，从辩证的发展中，考察“绝对精神”，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到了事物的辩证法。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他的辩

证法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相矛盾的，是不彻底的。费尔巴哈是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在自然观方面，他坚决维护了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彻底否认了物质以外独立存在的精神。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在社会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到来。由戊戌政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到辛亥革命之间，出现了许多在当时代表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先进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等。他们的世界观，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顽固保守派思想进行了斗争。但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软弱，没有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中也混杂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素。

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只有到了出现了近代大工业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学点哲学史，了解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及其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戳穿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哲学史也就是人类的认识史。学点哲学史，从哲学史中研究和吸取前人的认识上的经验教训，能够有助于我们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是具体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毛主席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

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猛烈向前发展，从为部分工人利益的斗争发展到为大多数工人利益的斗争，斗争日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1837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显示了“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但是，当时无产阶级还不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知道怎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消灭资本剥削，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远大前途，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方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从理论上来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质、斗争的起因和斗争的结局，要求有一种理论来指导工人运动，为它制定出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阶级关系简单化了，这就使人们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就有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唯物主义地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从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为创立一个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世界观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适应了这个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总结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工人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工人运动制定了方针，指明了方向，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还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作为建立唯物主义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在这以前，自然科学还主要处于分门别类搜集材料的阶段，与

此相应，在哲学领域内盛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已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清楚地被揭示出来。当时自然科学发现了各种运动形态的许多重要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发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的，这些物质运动的规律是既不依赖于神、也不依赖于人而客观存在着的。这样就使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使人们有可能抛弃过去孤立静止地看待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和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的唯心主义体系，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生提供了牢固的科学基础。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和领导当时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深刻地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先进思想中的积极成果，把它们加以改造和发展，才建立起来的。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继承了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伦理的杂质，批判地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最完整、最科学的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无论在自然界还是

在社会历史领域都不允许有任何唯心主义的成分。同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刚好相反，它“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机械地捏合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的世界观。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经验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为无产阶级科学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变革，它“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它使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更高阶段。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最科学的概括，也是对它的产生是哲学中革命变革的实质最好的概括。

我们先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前面说过，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从来就是一定阶级的哲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超阶级”的哲学是没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阶级性，而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无党派性”的，是代表全人类的，这完全是一种骗局。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又说：“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

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而已。”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绝大多数都只是反映着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并为剥削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所以，它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敢于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在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硬把某一种哲学思想说成是全人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隐瞒自己的哲学的阶级性，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无产阶级哲学的实践任务，因此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空谈什么全人类的哲学，但是，无产阶级的哲学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的哲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一个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要求我们的哲学必须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不掩盖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把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曾经这样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说明世界的思想体系，而不是考虑如何变革世界，并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检验这个体系的正确性。换句话说，旧哲学体系的中心问题不是社会实践，而是精神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因此不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正确地认识世界，更不可能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样的哲学是脱离实际的哲学。

与一切旧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

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并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自己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把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因而保证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并且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充分注意了革命实践的意义，从而指出了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在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否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否认了唯物主义，也否认了辩证法。一句话，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认识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在口头上讲得如何好听。只要它在实际上不承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它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使它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由于实践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就还不能阐明世界上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还远不能给世界的发展的全貌提供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以研究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任务的哲学，为着描绘世界的全体，以往的哲学家往往凭借自己的逻辑方法来进行推演和猜测，以填补科学所提供的材料之不足。这些哲学家企图站在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把这种哲学叫做“科学的科学”，他们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应该、而且已经穷尽了世界上的一切知识，达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的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都包含着大量的主观臆测的成分，甚至还有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总的来说，这样的哲学体系，终究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考验，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的共同弱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开展，以及社会历史领域里材料的积累，已

经有可能用可靠的知识来为人们描绘出整个世界发展的全貌了。“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以前那种大部分要靠主观的逻辑推演来构成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那种所谓“科学的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这时哲学的任务，只需要对从实践中已获得的全部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总结，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作全面的了解，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哲学体系的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它完全是从实践和科学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它又反过来成为指导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普遍真理，成为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不需要任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虚构和歪曲，而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不然，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达到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目的。严格的科学性，是与无产阶级哲学的党性原则一致的。没有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就是没有党性。毛主席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上述这些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式，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说它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形式，是因为它使哲学成为指导人们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行动指南。说它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因为它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统一，它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变革的实质和表现。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开辟了哲学发展的真正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争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而且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概括了当时的科学成就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从各方面阐发了他们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渐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的地位。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深刻的论述和伟大的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主席的全部著作都贯穿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则更加全面地、系统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些光辉著作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深刻地阐明了实践第一的观点，精辟地解决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其他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批判了王明一类骗子和德波林学派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精辟地阐发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指出了解决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其

他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批判了王明一类骗子和德波林学派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精辟地阐发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各个方面，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革命的辩证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批判了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毛主席又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坚持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

### 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具体地说就是要树立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哲学是路线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社会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总结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制定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和一定的路线相联系的。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自觉地执行某种路线，就是盲目地执行某种路线。如果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然要滑到机会主义一边去。人们在实践中究竟执行什么路线，则取决于他们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就能够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就能够深刻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坚持“搞马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为了坚定地执行党的革命路线，战胜那些不管是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我們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从事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做好各项工作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各项工作都有普遍的指导作用。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各项工作，就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这就是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固然需要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练，彻底转变立足点，彻底改造世界观。就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也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出身好，实际经验多，这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有利条件。但是，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能代替路线斗争的觉悟，单纯的工作经验不能代替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要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过长期看书学习，经过不断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逐步掌握的。如果单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足以抵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容易被刘少奇一类骗子引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歧途，在路线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腐蚀我们的思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反复的。在国际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利用实用主义等反动的哲学思想来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以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只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才能有力地抵制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当前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做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要改造世界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解剖刀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经常想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以共产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去掉盲目性，提高自觉性。

总之，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同时，也只有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 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革命学风，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反对理论和实际分离。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呢？毛主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國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和一般原理，而且应当着重学会应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叫做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努力做到弄懂、弄通，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个别词句，记住它的几条结论。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教训极其深刻。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要搞修正主义，就拼命地破坏和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列著作和毛

主席著作对立起来，时而借口学习马列著作，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而借口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习马列著作，胡说什么马列著作讲的是“过去”的事，离我们“太远”了，“过时”了。两种手法，一个目的，就是反对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便于他们用修正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应当联系方向、路线的实际。实际范围是很广泛的，有方向、路线的实际，也有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应当联系党和国家的大事，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解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如何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问题。抓住了方向、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最大的实际。我们强调解决方向、路线问题，决不是说不要解决各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解决了路线问题，各项工作有了正确的方向，就会找到正确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不重视提高路线觉悟，仅仅满足于解决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就会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仍然摆脱不了盲目性，就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方向，上当受骗。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搞了不少阴谋诡计。他们提出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学习“方针”，拼命鼓吹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的黑货。他们的所谓学习“方针”，看起来似乎很联系实际，其实它取消了方向、路线这个最大的实际，使人们纠缠在日常琐事中，忘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实际上是理论和实际的分离。这伙骗子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懂得了联系三大革命实际，围绕方向、路线问题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把看书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斗争中学，必须把认真看书学习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不破不立”。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树立不起来。要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

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只有把认真看书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当前，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他们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天才史观”，在批修整风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战斗武器。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正确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读书，努力实践，坚持不懈，积以时日，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 第二讲 物质和意识

前面已经讲过，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说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而物质世界又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无限发展着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存在的反映并对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 一 世界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

####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即世界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呢？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是意识或精神的产物，世界统一于意识。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观念（感觉），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相反地，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上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态，连意识也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

拿什么来证明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的物质世界？证据是多得很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都体验到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农民种田，不怀疑土地、种子等客观存在，工人做工不怀疑厂房、机器的客观存在，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不怀疑地主、资产阶级的存在，同样也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从事科学实验的人不怀疑自己研究的对象的客观存在。这一切活动使人们认识到在自己意识之外，有着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凡是没有受过系统的唯心主义影响的人都会从生活实践中得到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应当指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虽然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但是要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原理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概括了哲学和科学长期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科学成果，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原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自然科学证明，在人和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出现之前，地球、太阳系和整个自然界就早已存在了。人类出现以后，它们也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还证明，生命这种复杂的现象虽然具有一些和无机物不同的特点，但它并不是非物质的东西，而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是蛋白体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而蛋白体也是由与构成无机物同样的化学元素组成的，不过分子量很高，构造非常复杂而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证明，人类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方面，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创造物质生活的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了人，这样，就出现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史，而人类的文明史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不由人们自由选择、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一切证明了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这就是物质，而意识、精神则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它驳斥了一切宗教创世说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在哲学史上有的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等企图调和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主张二元论。他们否认世界是统一的，认为世界有两个本原，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这两个本原是互相平行，独立发展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二元论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二、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二元论不能不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在说明这种联

系时，二元论总是把物质说成是消极被动的，而把精神说成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并且把这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和神的力量看作一个东西。因此，二元论归根到底必然倾向唯心主义。

###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但不是说统一于某几种特殊的物质属性、物质形态或物质结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而且各种物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每种物质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和结构，而与别的物质形态相区别。所以世界的统一是无限多样的统一。但是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它们具有客观实在性。所谓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物质性就是说的客观实在性。

列宁曾经给物质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就是说，物质就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又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这种物质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它同一切旧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

第一，它坚持和发展了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了唯心主义。因为它揭示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具体形态的共同点即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物质乃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原。意识不过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不过是人脑对存在的反映，归根到底，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第二，它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物质这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归结为某些具体的物质结构和属性，例如他们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最简单的不可分的基本单位，原子的某些物理学的属性（如延伸性、不可入性、具有一定的质量等）是物质唯一不变的根本属性。这种观点歪曲了物质的根本属性，因此它不能说明世界上无限丰富的物质现象，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进攻，不能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底。例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上发现了某些原素的放射性

现象，并发现了原子中有电子等更小的微粒，推翻了原子不变性、不可分性的观念。这时唯心主义者乘机向唯物主义进攻，大叫什么“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受形而上学思想影响的物理学家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进攻，而做出了“原子非物质化了”的错误结论。同时由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物质概念限定在自然界的某种有限的范围之内，因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就不懂得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这样就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而陷入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揭示了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实在。不管它的形态、属性和结构千变万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它都保存着这个唯一的“特性”。这样，就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彻底地驳倒了唯心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列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指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所驳倒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它所证实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现象，而且适用于社会现象。这样就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第三，它严格划清了唯物主义同不可知论的界限。不可知论认为人只能认识自己的感觉，感觉之外的东西是无法知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认为，物质不是某种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而是能够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为我们的感觉所反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这就是说物质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可知性，只有揭示了物质的可知性，才能够真正地掌握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这样就跟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正因物质范畴对于唯物主义具有基石的意义，所以一切唯心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总是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它。贝克莱疯狂叫嚣要把物质“逐出自然界”，“抽掉”唯物主义的基石，“使整个建筑物倒塌”。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什么要用思想来“代替”物质，其实质就是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否定物质第一性，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这同贝克莱用感觉代替物质，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一模一样的。对于这种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然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那么，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看待任何问题，进行任何工作时都必须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既然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反对任何主观主义。

###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物质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存在于运动之中。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发展的原理同世界统一的原理相结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完整的世界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

恩格斯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的固有属性”。科学的全部成就证明：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处在永不休止的运动变化中。整个宇宙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一不在运动着。无时不在变化着。物质通过运动来表现自己的存在。

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相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

首先，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主体。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就是认为运动的主体是非物质的，就必然把某种精神力量看作运动的主体，这样就陷入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把世界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英国的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是在概念中运动。”一切宗教、神学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运动观的典型例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世界上根本

没有什么离开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力量，因此，同物质运动完全脱离的精神运动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精神的运动，概念的运动是依赖于物质运动的，它是人脑这种高级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列宁说：“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其次，也不能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则是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不理解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静止和平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物体都有相对静止或暂时平衡的可能，并认为这“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这就是说，只有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和暂时的平衡，才能区别事物，才能认识和把握千千万万事物的具体形态。但是静止或平衡是相对的，它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某一物体在地面上位置没有移动，从它对地面的这一联系来看可以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中，可是它同时参加着地球的运动以及全部太阳系的运动，而且这一物体的分子、原子也在不停地运动。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静止和平衡夸大起来，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把暂时的状态永恒化。否认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就会在物质以外寻找运动的源泉，就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例如物理学家牛顿在寻找物质运动的最后源泉时，便得出了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荒谬结论。所以，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恩格斯说：“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此外，辩证唯物主义也反对简单化的运动观，即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由外力作用而产生的物体的位置移动）一种形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运动不仅限于机械运动一种形式，物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同物质不可分的运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说：“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和意识。”根据现代科学已经达到的认识，宇宙中各种各

样的物质运动可以归结为五种基本形式。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形式。在每一种基本运动形式中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运动形式。各种运动形式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低级运动形式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高级运动形式包含着低级运动形式。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恩格斯说：“物体的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都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又可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而由电作媒介再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并且这种转化前后，能量的总数是不变的。这些都说明各种运动形式是互相联系的，但又在本质上互相区别的，决不能把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归结为一种形式，尤其不能把高级的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式。例如，生命的运动，一刻也不能离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然而认识了生命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并不等于了解了生命本身。要了解生命的本质，必须把握生命运动形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如蛋白体的新陈代谢、遗传变异等等。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家把社会运动归结为生物运动形式，用生物运动规律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得出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谬论。所以把运动简单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运动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各种物体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所构成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它和物质一样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能在形式上发生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又有着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律性，因而形成整个物质世界无限运动发展的过程。这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发展原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懂得了这个原理，就用它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由于害怕革命，害怕被推翻，因而他们的哲学都是形而上学的不动论。所以，我们要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 **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上面我们说明了运动与物质的关系，现在要进一步说明空间和时间与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的关系。

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

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这就是说，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正像运动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一样，空间和时间与物质也是不可分割的。

当我们说到世界上任何事物存在的时候，首先要指明它在什么地方存在，它具有多大的规模或体积，这就是指事物的空间地位和它的广延性（长、宽、高）。而要确定一事物存在的空间地位，就必须了解这一事物同周围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如距离、排列秩序等。当我们说到任何一个事物的运动时，必然要联系到它的位置的移动，它的体积的增大或减少。总之，不论谈到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要涉及它的存在和运动的空间形式。运动着的物质是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的。

同样，运动着的物质也不能离开时间而存在。各种物质运动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发展顺序和或长或短的持续性。离开了时间的形式，任何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不能存在的。

空间和时间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着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是永恒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也是永恒存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是和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也就否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意识、观念的产物。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先天形式，人们通过这种先天形式去感知事物，才给予事物以空间性和时间性。黑格尔认为空间是“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为自然界时才出现的，时间则是在“绝对观念”发展的更后一个阶段上出现的。马赫断言，“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主义的时空观都是错误的。科学早已证明：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几十亿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同时也就有和它的存在相适应的空间和时间形式。列宁指出：“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为时几百万年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时空观，而且指出形而上学的时空观也是不正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空间、时间的客观实在性，但却把空间、时间看成是脱离物质的空洞形式，否认空间和时间同物质有内在联系。例如牛顿认为，空间是和物质相脱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放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时间是和物质运动无关的、绝对均匀地流逝着的。而且在牛顿看来，时间和空间也是彼此分开来的。这就是牛顿的所谓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按照这种观点，空间和时间的特性是一成不变、到处一样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既然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因此，它们的特性也是随着物质的运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现代科学证明，空间和时间的特性是相对的，根据相对论，物体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例如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人们在地球上观察它，就可以测出，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大，它的时间的流逝相对地球而言，就显得慢些，空间就会显得短些。把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着的物质割裂开来，把时间和空间割裂开来，那就必然会走向唯心主义。列宁指出：“在时间性事物之外的时间=神”。事情是必然如此的。试想，时间性事物之外的时间和空间性事物之外的空间是由谁设置的呢？只能由上帝！

空间和时间同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可分性，还表现在空间的三度性和时间的一度性上。所谓空间的三度性，就是说任何物体都具有一定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任何一个物体和其他物体的位置关系，都只能是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表示，就是通过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而且只能引出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这就说明离开了物和物的位置关系，空间三度性就无从理解。任何运动着的物体只能存在于三度空间中，三度空间是唯一现实的空间。所谓三度空间以外的四度空间和多度空间不过是神灵世界的别名罢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神灵证明了第四度空间的存在，正如同第四度空间保证了神灵的存在一样。”所谓时间的一度性，就是说时间只按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将来的方向前进，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不可复返性，只能用物质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来说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说事物的某种具体联系是不可能绝对重复出现的。这又说明，离开事物的具体联系，时间的一度性就得不到正确的理解。

辩证唯物主义从空间和时间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还肯定

了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物质是无限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无限性的表现形式。茫茫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的观察上，今天借助射电望远镜虽然使我们可以观测到距离地球一百亿光年之远的星系。然而这也不是宇宙的“边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还将认识更广大的空间，但永远不会发现宇宙的“边际”，因为宇宙是没有边际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是永恒地存在着、运动着，因此，在时间上，宇宙的发展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

整个物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但每一具体的个别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则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空间和时间正是由这种无数有限的空间和时间所构成的。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如果只看到宇宙中每一个别事物的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断言整个宇宙空间和时间也是有限的，就会引导出一种荒谬的幻想，以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时空、超现实的“神”的世界，就会陷入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

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就不能忽视时间、地点和条件。斯大林说：“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我们在工作中就要注意“掌握时机”，“当机立断”；无论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都要有“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

### **物质运动有他的自己的规律性**

物质是在空间和时间中永恒运动着的，而物质的运动又有它自己的规律性。春夏秋冬四季的依次更替，昼夜的循环，生物的新陈代谢，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等等表现，一切物质运动都有某种一定不移的基本秩序，这种秩序表明物质运动的其固有的规律。

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就是说，规律是客观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具有（一）客观性，（二）普遍性，（三）必然性。所谓客观性就是说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认识它也好，不认识它也好，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

它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单有客观性还不一定是规律，规律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说，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它就会反复出现，普遍地、必然地发生作用。由于规律起作用的范围不同，所以就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分。

对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在工农业生产中，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感觉特别真切，在生产中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愿望蛮干，就会一事无成。

社会现象比较复杂，但同样也是由它自己的固有的规律的。有人认为自然规律是通过自然界自发的力量表现出来的，因而是客观的。社会规律则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而人总是受一定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因此，社会规律并非客观的，而是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在社会领域里，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起决定作用，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人们的意志和愿望有的能够实现，有的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呢？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和动机，而不产生其他的愿望和动机呢？其实，人们的愿望和意志能否实现，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凡是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意志和愿望就能够实现，否则，就不能实现。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同样，一定的愿望和动机的产生也是由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客观状况决定的。由此可见，社会现象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它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指出了这些规律的客观性质，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能够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为社会谋福利，但决不能认为社会规律就不是客观的了，就可以“消灭”规律或“制定”规律了。斯大林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面，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

辟道路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观点。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结果。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

唯心主义否认规律性是物质本身固有的，否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客观唯心主义认为规律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是“上帝”、“天命”安排的。主观唯心主义则认为规律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如康德认为自然界本身没有规律，规律是人的理性加于自然界的。他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是康德哲学中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实用主义者认为规律是“人造的假说”。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什么“头脑制造法则”，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按劳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康德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其目的是要歪曲党的路线和政策，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二 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 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世界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那么，意识是什么，它的起源、本质和作用是怎样的呢？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自然也就肯定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世界是物质的无限发展过程，物质世界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着，但并没有意识现象。只有在地球上出现了人类的时候，才产生了意识。意识的产生经历了长期的过渡阶段或准备过程，这一过程与自然界的完全相适应：由无意识、无感觉的无机物发展到具有刺激感应性的有机界，由具有刺激感应性的低级生物发展到具有感觉的动物，再由具有感觉的动物发展到具有意识、思维的人类。这就充分证明了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脑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机能；而大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是，人脑的产生并不是单纯的生物进化的结果，而且是同劳动分不开的。因此，归根到底，意识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

在确认意识是大脑这一特殊的物质的机能的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

在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剥削阶级由于其需要和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对意识的起源问题作出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条件的限制，人们还不能解释物质是怎样产生意识的，这就使得唯心主义乘机散布其荒谬观点，而不能被彻底粉碎。唯心主义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真实关系，否认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主观唯心主义把意识归结为心灵的自由创造；客观唯心主义把人的意识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或神的启示。尽管各种唯心主义派别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把意识当作不依赖于物质的、独立的实体，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产生了意识，倒是意识产生了物质。这是一种与科学所揭示的真理相违背的谬论。

在确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这一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都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各派确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是正确的。但由于科学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都未能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问题。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把意识看成是一种精微的物质的作用。这种见解，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这一点上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把意识归结为一种精微的物质则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却把意识看成是物质的一般属性。他们不知道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大脑的特有属性，认为任何物质都有意识，把人脑的反映作用等同于一般无机物、有机物的反映。在他们看来，不仅有机界有意识，无机界也有意识，甚至石头也有感觉，因此，得出了“物活论”的错误结论。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如费尔巴哈，虽然承认意识是人脑的特有机能，但把人看作是

生物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他们不了解意识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人的社会性来研究意识，仍然不能理解社会实践对于人脑产生的决定作用。

庸俗唯物主义者不懂得虽然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但意识本身不是物质，而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他们把意识看成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特殊物质，正像胆汁是肝脏分泌出来的特殊物质一样。这种见解，根本取消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混淆了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界限，是完全错误的。

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吸收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对意识的起源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即人脑的机能。意识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人脑的特性；而大脑这种特性是由低级物质所具有的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发展而来的。

无机界没有感觉或意识，只具有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如高山滚石、水中浮影、铁质生锈等等这是一种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但并不是感觉和意识，它只是物体由于其他物体的作用而发生的物理状态或化学状态的改变。

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生命。随着无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向有机物的转化，随着生命的出现，合乎规律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生物的反应形式，即刺激感应性。例如向日葵能随着太阳的运行而转动，变形虫能趋向食物等等。这种刺激感应性已不是单纯的物理、化学反应，而是这样一种反应能力：它能够使机体适应变化了的外界条件，使生物机体保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以维持其生存。这种刺激感应性已经包含了感觉的萌芽，感觉正是在刺激感应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低等动物发展为高等动物，适应愈来愈复杂的生存条件，有机体的各种组织也愈来愈专门化，于是又合乎规律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专门的反映机构，即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调节中心就是大脑。有机体通过神经系统和环境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无条件反射就是动物对某种现实的外界刺激物的直接回答，例如食物进入动物

的口腔，唾腺就大量分泌唾液。这是一种低级的神经活动。条件反射则是由能够代表这些刺激物的“信号”引起的反射。例如每次给狗以食物时就摇铃，多次以后，食物的刺激和铃声刺激就在狗的大脑皮层上形成暂时的神经联系，铃声就成了食物的“信号”；这时只要铃声一响，即使不给狗以食物，它也会大量地分泌唾液，就像吃食时一样。

由于高等动物具有条件反射的机能，因而能够产生种种联想，进行比较复杂的活动。这些就是动物的心理或低级“意识”。当然这种“意识”还不是人类的意识。

随着由动物界向人类的发展，又合乎规律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即产生了人的大脑，这是较之神经系统的出现具有更大意义的质的飞跃。人类的思维活动，不仅借助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一信号系统，即由外界物质刺激直接引起种种条件反射，而且还借助于人类所独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即由语言引起条件反射，这就使人的条件反射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为一般动物所不可比拟的高级阶段。高度发达的人类的大脑，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活动就是意识。所以，意识不是别的，就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产生的器官，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离开了人脑，意识则是不可想象的。

### **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动物的脑过渡到人的脑、使动物的心理过渡到人的意识呢？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是：劳动。劳动是类人猿变成人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产生的决定因素。所以，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人类的祖先类人猿，由于自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被迫从森林里过渡到地面上来生活，它们的前后肢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前肢担任了某些类似人手的工作。促使这种分工发生的关键，是抓取、攀援、筑巢、使用棍棒、投掷石块等萌芽性的生产劳动。类人猿的前肢虽然分化成了“手”，但还不同于人手，因为它不能

制造工具。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发展，类人猿最终学会了制造简单的劳动工具。这时，类人猿的“手”就变成了人的手，类人猿的活动就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劳动。劳动一开始就是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在社会性的劳动中，社会成员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他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于是产生了思想交流的必要性。恩格斯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这样就产生了语言。有了语言，人们就能交流思想，积累经验，从而形成了日益丰富的人类意识。语言的产生，使大脑能用词来表达抽象的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语言的不断丰富，增强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发展了人类的意识。所以语言的产生，对于脑髓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推动力。

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所以，意识的产生，离不开劳动。劳动不仅在意识的产生上起了决定作用，而且在意识的发展上也起了决定的作用。一方面，在劳动的过程中，作为思维的器官的大脑愈益完善化了；另一方面，劳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日益丰富了意识的内容。因此，“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综上所述，意识是高度完善、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或属性。它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

###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意识依赖于物质，一方面表现在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大脑不会自动产生意识，只有当外部物质世界的事物、现象通过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当大脑和外界发生了联系以后，才会产生意识。

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摄影、摹写、摹本，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意识按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按其内容

来说是客观的。没有被反映者，就谈不到反映；脱离了物质世界，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各派共同的基本观点，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人的头脑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

人对客观外界的反映形式，首先是感觉。当客观事物、现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的神经兴奋到达大脑时，就产生了感觉。感觉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人们借助自己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每时每刻都要接触外界的许多事物、现象，因而就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感觉。只有当人们的感官接触到某种客观对象时，才能产生关于这一客观对象的形状、大小、色泽、音调、干湿等各方面的感觉，这些感觉的联系和综合，就是知觉，它形成了关于客观对象的完整的印象。这种印象在人脑中的再现叫做表象。可见，没有客观外界的刺激，就不能产生感觉。“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结果。”

感觉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的反映，它的产生直接依赖于客观外界的具体对象，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它所反映的只是具体事物的生动的具体的特性，而不是许多事物的某种共性。感觉虽然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但它却是构成一切复杂的意识现象的基础。不通过感觉，外部世界就无从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认识就无从开始。列宁说：“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所以感觉是整个认识的起点，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认识。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认为，感觉是客观世界的映像。主观唯心主义则认为感觉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倒是客观世界成了人的感觉的产物。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是同科学和常识完全背道而驰的。

人们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不仅采取感觉的形式，而且采取思维的形式。思维是意识的高级形式。

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理论等等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人类对客观外界的反映，“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人们正是通过概念、范畴、规律等等，才能够深刻地认识各种物质运动的过程，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思维这种反映形式的特点，

不了解思维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而把人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机械地了解为照相式的反映。这就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唯心主义者抓住了思维不是对象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断言思维不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而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例如康德认为思维的逻辑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等等是人的头脑里的固有的先验的思维形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证明，作为意识的高级形态的思维和感觉一样，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同感觉相比较，有以下的区别：

首先，感觉是意识和客观外界的直接联系，它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个别现象，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内部固有的联系和规律，它远较感觉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感觉是思维和客观外界联系的桥梁。感觉同客观外界直接联系，为思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后思维才是可能的。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思维；只有通过感觉，思维才能获得它的内容。尽管思维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但它仍是来自客观外界，它的内容仍是客观的，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巴甫洛夫关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从大脑活动的生理过程，证明了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其次，感觉是生动的、具体的，而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则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但任何抽象的概念，它的根源无一不是客观外界。例如“水果”这个概念可以从香蕉、苹果、桔子、梨等等之中找到它的原型。数学这种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也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虽然并不存在抽象的数目、点、线、面积等等，但其原型仍然在客观世界之中。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也不外是人们的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关系的概括。不但科学的抽象、正确的思想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就是错误的思想，各种荒谬的幻想、宗教的迷信观点，也无不可以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找到它产生的根源。一种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不在于它是不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而在于它是客观外界的正确反映还是歪曲的、虚幻的反映。宗教迷信中关于牛头马面、三头六臂的荒诞观念，正是在思维过程中把牛、马、头、臂等客观事实材料加以歪曲、夸大和任意联系的结果。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中的各种神的形象都可以从人间找到它的原型。

综上所述，感觉直接来源于客观世界，思维来源于感觉，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客观世界；意识无论是低级形式的感觉，还是高级形式的思维，都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自觉地去符合客观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不断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是存在的反映，认为意识如“聪明”、“愚蠢”之类是“人的自然本质”，是“自然”赋予、先天就有的，认为离开社会实践，脑髓就可以产生思想，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这种观点是十分反动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意识是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劳动而产生的。正是由于劳动，由于实践，才使人与猿区别开来，才产生了意识。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只有阶级的意识，没有什么“普遍的意识”，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的大脑虽然是意识的器官，意识虽然是大脑的产物，但人的大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客观世界，来自社会实践。离开了客观世界，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大脑是什么也产生不出来的，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没有什么“聪明”可言。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这种谬论的目的，就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也就是为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制造“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 **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认为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而且认为，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意识对物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对物质的发展进程还能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否认或低估意识的反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是错误的。

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毛主席说：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人的行动要受一定的动机、目的、主张、计划等等的指导。例如，盖房子先得有个蓝图，做工作先得有个计划。马克思说过：“最坏的建筑师不同于最好的蜜蜂的地方，就是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式的建筑设计图”。意识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像镜子一样简单地、消极地反映事物，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它能以所反映的事实材料作为基础，为人们的行动预先提出一定的目的、主张、计划等等，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斗争。意识对于客观过程的反作用，是通过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而实现的。

唯心主义者抓住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加以绝对的夸大和歪曲，把意识说成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却忽略了意识的能动方面，把意识的反映客观世界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所以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意识现象，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意识的能动性，给予意识的能动性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底。

在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前提下，肯定意识的能动性，这不但没有证明唯心主义的正确，恰恰是彻底驳斥了颠倒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先有建筑设计图，然后进行建筑，这是否同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的唯物主义原理相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建筑物的设计图是以人们所认识了的自然界规律为依据的，是以前人经过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为基础画出来的，是已存在的建筑物在人们头脑里的能动的反映。世界上最初的建筑物也是我们的祖先总结了人类同自然斗争的实践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没有长时间同自然作斗争的各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包括在树上、山洞里、地洞里住的经验，就不会凭空产生出盖房子的念头来。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

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就是说，人们给自己提出的任何任务和计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人们行动之前的动机、计划不是由人们任意决定的，而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只能从客观现实中去寻找。

其次，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人的活动总是有预期的目的的，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人则不能呢？根本原因，在于预定的目的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就会失败。革命的阶级或集团的行动，虽然也要经过困难、挫折和失败，但终归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动的阶级或集团的行动虽然暂时也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最后总是要遭到失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前者的预期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后者的预期目的违背社会发展规律。

总之，意识的能动作用，不但不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相矛盾，而且，对于意识能动作用的正确解释，恰恰是证实了这一原理。不管意识的能动作用有多大，它总受客观存在制约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科学解释，对于实践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由此可见，要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情况，就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引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而不能凭主观感想办事。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越是符合客观规律，人们就越能够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会儿从右的方面抹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污蔑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一会儿又从“左”的方面否认客观规律性，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原理，胡说什么要

“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人的头脑可以“制造”规律，“消灭”规律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这些谬论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否认意识的反作用，否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机械唯物主义；无限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则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思想的力量不能代替物质的力量，只能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反映了物质运动规律的思想，才能有效地改造物质，只有来自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才能正确指导实践。有了正确的思想，还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还要通过群众斗争的实践，否则，是不可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用“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就是认为人的活动可以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的意识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是“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翻版。他们所讲的思想，是离开实际的反动思想，是反革命的痴心妄想。他们妄想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 第三讲 认识和实践

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反映也就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认识问题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长期斗争的尖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一切哲学派别，都是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认识问题的，所以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 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 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对立

我们在工作和生产中，经常要碰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订计划，办事情，搞生产，是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个问题提高到哲学上来分析，就是一个认识论的路线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唯物主义把人的意识（感觉、思想等）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所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它的认识路线就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即从物质到意识，从客观到主观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办事，就是要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方针和制订计划。

同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相反，唯心主义认为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头脑里固有的。客观唯心主义把认识的来源看作是神或上帝的启示；主观唯心主义把认识看成是人的心灵的自由创造。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共同特征，就是把人的意识（感觉和思想等）看作是先于物质、先于实践、先于经验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它们的认识路线就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即从意识到物质、从主观到客观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办事，就是不管客观实际情况，主观主义地订计划，办事情，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认识路线。

####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的对立

反映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是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完全对立的。但

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论，而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

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虽然也是反映论，但它的致命弱点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它把人看作是抽象的人、生物学上的人，把人的认识看作是照相式的、机械的反映，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它不懂得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的辩证发展过程。旧唯物主义的这种机械论，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不能完全科学地解决认识论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斗争中，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现象及本质，从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辩证的发展过程，它科学地解决了实践与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等认识过程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把认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成为能动的、革命的、科学的反映论。

###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在认识论问题上，除了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之外，还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还是不可认识的，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不可认识的，是无法知道的。它否认人们有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不承认人的感觉、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可靠性。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人类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在人的感觉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客观世界是无法知道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虽然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他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休谟和康德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或不能完全认识的。

哲学史上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彻底粉碎不可知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实践对驳斥不可知论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我们根据一定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能够成功地发射卫星，开采石油，增加生产，这就证明我们对这些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正确的，说明自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就证明了社会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一切科学和实践的成果都证明了世界的可知性，不可知论是完全错误的。不可知论，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愚弄群众的反动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世界是可知的，但不是说人类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世界认识完全。毛主席说：“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毛主席在这里肯定了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客观世界，又指出这个认识是一个或先或后的过程。无论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总要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客观世界。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总是不断提高的，因此，过去没有认识的，现在有可能认识；现在还没有认识的，将来可能认识，一定时代没有认识的事物，并不等于永远不能认识。肯定世界是可知的，但并不是一次、几次就可以认识完，认识是无止境的。在这里，一定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必然要陷入不可知论的泥坑。

不可知论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谬论，在政治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利用路线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有些人感到不可理解，竭力散布路线斗争不可知论，妄图瓦解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破坏批修整风运动，他们的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斗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然路线斗争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机会主

义头子打着“红旗”反红旗，使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相荫蔽着，具有较大的欺骗性。但是，有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努力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们就一定能识别并战胜一切机会主义路线。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旧唯物主义的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论以及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天才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二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 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搞生产，做工作，做其他种种的事情。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夺取农产品的丰收；工人阶级为革命做工，生产各种工业品；解放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还有交通运输、商业部门的广大职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辛勤地劳动着……。所有这一切活动，从哲学上来讲，就叫实践。实践就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马克思指出：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活动，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毛主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毛主席这里讲的“做或行动”就是实践。在理解实践的概念时要注意如下的要点：第一、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活动。第二、实践是人类自觉地、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积极活动，不是一般动物那种适应自然界的本能活动。因此，社会实践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动。第三、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做或行动，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内的观念活动。因此，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活动。这些就是社会实践的基本特点。

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毛主席把它们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种基本形式。

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毛主席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为什么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呢？这是因为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首先要能够生存，因此，就必须从事劳动，生产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资料。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离开了物质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说，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极其重要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渗透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规定和影响着社会的全部生活。阶级斗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思想、文化的性质和内容，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科学实验也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是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不可缺少的方式和手段。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概念的主要内容。

###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懂得了什么是实践之后，就要进一步研究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弄清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认识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唯一来源。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得了自然科学知识与生产的技能。工人在炼钢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了钢铁

的特性，掌握了冶炼钢铁的技能。贫下中农在种田的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了农作物的特性及其生长规律。同时，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又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旧社会，工人、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同地主、资本家发生关系，直接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逐渐认识到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一些关系，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同地主、资本家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集团，每一个人都是从本阶级的立场、利益出发，去观察、处理问题，各种思想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获得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群众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阶级斗争的经验，由破坏机器，搞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罢工，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实践中，逐渐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样，我们也正是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一切这些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得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就不可能获得阶级斗争的理论。

科学实验，例如在实验室中的种种科学的实验、种田试验、抓典型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认识和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

毛主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呢？这是因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接触到那个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达到规律性的认识，形成一定的科学理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

的，而直接经验则必须从直接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获得，离开实践，任何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当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但是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而且真正把别人的经验、把书本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所以，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书本知识、间接经验是认识的“流”，而不是知识的“源”。

### **实践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动力**

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毛主席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又说：“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人们之所以进行认识活动，研究科学，是由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认识之所以不断向前发展，科学之所以不断进步，也是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

自然科学是适应生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整个古代，只有天文学、数学和力学的知识比较发达。是什么原因使这三个部门的知识发展起来的呢？天文学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的畜牧业和农业需要确定季节；数学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的农业需要丈量土地，计算时间；力学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的水利、建筑、造船、航海等方面的需要。从十五世纪以后，自然科学有了较快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我国解放后，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给生产力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广阔地盘，因而向自然科学提出了日新月异的要求。

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如此。在好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地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往往歪曲历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只有到了伴随近代工业而出现无产阶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才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产生后，随着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又不断向前发展。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适应这个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总结了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实践之所以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动力，是因为实践的需要和发展，不断向人们提出新问题、新要求，推动人们去进行新的研究；同时，社会实践的发展，又不断给人们提供新的经验去进行总结，从而得到新的知识，人们正是在不断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种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拿什么作标准去检验呢？没有别的，只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唯一标准呢？这是因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因此，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在人的意识范围之内是不能解决的；另一方面，客观事物本身也不可能直接来证明这个反映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靠社会实践。就是说，要把这种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种认识如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万，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这就说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说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这一标准不应

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认识是否正确，应该用而且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所证实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一切谬误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但实践的标准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性。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实践，“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某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只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限度内，才是有效的；超出这个限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实践所没有证明的，终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告诉我们，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反复实践，防止思想上的绝对化。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告诉我们，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的真理性，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坚决的斗争。

###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实践产生认识，认识又为实践服务；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同时又是认识的归宿。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一切科学理论、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为实践服务的。自然科学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社会科学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我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三大革命实践服务。离开了改造世界这个目的，认识世界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离开为实践服务这个目的，科学研究就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举动。

###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批判反动的“天才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是认识的目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以前一切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毛主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学习实践第一的观点，对于我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批判反动的“天才论”，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做好各项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刘少奇一类骗子竭力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天才论”。他们否认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为知识、才能、理论是先天就有的；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先知先觉”的“天才”可以“指挥历史前进”。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它也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当然，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高低，才能有大小，这是由于人们所处的实践条件不同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任何人从无知到有知，从没有才能到有才能，都要经过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理论，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是什么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的产物，毛主席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毛主席这段话清楚地指出，天才条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践条件。脱离历史和实践条件限制的所谓“先知先觉”是根本不存在的。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历来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焦点。如前所述，实践是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改造了自然，改造了社会，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斗争发展史，阶级斗争发展史，因而也就是这些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英

雄、领袖、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英雄、领袖、杰出人物，只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多大的作用，也不能改变历史的规律，决定历史的进程。刘少奇一类骗子硬说什么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先知先觉”的“天才”可以“指挥历史前进”，而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愚昧无知的“群氓”，听人摆布的“驯服工具”。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敌视人民群众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天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些，才能高一些。这种聪明和才能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人的生理禀赋上的差异是极其微小的，它只是才能发展的一种生理条件，才能的形成是靠后天的锻炼和学习，靠参加社会实践，靠集中群众的智慧。所谓天生的“能人”、“全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因此，天才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阶级的代表，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并且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天才。英雄和领袖的天才就是群众、阶级、党的智慧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观点同反映论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天才论”，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在历史观上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谬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反动的“天才论”，是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理论纲领，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愚弄群众，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天才”、“超天才”，以便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些骗子虽然有时在口头上也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为天才，但这是他们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称别人为天才是假，称自己为天才是真。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反动的“天才论”，同他们的谣言和诡辩划清界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三 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然而人们的认识是怎样从实践中发生，又怎样为实践服务，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呢？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认识的发展过程。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

由物质到精神，即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是从感性开始的。我们到一个工厂去参观学习时，看到精神焕发的工人群众，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各式各样的厂房、机器、产品；听到机器的轰鸣，以及工厂负责人和工人介绍的很多情况；嗅到各种产品机油的气味，这些看到、听到、嗅到的颜色、声音、形状、气味，以及初步了解的关于这个厂的情况，叫做感觉或印象，这种感觉和印象就是感性认识。开始接触一个人，也是先认识他的外貌，同他相处一段时间，就可以产生很多印象，这些初步印象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刺激人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形成的反映，它的特点就是直接地、具体地、生动地、形象地反映外部世界。

感性认识是很重要的。它是整个认识运动的起点，人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是从感性开始的，而且也只能从感性开始。因为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才能直接接触客观事物，从而产生种种感觉和印象。有了感性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达到高一级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又有局限性。因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只能了解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而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通过感官只能感觉阶级斗争的一些零星片断的现象，而不能把握阶级斗争的本质及其规律。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日出月没和昼夜的更替，而不能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

段，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对某个对象的感觉和印象增多了，加深了，并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于是认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突变，即由感觉、印象飞跃到概念，人们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可以得出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而获得理性的认识。

概念、判断、推理，都是理性认识的思维形式。毛主席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每一门科学，都有一系列概念。研究国际国内形势时，要运用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概念；学习哲学就要弄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概念。概念同感觉、印象不同，它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如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本质的反映和概括。苏修叛徒集团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对外实行扩张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从本质上看同帝国主义一样，所以叫做社会帝国主义。把有关的概念联系起来，对客观事物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构成判断。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都是判断。依据已有的判断推出新判断，就是推理。

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这就是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它是对事物本质的、全体的、内部联系的认识。人们达到了理性认识，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理性认识较之感性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是认识过程的更重要的阶段。人们依据理性认识所揭示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能预见未来。天文学根据天体运行规律，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月蚀发生的时间，计算出二十四节交替的时刻，制订未来许多年的历书。气象学根据各地的气温、气压、湿度等变化，可以做出天气预报。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如此。四十多年前，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党内持悲观主义思想的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吓昏了头脑，把时局歪曲成漆黑一团，认为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彻底

批判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指出星星之火，将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地而且很快地就会到来。这个为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既有本质区别，又是统一不可分的。毛主席说：“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一方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因为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事物的本质就存在于事物的现象之中，人们只有通过事物的现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认识任何事物，总是先积累某种事物的感性材料，然后通过头脑的加工制作才形成一定的理论。感性认识好比理性认识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没有原材料或半成品就无法加工成成品，不首先积累事物的现象的各种感性材料，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没有感性认识就不可能产生理性认识。理性的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成了主观自生的东西。“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只重理论、轻视经验，只重书本，轻视实践。毛主席痛斥这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时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叛徒王明就是一个典型。他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他一直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终于走上了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原因就在于感性认识虽然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还只是认识的低级阶段，还只是对事物现象的外表的认识。在感性认识中，真相和假象，主流和支流是混杂在一起的，如果认识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往往使我们真假难分，是非难辨。凭感觉，我们只看到日从东方出，西方落，好像太阳围绕地球转，实际上地球是由西往东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从外表来看，刘少奇一类骗子似乎“跟得紧”、“举得高”。实际上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学习马列主义，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不能识破这些骗子的假面具，就会受骗上当，犯错误。认识如果只停留在感性阶段，人们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否认理性认识就等于否认科学。毛主席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因此，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只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经验主义者由于不读书，不学习，满足于局限于个人的经验，使自己政治上鼠目寸光，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辨不出香花和毒草；工作和生产中则因循守旧，右倾保守。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主席教导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

感性认识怎样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呢？要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因为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通过大量的现象表现出来的，是不断重复地出现的。人们只有认识了不断重复出现的大量现象，才能逐步发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英雄的大庆人，遵照《实践论》的教导，深入实际，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采集和分析了几十万个岩样，进行了几百万次化验，几千万次地层对比，终于摸清了油田的规律，为祖国开发了大的石油基地。如果感性材料不丰富、不可靠，我们就看不到现象之间不断重复的内部联系，因而也就无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感性材料的丰富和真实，这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一个基本条件。例如，我们作工作计划时，只有对情况了解的比较全面和可靠，才能订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如果情况了解很片面，根据这样的材料所订出的计划，必然是脱离实际的、不能执行的一纸空文。做总结也是如此，只有总结材料真实、丰富，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掌握的材料残缺不全，或者是一堆假材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要获得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反复实践，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了解情况，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主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又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要搞好调查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同时，必须走群众路线，要有眼睛向下，虚心学习的精神。通过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对这些材料加工制作，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论，制订正确的政策，提出恰当的计划去指导实践，指导工作。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了解情况，认识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否认调查研究，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所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他们诬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胡说调查研究“过时”了。他们散布这些谬论的目的，是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离开了调查研究，就必然产生唯心论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便是“左”倾盲动主义。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第二、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感性材料包含有真相和假象，主流和支流，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是事物现象的外表的联系。要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就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就是对材料进行选择，去掉粗糙的、不能说明问题的，留下有意义的、能反映本质的东西。“去伪存真”就是对材料进行鉴别，分清真伪，去掉假的，保留真实可靠的。“由此及彼”，就是把各方面的材料联系起来研究，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和相互联系。“由表及里”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例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群众揭发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有可靠的，也有不可

靠的，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属于政治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它方面的。对于这些材料，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党的路线政策为依据，运用十六字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去掉不可靠的，保留真实的，去掉用处不大的，保留有意义的，然后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最后落实定案。其它如订计划，作总结都是如此。先是选择材料，然后分析研究作结论。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是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在实践中进行调查，获得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性材料，然后又用十六字方法对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形成正确的思想和理论。这样感性认识就上升为理性认识，物质的东西变成了精神的东西。这就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

### **从理论认识到革命的实践**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后，认识运动并没有完结。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变精神的东西为物质的东西，这是认识运动的继续，也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即精神变物质。

毛主席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的各种认识，都必须回到实践中去，用于指导生产，指导革命，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例如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我们的行动，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去解决各种矛盾，处理各种问题，按照一定的计划、方案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等，这都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变精神的东西为物质的东西的过程。

从认识到实践，变精神为物质，这是认识过程更重要的一次飞跃。毛主席说：“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是因为：第一、认识回到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理性认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这个反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中是没有解决的，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在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的第二次飞跃中，理论是否正确才受到了检验，正确的得到证实，错误的得到纠正。认识必须拿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

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同时，只有在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中，认识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在反复指导实践，回到实践去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第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十分重视理论，就因为正确的理论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能够指导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理论本身不能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通过革命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只有通过这次飞跃，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变精神的东西为物质的东西，把革命的理论变为现实，如果理论不回到实践中去，不用于指导工作，指导革命，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又由于认识是为实践服务的，认识的目的是实践，所以，从认识到实践，即精神变物质，这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一次飞跃。

我们讲精神变物质，主要是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怎样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呢？第一、必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并为他们所掌握，懂得为什么去做，怎样去做，这样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去贯彻。第二、要通过群众的实践，通过艰苦的斗争。精神变物质是通过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实现的。实践是精神向物质转化的条件。离开实践讲精神变物质，就要陷入唯心主义。要实现精神变物质，就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斗。只有通过艰苦的斗争才能使正确思想转化为物质，才能巩固和发展这个物质成果。第三、要采取“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贯彻到各个单位去时，必须与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就要深入实际，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这样，把点上的经验用于推动面上的工作，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人们

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所谓必然就是指客观规律，自由就是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们通过实践，仅仅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还不是自由的，只有进一步在实践中学会正确运用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期的结果，才有真正的自由。例如，一个人光懂得了一些游泳的道理和规则，却不到水里去反复实践，他是不会游泳的，在水里是没有自由的。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单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不行，还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实践，取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善于运用这些规律，达到预想的结果，才能逐渐获得自由。所以，单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还不完全，还必须要有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上海工人阶级和水文地质工作者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通过反复调查，反复实践，认识了地层内部的运动规律和地下水的运动规律，找出了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采取了向地下灌水的有效措施，终于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地面的沉降，因而获得了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这是正确处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的一个生动事例。

###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而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毛主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常常受到许多的限制。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认识受到阶级的局限。不仅如此，人们的认识还受到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并且受到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在客观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对它不可能有一个比较完全的正确的认识。例如，我们有时对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坏人，一时没有识别出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自然科学和生产过程中，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新产品、新技术的试验成功，都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往往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甚至更多的反复，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要有一个过程。一次反复不行，两次反复也不行，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了正面和反面的比较、鉴别，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完全的认识。对于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说来是这样，对于认识的继续、推移和发展说来也是这样。那种企图一下子把发展着的事物各个方面完全反映出来，是违反认识的辩证法的。

### 对“思维与存在无同一性”谬论的批判

毛主席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及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思想，是我们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长期以来，刘少奇、杨献珍一类骗子，极力鼓吹“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既反对物质可以变成精神，又反对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宣扬反动的二元论。

刘少奇、杨献珍一类骗子武断宣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胡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是一个意思。并采取恶劣的手法，企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唯物论的反映论对立起来，说什么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论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论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切领域。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刘少奇、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意义。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不能分割的，正由于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思维才能反映存在，并通过实践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从根本上否认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否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他们鼓吹这种反动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放肆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

题”，好像他们是在坚持“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们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精神与物质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把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割裂开来，变成了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否认了物质派生精神，实践产生认识。按照这种谬论，精神、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或者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这是地地道道的康德二元论，也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刘少奇、杨献珍一类骗子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的同一性，因此必然否认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反复的过程，主张“一次完成论”。他们把我们由于缺乏经验或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而产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观不能一下子符合客观，说成是“唯心主义”，借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 **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当人们经过多次反复，对一个具体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事物的认识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时，对于这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就算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穷的，旧过程完结了，又开始了新过程，新过程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这些新东西又要人们去认识。因此，随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继续，人们又会产生新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又开始了新的认识运动。毛主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总公式。这个公式把实践贯穿于认识的整个过程，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深刻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以及认识不断深化的道路，指明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无限发展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路线。

毛主席把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总公式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主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的过程，也就是从认识到实践，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过程。坚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结合起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竭力反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公式，胡说什么“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这完全是一种诡辩。这种反动谬论颠倒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割裂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过程，其实质仍然是主观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认识世界是从实践开始，改造世界也是从实践开始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统一不可分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正确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要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实现的。如前所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规律性，人们只有通过实践，认识这些规律，利用这些规律，才能把事情办好。因此，办事情的过程绝不能“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恰恰相反，必须首先从了解和掌握客观的实际情况开始，要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办事情要从主观出发再到客观，这就是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而反对“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他们鼓吹这种反动谬论的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教导，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制造“理论根据”。对于这种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和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坚持反复实践，虚心学习；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理论联系实际，自觉改造世界观，提倡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 **四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 **真理是客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真理的客观性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论就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论断，就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因为它正确反映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并为实践所证实。

真理是客观的，就是说，真理的内容来自客观事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列宁说：“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唯物主义的回答

是肯定的，因为它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因此必然承认客观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把我们意识里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叫做客观真理。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真理，就是指它包含着不以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而主张主观真理论。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真理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否认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实质上否认了客观真理。至于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则更是直接否认客观真理。例如，当年被列宁严厉批判过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认为，真理是“社会的、全人类的经验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上多数人承认的就是真理。按照这种观点，宗教和偏见都可以说成是真理，因为它们在一个时期内，常为多数人所公认。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符合于自己的利益的，对自己有用的就是真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是这种实用主义的信徒。他们为了篡权复辟，总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手法对待党、对待党的指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他们看来，凡是对他们自身有利的，能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真理”。从这种实用主义出发，谣言和诡辩能起欺骗作用，因而也就成了“真理”。这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骗子的“真理”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之所以能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性，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按照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实现预想的结果。而决不能把凡能满足某些人或小集团的需要，对他们有利有用的东西叫做真理。“有用即是真理”，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黑货，必须彻底批判。

真理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在阶级社会中，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应当指出，不论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不以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总是受阶级的影响和限制的，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事物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首先拿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说吧。自

然规律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它并不反映某个阶级的利益，并不只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像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的规律等等，资产阶级也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作为解释说明自然规律的理论体系则是有阶级性的，是受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支配的。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研究自然科学时不能不带有主观片面性。并且，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的理论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某种自然科学的理论触犯了反动阶级的利益与反动的世界观相矛盾时，就要受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例如：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如此。列宁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至于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更受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影响和限制了。反动阶级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观察社会问题，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划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划，不敢承认反映社会发展规划的真理，并且总是企图歪曲历史，制造各种反动理论，欺骗群众。历史上的进步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在一定时期内，与社会发展规划有一致的地方，因此，能够对社会历史现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这是有阶级局限性的，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们对真理的利用也是受阶级立场、阶级利益限制的。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光辉著作中所总结的人民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才能认识和运用它。任何反动阶级都不可能利用这些真理为他们服务。蒋介石匪帮和美帝国主义者虽然也研究我们这些军事原则，但不管他们如何拼死努力，都无法利用这些原则，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中宣扬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他们的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来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必须彻底批判。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

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刘少奇一类骗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对于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是人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但这决不意味着真理是主观臆造的，决不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一事物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就是对那个事物的正确反映。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阶级，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的根本利益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它能够如实地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真理的客观性是一致的。妄图用真理的客观性来抹煞真理的阶级性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懂得了真理的阶级性，就应该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打在我们思想上的烙印，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真理，掌握真理。

### **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承认真理的客观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原则。但是，仅仅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还不足以说明真理的发展过程，还不能科学地解释认识史上的复杂现象。因此还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承认真理是客观的，这是真理问题的唯物主义。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客观真理也就必然要承认绝对真理。因为，当我们说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时，就等于承认了作为真理内容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并且承认了人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

观事物的真实情况，这一点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承认客观真理，也就必然要承认绝对真理。所谓绝对真理就是人们对于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完全正确的认识。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它的变化发展是无穷的。人们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认识这个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绝对真理的同时又承认相对真理。所谓相对真理就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有限的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识相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只是对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一方面的认识；第二、就是对这一部分、这一方面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不是互相脱离、孤立存在的，而是辩证的统一。列宁说：“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份”。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告诉我们：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通过无数的相对真理表现出来；每个相对真理，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份，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构成绝对真理。

例如：在正常情况下，把水加热到摄氏一百度就沸腾。这个认识正确地反映了水、温度和地面大气压力的关系，这是真理。但到了高山地带，由于空气稀薄，大气压力小，水加热不到摄氏一百度就沸腾了。可见把水加热到一百度就沸腾这个真理只具有相对的性质，所以它是相对真理。但是因为它确实正确反映了水和温度在通常大气压力下的客观规律，所以这个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份。

又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它只是反映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一个方面来讲；从这个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来讲，它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是相对真理。但是这个真理确实正确反

映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又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由此可见，人们在每一个阶段上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但同时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份。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所以当我们认识了一个相对真理时，也就认识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这样，通过无数相对真理，人类对于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就越来越全面、深刻，也就是说，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如果我们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相对真理则是“长河”中的“水滴”。现代科学所达到的关于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各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都是人们对于整个宇宙世界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的认识，都是一个个的相对真理。但是这些科学又是不断发展的，它们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都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增添了新的“水滴”。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以无数相对真理的“水滴”，汇成绝对真理的“长河”，逐步地认识无限发展的绝对的客观世界。反过来说，既然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的，那么，绝对真理就只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通过无数相对真理表现出来。因为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对于一个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而达到的，离开了对具体事物的相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对于整个世界的绝对真理的认识。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就是无限和有限的关系。人类的认识能力按其本性来说是无限的，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即能够提供绝对真理的。但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的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的，因此，人们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的认识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虽然各种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成份，但它不等于绝对真理。这里就有一个无限和有限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人类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解决，但又永远不能完全解决。这就是说，人们对绝对真理只能越来越接近它，而不能最后穷尽它。这个矛盾推动着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真理既然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如果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割裂开来就必然陷入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坑。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典型的形而上

学的独断论者。他们用绝对化的手法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初，他们把马列主义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手失败以后，他们又转过来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还会继续发展，鼓吹“到顶论”。不论是把马列主义绝对化还是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刘少奇一类骗子表面上是抬高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贬低和诬蔑毛泽东思想，表面上是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是树立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对于他们这种恶毒阴险的手法，我们必须彻底揭穿！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十足的相对主义者。他们胡说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毛主席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懂得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我们就要坚决克服“革命到头”、“生产到顶”、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绝对化的思想；同时也要克服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不讲原则、看风使舵、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倾向，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武装头脑，不断革命，永远前进。

###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真理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且也是真理不断同谬误作斗争的过程。毛主席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无数客观事实证明这条规律。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迷信的斗争中发展的，技术革新是在同保守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路线斗争也是如此。正确路线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是正确路线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我们党也正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的。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刘少奇一类骗子，他们的反动言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我们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最绝妙的反面教员、反面教材。反面教员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从反面提出问题，把阶级矛盾、路线斗争充分暴露出来，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比较和鉴别，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轻视反面教员（材）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因此，必须抓紧抓好革命大批判。一切反面教员可以从反面教育人民，但并不是说，只要把他们的反动东西一拿出来，就会自然而然地起到从反面教育人民的作用。毒草不锄掉，不会变成肥料，反动的东西不批判，也发挥不了它从反面教育人民的作用。一切反面教员的反动谬论和无耻谰言，既具有露骨的反动性又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批判，不仅不能教育人，而且还会毒害人，只有把它批倒批臭，揭露其欺骗性，暴露其反革命本质，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向敌人作斗争的战斗意志。所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说到底就是要抓好革命大批判。当前我们必须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具体罪行和他们所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结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和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实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反错误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当“谦谦君子”，决不讲客气，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一切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就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公

开承认，并在行动中迅速改正。要向鲁迅学习，为捍卫真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

## 五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所谓改造世界，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主观世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主席这一教导，精辟地论述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指明了方向。

所谓改造客观世界，就是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活动实现的。因此，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一句话，就是改造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即改造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和革命的世界观。我们改造世界观就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具体地说，就是要按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来改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这三个基本原则，是对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是我们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不正之风，认真改造世界观的强大思想武器。

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只有认真地刻苦地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才能掌握它，运用它。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为什么有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从主观原因来说，就是因为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我们

一定要记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学习革命理论对于改造主观世界是重要的。但是改造主观世界，决不能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决不能离开三大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毛主席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这就告诉我们：世界观的改造，只能密切结合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行。因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单纯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才能逐步树立起来。因此，把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同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由之路。

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一贯反对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胡说什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要“多看、多谈”，“自然就会有的。”按照这种谬论，根本不需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根本不需要到群众中去，只要关在“书斋”里，专读“孔孟之道”，就可以“修养”成一个“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这那里是什么“革命家”？只不过是刘少奇一伙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的精神贵族。我们一定要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闭门修养”的余毒，坚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工农兵学员虽然来自三大革命实践，仍然有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改造世界观的迫切任务。如果放松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在前进的道路上停步歇脚，就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旧大学有的工农学生，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个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工农兵学员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反骄破满，严于解剖自己，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优点、成绩，又要看到自己的弱点、缺点、错误。要有自知之明。要满腔热情地到群众中去，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改造自己，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

世界；主观世界的改造，认识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推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这就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法。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也永远不会完结。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我们正从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是一场空前广阔、空前深刻的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非常重大，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 第四讲 对立统一规律

前面我们说过，认识过程是辩证发展的过程，认识的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那么，什么是辩证法？辩证的根本规律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只当作思维规律来加以阐明的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从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下解放出来，指出它们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固有的最一般的规律，思维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反映而已。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列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毛主席在当代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个光辉思想，在《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中出色地“说明和发挥”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问题，深刻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各个方面，后来又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精辟地表述为一分为二，使之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呢？这是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在内容；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自由和必然、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只有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反对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所以，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学习对立统一规律。

## 一 两种宇宙观

### 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

宇宙观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的对立不仅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且表现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在人类认识史上，对于世界是不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怎样发展的这个问题，从来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一种是辩证法的宇宙观。列宁指出：对于发展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列宁说的两种发展观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所谓孤立的，就是否认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成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所谓静止的，就是否认事物的运动、发展，把事物看成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质变，没有飞跃。所谓片面的，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主席指出：“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按照这种观点，在世界上，地主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这种事情一经发生，就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如果有变化，只不过是工人、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不是受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受那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正压迫者总归是压迫者，被压迫者总归是被压迫者，这种情况不会改变，工人农民不会翻身，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不会解放。十分明显，这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反对人民起来革命的反动理论。

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

系、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既然客观事物存在着矛盾，复杂的事物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因此，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既要看到它的正面，又要看到它的反面，既要看到这一事物的本身，又要看到它和周围事物的联系。总之，只有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避免片面性。

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归结到一点，就是承认矛盾还是否认矛盾，是坚持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即“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又分裂为两个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方面，这种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决定着事物的生命，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唯物辩证法承认矛盾就必然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因为联系就是矛盾。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各方面的关系；一事物和他事物的联系，就是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矛盾关系。承认矛盾就必然承认发展。因为发展是由事物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战胜一方，事物就发生性质的变化。承认矛盾也就必然要求全面的看问题，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

形而上学否认矛盾，认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这就必然把事物看成是铁板一块，事物内部不能包含互相对立的成分，矛盾不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们的思维陷入错误时的表现，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形而上学否认矛盾，就必然否认联系，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孤立存在的。否认矛盾，也就找不到事物发展的原因，其结果必然把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外力的推动，归结为神的力量，走向唯心主义。否认矛盾，也就看不到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所引起的质变，而把发展看成只是量的增加或减少。否认矛盾，也就必然只从单方面去看问题而陷入片面性的错误。

由此可见，承认不承认矛盾，承认不承认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焦点，最后的分界。

## 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如上所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内部矛盾和事物的外部矛盾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毛主席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事物的内部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一事物和它周围的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第二位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单纯的外因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转化。只有内因才能说明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外因论，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事物发展的学说。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更替。那么，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因的作用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前所述，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任何一个事物的运动都是和它周围的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着的。这种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鸡蛋虽然有变为小鸡的根据，但要真正变成小鸡，还必须有适当的温度。一个国家，革命的原因固然是在它的内部，但别国的影响也起很大的作用。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对世界各国的革命产生了并且在继续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一个革命者的进步，主要靠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只承认内因的作用，忽视外因的作用，也是错误的。但必须指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外因怎样通过内因起作用呢？外因是通过事物内部矛盾的某一方面的加强和对另一方面的削弱而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的。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

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党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又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当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后，党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所以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历史经验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因此，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修整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

### 两种宇宙观的斗争与两个阶级的斗争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很早就产生了。辩证法的发展经过了三种基本形态，即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高级形态。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它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形而上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它在反对唯心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归根到底形而上学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它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对变革，反对革命的本

性。在我国，地主阶级曾经长期鼓吹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他们宣称，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都是按神的意志安排的，至高无上的神是不变的，所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上层建筑也是不变的，以此来论证封建统治的永恒性。近百年来，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他们还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在唯物辩证法广泛传播，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往往用诡辩论来冒充唯物辩证法，同无产阶级作斗争。诡辩论是形而上学的变种，它是最腐朽、最恶劣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曾经深刻地揭露过诡辩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性质。他说：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又说：“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排斥绝对的。”抹杀概念的客观内容，把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应用；割裂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夸大事物的相对一面；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冒充辩证法；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这些就是诡辩论的基本特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用这种诡辩论来作为他们反党、反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们歪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抓住若干词句，以假乱真，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当这种反动谬论受到批判之后他们又加以诡辩，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应该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他们借口时代不同了，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抽调“专政”的阶级内容，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抛出所谓“民富国强”的反动纲领；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什么东西对他们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有利，他们就随时可以把它说成是“真理”，一切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种诡辩论是最恶劣、最反动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它是为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党篡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诡辩论的手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走的是与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穷途末路，手中没

有半点真理，只能靠谣言和诡辩来混日子。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的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 worldview 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

##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前面我们说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是教导人们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事物矛盾的各种情形。首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矛盾的普遍性

毛主席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我们先来说明矛盾普遍性第一方面的意义，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们的思想中，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自然界中，机械现象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电现象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现象中的化合和分解，物体的空间形态和数量关系中的曲线和直线、正数和负数、微分和积分等等，都是矛盾。这些矛盾正是各种自然现象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人类社会也充满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又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中，推动着阶级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反映。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还会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新和旧的矛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在人们的思想中也充满着矛盾。毛主席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思想领域中的矛盾是客观矛盾的反映。人们认识客观事物，从不知到知，从认识不大全面到比较全面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一个人的思想进步也是不断地用先进思想、正确思想克服落后思想、错误思想的结果，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果。

由此可见，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没有的。用这种观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就是“两点论”。所谓“两点论”就是用矛盾的观点，即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对于“两点论”不能作简单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好与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的“一分为二”，而应广泛地理解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都具有两重性，都是可以分析的。对同志，对好事，是这样；对敌人，对坏事，也是这样，只是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在分析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时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把辩证法坚持到底。

其次，我们来分析矛盾普遍性第二方面的意义，即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不仅任何事物都有矛盾，而且每一事物从它的产生、发展直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能说，开始没有矛盾，后来才有矛盾，也不能说，开始有矛盾，后来就没有矛盾了。

是否承认每一事物的自始至终都有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

苏联的德波林学派就是否认事物的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的。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才达到矛盾的。就是说，事物发展一开始并没有矛盾，矛盾是在事物发展到一定时候才出现的。按照这种观点，事物最初阶段发展的原因就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就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去了。

德波林的这种观点是为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布哈林在苏联准备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期间，竭力掩饰富农和贫农、中农之间的阶级矛盾，反对同富农作坚决的斗争，并且荒谬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同富农建立联盟，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德波林认为富农同贫农、中农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这样就为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毛主席彻底地批判了这种修正主义谬论。指出：“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差异就是矛盾，是指统一体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因为事物内部的差异就是由于性质有别，倾向相反，力量不均而显现出来的对立面之间的差别。统一中有对立，这就是矛盾。事实上，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同一”阶段，事物一开始产生就包含着矛盾。例如：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产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是还没有激化而已。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在哲学界的代理人继承了德波林的衣钵，大肆鼓吹矛盾融合论，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辩证法的对立面、矛盾，转化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为苏修叛徒集团推行“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这种观点同样是反马列主义、反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和解”，不能“融合”的，只能通过斗争，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克服一方来解决。

当然各个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是不同的，有的是对抗性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有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但这只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而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不包含矛盾的阶段是没有的。

总之，对于矛盾的普遍性不仅要看到矛盾无所不在，还要看到矛盾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能不能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

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个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和帝、修、反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使我们的党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推行“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列宁缔造的党演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演变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社会主义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同苏修叛徒集团一唱一和，极力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他们或者公开鼓吹“合二而一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承认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也是我们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我们党内斗争的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

刘少奇一类骗子肆意歪曲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污蔑我们的党内斗争是“制造矛盾”、“制造分裂”。这种谬论是非常反动的。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如

此。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那一个人制造出来的。这种矛盾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极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于他们，我们就是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党。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我们“制造分裂”，这完全是无耻的污蔑。恰恰相反，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学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我们就要自觉地坚持用矛盾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对人、对事、对己都要一分为二。既要严格解剖别人，更要严于解剖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正确认识自己，坚持对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的两分法，去掉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只有这样才能摆正主观和客观、个人和党、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才能谦虚谨慎，刻苦学习，团结同志，自觉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错误路线，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每一个事物的矛盾，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律看待，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这也就是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一分为二对于每个事物来说又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

怎样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首先要分析各种事物运动形式矛盾的特殊性。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而物质的运动总是采取一定的形式。毛主席说：“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因此，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要注意一种运动形式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可以归结为五种基本的形式，即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主义运动形式。每种运动形式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能把某一种运动形式特殊规律简单地搬到其他运动形式中去。例如，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不同于生物的运动形式。不能用生物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的阶级斗争。否则就要犯错误。

其次，同一种运动形式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矛盾的特殊性。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长途中，由于内部矛盾的变化，呈现出许多不同的过程。因此，不仅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矛盾，就是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也各有特殊的矛盾。例如，同是人类社会这个运动形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它所包含的矛盾就各有特点，互不相同。正因为这样，这些社会形态才互相区别。

第三，事物各个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毛主席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互相联结，构成事物的总体，我们要了解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首先要分析这个过程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它们在这个总体中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然后把对这些事物各方面的认识加以综合，才能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

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发展过程有工人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非常复杂，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不能一律看待，只有具体分析这些矛盾和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才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毛主席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及它们的每一方面的特点，它们各占何等地位，然后综合起来，从矛盾的总体上作出结论，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规定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这个总政策，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条基本路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第四，事物在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各也有其特殊性。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激化了，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矛盾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贯串于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的根本矛盾，但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有的矛盾激化了，有的矛盾缓和了或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有的矛盾产生了，于是出现了四个大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串于这个过程的始终，但在这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和以后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九五六年以前，这个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

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后，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所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第五，各个发展阶段中的矛盾的各方面，也有特殊性。矛盾在总体上的特殊性是同矛盾双方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因此研究事物发展各个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要从总体上去看，而且还要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如前所述，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和以后有所不同，就是因为矛盾的双方在这两个阶段上各有某些特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力量还不够雄厚，因此，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改造的同时，对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还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样，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就还有一定的力量，敢于同无产阶级较量，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就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被削弱了，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还有力量，他们千方百计地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妄图通过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而且很尖锐，阶级斗争形式更加荫蔽，更加复杂。

总之，一切物质运动形式、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的矛盾都有其特点，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分析矛盾，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各个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中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及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分析矛盾，不能用片面的孤立的观点看问题。一句话，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离开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列宁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

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必须反对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看问题。所谓片面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所谓表面性就是对矛盾的

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例如，有的同志看形势，就是只见革命红旗飘，不见敌人在磨刀；对工作的估计，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了解情况，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办事情以感情代替政策等等，都是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表现。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因为它违反了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及其规律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因而都是主观主义。为了避免主观性，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避免片面性，必须从矛盾的总体上，矛盾的相互联结上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为了避免表面性必须精细地研究矛盾的特点，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毛主席教导我们：“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方法就是避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为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出正确地解决矛盾的方法，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平常所说的“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都是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既不了解各种革命情况的区别，更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了解了矛盾的特殊性之后，还必须进一步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

首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毛主席说：“由于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

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这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从范围上看，在某一较小范围是普遍的东西，在另一较大范围则变为特殊的东西；反之，在某一较大范围是特殊的东西，在另一较小范围则变为普遍的东西。从发展上看，在一定的时间内为普遍的东西，另一时间内则变为特殊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是这样。例如，阶级矛盾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东西，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阶级矛盾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所特有的东西，因此，对全部人类历史说来，这又是特殊的东西。又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整个阶级社会说来，是矛盾的特殊性，但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是矛盾的普遍性。了解这一点就能使我们看出事物的内在联系，防止思想僵化。

其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

一方面，“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列宁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这是因为，普遍性、一般的东西是从特殊的、个别的东西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所以普遍性是不能离开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例如，水果只能通过香蕉、苹果、桔子、梨等等表现出来，离开了这些特殊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水果。又如，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反映了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的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共同步骤和方法；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则是反映了各条战线、各行名业的特殊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特殊步骤利方法。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各项战斗任务，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完成。

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又是和矛盾的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的。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这就是说，特殊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因为普遍性包括了特殊性的本质，因而制约着特殊性的发展。个别事物尽管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但都有共同的本质。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虽然有自己的特殊矛盾，但都离不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各条战

线、各行各业都有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都离不开党的基本路线。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高度去认识和领会它们，懂得它们的精神实质，或者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就可能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脱离正确轨道，走到邪路上去。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中，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而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为什么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呢？因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共同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的。为什么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呢？因为矛盾都是具体的，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造成了个性。这种个性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具体矛盾的特点，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个性就不存在，所以它是相对的。

毛主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为什么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呢？

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问题是事物一切矛盾问题借以展开的基础，不研究普遍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其他矛盾问题就无从谈起，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论述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时，正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为基础来展开的。毛主席在《矛盾论》的“结论”中把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特殊性和相对性的问题。

第二，只有懂得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既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既然每一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了特殊性，那么，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了解它的矛盾，就必须发现这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结。既不能离开特殊性去寻找普遍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去寻找特殊性。人们认识矛盾的过程，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的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进一步去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然后

又总结出普遍的规律，作为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的指导。这里包含着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个别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个别，如此循环往复，使人的认识不断深化。如果否认了个别和一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结，也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是革命胜利的指南。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领导革命到胜利，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王明一类骗子否认矛盾的特殊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散布马列主义“过时论”，妄图用他们的那套修正主义的黑货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其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对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必须彻底批判。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反复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五十年来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领导全党战胜反对这种结合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在实际工作中，只有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才会有科学的、正确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等一系列的科学的工作方法，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生动的体现。只有正确理解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在确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去分析特殊矛盾，在对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又把握了特殊和普遍的联系，才能真正认识矛盾，才能制定正确

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把革命引向胜利。因此，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看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 三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提出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

我们在工作中常讲要抓关键，抓要害，有时也讲要抓牛鼻子。其实，抓关键，抓要害，抓牛鼻子，都是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起领导作用、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它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则为非主要的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那个是主要的矛盾呢？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其它则为非主要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解决得好与不好，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之间也都存在着矛盾。其中，工业与农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因为工业和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这个矛盾解决得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于解决其它矛盾起着决定作用。

有些事物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比较复杂。例如，半殖民地旧中国就是如此。当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矛盾，而国内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的情形。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

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同国内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这种情形。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这时人民大众同帝、官、封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种情形。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当着一种矛盾成了主要矛盾的时候，其他各种矛盾，包括在前一段中曾经属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在内，就都属于次要和服从地位了。

既然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中对其它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怎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这就要具体分析各种矛盾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加以比较，看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占何等地位，各起何等作用，从中找出起领导作用的主要矛盾来，并且要善于从发展的观点去把握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因此要注意到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于比较复杂的过程，还要注意区别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谓基本矛盾就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在一个阶段特别突出的矛盾。基本矛盾可以同时有几个，而主要矛盾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总之，抓主要矛盾没有一个凝固不变的公式，关键在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善于思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战略策略的重要方法。在革命斗争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革命政党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集中力量，消灭主要敌人，解决主要斗争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抓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侵略这个主要矛盾，制订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抓住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

主要矛盾，为我们党制订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离开了这个纲，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否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抛出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反动谬论，其目的就是反对我们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妄图改变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可见，在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个主要矛盾，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在当代的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毛主席科学的分析了这些矛盾，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又发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就给全世界人民指出，美帝、苏修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我们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关于国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在实际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也很重要。毛主席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这就是说，在工作中，不论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必须抓中心，抓关键，抓重点，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做好各项工作。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方向，就解决不好矛盾，做不好革命工作。毛主席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

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数学工作者和工人群众所创造的“优选法”，就是把数学的方法运用于生产，对生产和科学实验中遇到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而以最少的试验次数，迅速地找到合适的配方，合适的操作和工艺条件的好方法。这个方法使产品质量好，材料省，成本低，生产周期短，对于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时，也不能忽视非主要的矛盾。因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主要矛盾虽然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影响。处理好次要矛盾，可以为解决主要矛盾创造有利条件，处理不好，会使主要矛盾的解决增加困难。如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之间的矛盾虽然是非主要的矛盾，但也要很好地解决，要加强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日益巩固，就有利于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在农业生产中，既要抓好“以粮为纲”，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多种经营搞好了，可以促进粮食生产，还可以多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在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时，要把主次结合起来，围绕中心工作，抓好全盘工作。毛主席把这种工作方法生动地比喻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既要反对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的偏向，又要防止“单打一”的偏向。在抓主要矛盾时，也不忽视次要矛盾。把主次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好工作。

###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前面已经讲过，事物中包含的各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因而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分。那么，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其矛盾的双方的力量是否是平衡的呢？毛主席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

定的。”这就是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决定事物性质的方面；而居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方面就是次要方面。为什么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呢？原因在于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力量不断消长，造成不平衡的状态，势均力敌的情况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基本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所以矛盾的两个方面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它处于支配地位，并决定着事物的性质。

由于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事物的性质又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坚持两点论，既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而且还要坚持重点论，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坚持重点论，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才能分清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抓住事物的本质。如果不注意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不注意分清事物的主流和支流，就会迷失方向而犯错误。

例如，政治与业务，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些矛盾中，主要的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着业务、经济、技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统帅经济，统帅技术，既不能颠倒，又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特征就是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轻重和主次，不分主流和支流，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实际上是颠倒了主次，混淆了是非，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迷失了方向。折衷主义是诡辩论的一种表现，它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经常玩弄的手段。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我们反对把矛盾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不分主次的折衷主义，但并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毛主席说：“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如果只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忽视非主要方面，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而不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上，时而鼓吹“业务挂帅”、“技术第一”，说什么“生产就是政治”，“技术发展了”就是“最大的政治”，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妄想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丧失革命警惕，以便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时而又宣扬“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歪曲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同时，他们还散布折衷主义，胡说什么讲政治“革命第一”，搞生产“还是生产第一”，“要两头照顾”，要“轮流突出”。所有这些谬论，表现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破坏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些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单纯业务观点，但又要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做好业务工作，搞好军事训练，学好科学技术，实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毛主席说：“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内部都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次要方面变成主要方面。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事物的性质就起了变化。当然，新的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过曲折、反复，有时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无论如何新的方面终归要战胜旧的方面的，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事物，从本质上说来，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矛盾双方这种转化过程，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毛主席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新生事物，支持新生事物，积极创造条件，

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

用这种矛盾转化的观点看世界，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气势汹汹，横行霸道，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猛烈冲击下，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美帝、苏修这两个“庞然大物”正在走向反面。与此相反，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尽管还会经历各种困难和曲折，但由于它代表了新的、进步的方面，最后必然要取得胜利。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从矛盾转化着眼，提出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个高瞻远瞩的英明论断，指出在美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虽然目前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地位，但这完全是暂时的现象，美国人民必然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做出重大的贡献。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对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有人否认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的普遍性，认为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总是生产力一方、实践一方，经济基础一方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毛主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例如，在革命的客观需要已经成熟，而缺乏正确的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理论对革命实践的能否成功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在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能否进一步发展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在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情况下，上层建筑的革新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就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了。“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主席的这个理论是对唯物辩证法，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发展。新、老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一类

骗子都宣扬“唯生产力论”，硬说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只要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就会自动到来。这种谬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辩证法的，是机械唯物论。它否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妄图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 **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毛主席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在“九大”期间谆谆教导我们：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又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右。一种主要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的问题。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同时也要逐一解决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我们还没有觉察而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既要看到矛盾的现状，又要看到矛盾转化的可能性。

例如，对当前的世界形势，我们既要充分注意到“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就要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又如，我们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谬论的同时，也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片面性，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 **四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讲的是矛盾双方如何互相联结和互相斗争，矛盾怎样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这个原理，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不懂得它，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唯物辩证法，所以“在懂得了矛盾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 矛盾的同一性

同一性是一个极其有丰富内容的概念，马、列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用过“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等许多名词来表达。毛主席把这些不同的名词集合在一起，指出它们都是说的矛盾的同一性，并对同一性作了深刻的阐述。毛主席指出：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同一性的第一种情形，就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组成一个统一体。

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矛盾双方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但是矛盾着的双方又是不能孤立存在的。矛盾的一方假如没有和它对立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困难，无所谓顺利；没有顺利，也无所谓困难。没有集中，无所谓民主；没有民主，无所谓集中。没有纪律，就无所谓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所谓纪律。乱和治也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就谈不上治，乱必然要转化治。总之，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依赖，组成一个统一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就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情况下同资产阶级互相依存，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原先的无产阶级就变成了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则变成了被统治阶级。这时双方就共居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

同一性的第二种情形就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毛主席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

在《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节中，我们已经说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互相转化的内在根据。为什么矛盾的双方恰恰是“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而不是向着随便一种什么方向转化了去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可以互相转化，而战争和石头不能互相转化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这就是矛盾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内在根据。不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事物是不可能互相转化的，能够互相转化就说明二者是互相联结的，双方具有同一性。

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中，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比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互相转化，事物才有性质的变化，才有革命的变革。没有转化，就没有发展，就没有质变，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矛盾的互相转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仅仅是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就是资产阶级也是可以承认的。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依存，甚至可以承认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资产阶级从它的反动立场出发，绝不敢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的斗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它自己的灭亡。所以，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总是把对立的事物看着是僵死的，凝固不变，总是用形而上学去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研究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互相转化的条件。毛主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落后转化为先进，虚心是条件；先进转化为落后，骄傲自满是条件。要把错误变为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是条件。在党内斗争中，要把坏事转变为好事，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坚持正确路线指引下的斗争。历史上一切机会

主义者之所以没有搞垮我们，相反的，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坏事变成了好事，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并及时防止和克服向倒退的方面转化的结果。只有认识了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才有可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着对革命有利的方面转化。忽视了转化的条件，不但不能把握事物转化的规律，而且会陷入相对主义的错误，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变化无常，毫无稳定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

抹杀转化的条件性，是修正主义常用的一种诡辩手法。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新老修正主义者否认这些条件，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只要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社会主义要转化为共产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必须支持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这些条件，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大搞形“左”实右，主张立即实行所谓“共产主义”。他们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在农村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所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对于他们这种抹煞转化条件的诡辩手法，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总之，“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只能作这样的理解，不能作任何别的理解。不能把同一性理解为无差别、无对立的同一，即两个东西绝对地等同。也不能把辩证法所讲的同一性，同神话中幻想的同一性混为一谈。辩证法所讲的同一性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而神话中所说的许多变化，如《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等等，只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 矛盾的斗争性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么，什么是斗争矛盾的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的性质。一切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因一定条件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同时又具有斗争性，所以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有矛盾就有斗争，没有斗争就不成其为矛盾。这里所说的“斗争”，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哲学范畴。敌对阶级之间、作战双方之间固然充满着斗争，就是人民内部也是充满着斗争的。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矛盾斗争的表现。在自然界中，吸引和排斥，阴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遗传和变异等对立面的互相作用，也同样包含着斗争。矛盾无所不在，斗争也无所不在。无论事物的运动采取何种形式，属于何种形态，都存在着矛盾及矛盾双方的斗争。

认识矛盾的斗争性，极为重要。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矛盾的斗争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革命者，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不断斗私批修。我们学习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要坚持斗争的观点，坚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学哲学而不讲斗争，就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那种晋到矛盾绕道走，遇见风险就低头的思想和行为，是懦夫懒汉的哲学，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表现，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

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我们党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是使我们党团结统一、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清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粉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否认矛盾的斗争是一切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点。长期以来，刘少奇一类骗子，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在大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同时，竭力鼓吹“党内和平论”，拼命攻击党内的思想斗争。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就鼓吹什么“没有原则分歧的党内和平与党内团结是很好的，必要的”，他们还鼓吹什么“‘同欲’就是团结”，“‘人和’就是团结”等等，这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团结历来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讲什么“党内和平”、“人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一个要消灭资本主义，一个要复辟资本主义，两者怎样能够“和”到一起呢？同样，离开了这个原则的所谓“同欲”也是“同”不到一起去的。一个“欲”社会主义，一个“欲”资本主义，两者怎么“同”法？其实，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党内一点也不讲“和平”。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广大党员和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谓“党内和平”不过是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幌子，是为了掩盖他们招降纳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欲望和野心。对这种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是学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重要原理。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等同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主席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

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为什么说同一性是相对的呢？所谓相对的，就是指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前面已经讲过，矛盾的同一性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共居，一种是互相转化。无论那一种情形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

其次，一切矛盾的同一性，都是一种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一种过程转化为另一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即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其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能一直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相反，由于矛盾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新的条件，就必然引起统一体的破裂，而出现新的统一体。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但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就要破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要转化。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旧的统一体就要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统一体所代替。可见，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来，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

为什么说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呢？所谓绝对的，就是指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只要有矛盾，就一定有斗争，不需要别的任何条件。

毛主席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到当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激化的时候，事物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双方还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双方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统一体就要分解，量变引起质变，所以显出显著变动的面貌。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矛盾的斗争所引起的，矛盾的斗争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不但统一体破裂时有斗争，就是统一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也有斗争，并且只有通过斗争，矛盾才能得到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它们在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无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还是没落时期都存在着。正是这个斗争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的破裂，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的产生。不仅如此，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始终存在着。所以，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正如运动、发展是绝对的一样。

毛主席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一方面“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矛盾的双方的斗争就存在于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之中。因为两个没有任何联系，互不相干的东西是谈不上斗争的。另一方面，同一性也不能离开斗争性。如前所述，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即同一性的两种情形，都是由矛盾的斗争所引起的。统一体的存在要靠斗争来维持，统一体的破裂要靠斗争来实现，新的统一体的形成要靠斗争来创造。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它过程转化。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也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毛主席说：“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整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主席反对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同时规定了“以斗争求团结”和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等正确方针，这样就牢牢地掌握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当前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的正确方针，善于分析和利用美帝、苏修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拆散与破坏其相互之间的依赖，加剧与扩大其相互之间的斗争，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打击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都是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的巧妙运用和重大发展。

### 批判反动的“合二为一”论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我们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合

二而一”论的尖锐武器。

“合二而一”论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指使他们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来反对“一分为二”的反动谬论。这种谬论否认对立统一规律即一分为二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认为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它的要害就是融合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把马列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去，把社会主义“合”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去。

刘少奇、杨献珍一类骗子，为了维护这种反动谬论，搞了许多诡辩。首先，他们把矛盾的同一体歪曲为“共同要求”。杨献珍胡说什么“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是怎样同一的。此‘同一’就是指共同要求。”这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辩证法的。如上所述，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一体就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这种同一体是由矛盾双方的斗争引起的，矛盾双方决不是因为有什么“共同要求”而互相依存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一对矛盾的双方来说，他们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的各自要求是根本不同的。至于矛盾双方的转化，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战胜一方，一方消灭一方，更没有什么“共同要求”了。把矛盾的同一体歪曲为“共同要求”，就是否认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企图调和矛盾，鼓吹阶级合作。其次，他们还把矛盾的同一体歪曲为“不可分离的联系”。杨献珍胡说什么“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拙劣篡改。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就是事物的矛盾关系。事物的内部的矛盾斗争，必然要引起相互联系的破裂，引起统一物的分解，使事物发生性质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分离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最后一定要分离。鼓吹“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否认事物的可分性，否认转化，反对革命。

另外，他们还胡说什么“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为一’”。这是十足的诡辩。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分析和综合既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又是人们认识的方法。分析表明统一体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就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一方克服、战胜、消灭一方。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综合就是一个“吃掉”一个。例如，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对立面。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把它的军队打垮

了，把武器拿过来，这就是“吃掉”，就是“综合”。这种客观的分析和综合，反映到人们头脑里来，就是要求具体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分析，加以综合，指明问题的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因此，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分析和综合，都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

叛徒杨献珍鼓吹这种反动谬论的目的，就是妄图用“合二而一”这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代替“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合二而一”论的出笼是直接针对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是为刘少奇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合二而一”论是叛徒的哲学，投降主义的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 五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 对抗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属于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毛主席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的矛盾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对抗的斗争形式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两种斗争形式是由矛盾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所规定的。

对抗的斗争形式是指剧烈的外部冲突。在社会生活中，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发展为革命。在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同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自然界中，炸弹的爆炸，火山的爆发，也是对抗的表现。

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会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承认不

承认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暴力革命论，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只有用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苏修叛徒集团极力鼓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革命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嘴脸。

非对抗是矛盾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不表现为外部冲突。在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或者是由于非根本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而引起的，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能用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总之，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也就不同。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如果违反这个原则，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适当的斗争方式，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刘少奇一类骗子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专政和民主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反对我们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专制制度”，提出要给地、富、反、坏、右以言论自由，对一小撮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分子“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另一方面，他们又叫嚷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妄图把广大革命人民变成专政的对象，狂叫要对那些不听他们指挥的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实行“严厉镇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于他们这种反革命阴谋，必须彻底揭穿。

###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

毛主席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这就是说，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

相转化的。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但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由于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决定了他们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的错误愈演愈烈，最后发展为对抗的了。因此，对于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粉碎他们反党、反革命的罪恶阴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则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一方面，对其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那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

城乡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转化，是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旧中国，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对抗性矛盾就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城市乡村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变成了非对抗性的矛盾，到了共产主义，这种矛盾就会消失。

列宁在谈到对抗和矛盾的区别时指出：“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还是存在的，但由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

社会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主席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情况，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而言的，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了对抗和产生对抗的可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对阶级，国际上还存在着帝、修、反，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同时，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了警觉，麻痹大意，也可以转化为对抗。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出现，也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毛主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要正确区别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对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原理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个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 第五讲 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范畴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贯穿在客观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范畴，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些范畴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因此，要深入地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就必须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各个范畴。

范畴是各门科学中的一些最高概念，它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例如，在物理中有质量、速度等，在生物学中有同化、异化等，在经济学中有商品、价值、货币等。各门具体科学的范畴反映各个具体领域的本质联系，哲学范畴则反映客观世界最普遍的本质联系，它适用于一切科学部门。

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好像一张网，这张网上的纽结标志着客观世界自身的本质联系。人们认识到了网上的纽结，就用一个范畴表示出来。因此范畴不同于我们对某个具体事物的概念，它是对客观世界本质联系的高度的集中概括，是在科学认识上有重大意义的基本概念。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定阶段。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哲学范畴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只有通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人们才能逐步掌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在理论上形成反映这种本质联系的各个范畴。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有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产生任何范畴。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范畴是实践的产物。他们或者把范畴说成是先于自然界而存在，并决定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某种精神实体（如黑格尔），或者认为范畴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如康德），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认识上的方便而制造出来的工具（如马赫主义者）。所有这些谬论都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范畴的客观真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歪曲现实，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

哲学范畴是互相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范畴是实践的产物，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范畴既然是对客观世界错综复杂的联系的反映，因此，各个范畴又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各不相关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承认范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不懂得辩证法，因而把范畴看成是彼此孤立、一成不变的，不能辩证地考察各个范畴的相互关系，经常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只有坚持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才能正确地了解范畴的起源、本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除了物质和意识、认识和实践，对立和统一等范畴以外，还有一些范畴。研究这些范畴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质变和量变

质变和量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过程中实现的。为了弄清质变、量变及其转化的过程，必须首先弄清事物的质和量。

### 质和量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每一个事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就在于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质。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修正主义，革命不同于反革命，都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质。

事物的质是通过事物的基本属性表现出来的。而事物的属性又是在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时表现出来。纸与火发生联系时，表现出它的可燃的属性，资本家与工人发生联系时，表现出它的剥削的特性，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时，表现出它他的侵略和掠夺的特性。由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所以事物的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并不是事物所有的属性都表现事物的质，只有事物的基本属性才表现事物的质，只要事物的基本属性不发生变化，事物即使失去了某些属性，也不会引起性质的变化。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质的区别，首要的是人的阶级性。至于人们生理上、生活上、性格上、才能上、职务上的属性等等，则是次要的属性，这些属性的变化和消失，不决定人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要掌握事物的质，

必须掌握事物的主要的、基本的属性。

事物的质是人们区分各种事物的根据。人们之所以能够区分出各种不同的事物，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质。毛主席十分重视区别事物的不同性质。他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在革命斗争中，只有认真地区别不同事物的质，分清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性质和任务，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刘少奇一类骗子，故意歪曲事物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不同事物之间的质的界限。他们忽而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质的界限，把“三自一包”、“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黑货冒充为社会主义。忽而又抹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质的差别，大搞形“左”实右，提出要消灭商品生产、取消价值规律，主张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们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篡改党的路线和政策，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事物的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毛主席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说明。他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是说，事物的质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特殊矛盾规定的。要认识事物的质，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质的不同，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资产阶级重新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会丧失自己的质，就要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量的规定性。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水平，等等。例如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一个学校，除了它的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大小、多少等等量的规定性。每一个社会，除了它特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速度等量的规定性。

量和质虽然都是事物不可缺少的规定性，但是二者是相互对立的。质是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某一事物失去了自己的质就不再成其为这一事物。而量则不同，同一类事物可以具有不同的量，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改变事物质的规定性。例如在一个标准气压下，水的温度在摄氏零度到一百度之间的变化，不改变其液体状态。事物的量比较有伸缩性。恩格斯说：“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

事物的质和量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首先，量和质是互相联系的。一方面，一定的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量的界限。另一方面，质又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不同量的界限表现着不同质的事物。在现实生活中，离开质的量和离开量的质都是不存在的。其次，量和质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上面所说的量的增减不引起质的变化，只是在一定范围才是正确的，超出一定范围，量的变化就要引起质的变化。拿上面讲的例子来说，如果水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或者升到一百度以上，就会变成冰或汽。同样，质的变化也会引起量的变化。水在变成蒸汽后，就可以达到在水的范围内无法达到的高温。所以，恩格斯说：“量改变事物的质”，“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

质和量的统一，在哲学就叫做度。度是决定事物的质的数量界限。在这个的界限内，事物的质不会因为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事物的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界限也叫做“关节点”。只有在这种“关节点”所规定的界限之内，事物的质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例如，富农和富裕中农之间在剥削量上有一个确定的界限，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但如果这种剥削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定界限就不再是富裕中农，而是富农了。在我国条件下，党和人民政府曾规定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不得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掌握事物的度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

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度。掌握了事物的度，才不至于混淆不同质的事物，才能够正确掌握质和量的统一，促进事物的发展。平常我们说做工作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等等，都是讲的要正确掌握事物的度。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事物的质和量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质量和数量正确的结合起来。当前，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重视提高产品质量，早在全国解放以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提高质量的问题关系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的落实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数量不可不讲，但是要把质量提到第一位。多快好省，就是要求数量多，效率高，质量好，成本低。如前所述，数量和质量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产品质量提高了，使用寿命延长了，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产品的数量；相反的质量不好，一件产品不能顶一件用，也就等于减少了数量。质量不好，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多快好省，就是最大的浪费，这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相违背的。所以质量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我们只有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确实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只有把质和量正确的统一起来，才能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质变和量变

事物的发展变化表现为质变和量变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变化的规律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互相转化。

毛主席深刻地阐述了量变质变及其转化的根源：“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

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这就是说，量变和质变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引起的两种状态，当新的方面还没有对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的性质还没有改变，这时的变化是量变；由于量的变化，当新的方面对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这时的变化是质变。

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超出一定的限度，就引起质变，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质变而产生新的质，又开始表现它的相对稳定性，开始了新的量变过程。这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循环往复，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量变质变及其转化在一切事物发展中是普遍存在的。如上所述，在物理现象中，水的物理状态的变化，就是由量变引起的，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温度上升到摄氏一百度时，就会从液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温度下降到零度时，就会从液体状态转化为固体状态，在新的状态下又开始新的量变过程。在化学现象中，同种元素构成的化合物，由于原子的数目不同，化合物的性质也就不同，甲酸（ $\text{CH}_2\text{O}_2$ ）乙酸（ $\text{C}_2\text{H}_4\text{O}_2$ ）丙酸（ $\text{C}_3\text{H}_6\text{O}_2$ ）丁酸（ $\text{C}_4\text{H}_8\text{O}_2$ ）戊酸（ $\text{C}_5\text{H}_{10}\text{O}_2$ ）等五种化合物，都是碳、氢、氧三种元素构成，但是因为碳原子和氢原子的数目不同，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就不一样。在生物现象中，新物种的出现，就是由于旧物种经过变异性的长期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改变了旧的遗传特性，使旧物种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才形成起来。新物种出现以后，又开始了新的变异过程。

在社会现象中，当生产关系还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社会的发展就表现为量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再不能适应它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社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旧的社会形态就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就是质变。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又开始了生产力

的新的过程。在人类思维中，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感性材料多了，就会引起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跃进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过程中的量变质变及其转化的过程。

由量变到质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事物内部成分的排列和场所的变更也属于量变的范畴。在有些情况下，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质变。在生产中或战争中，同等人数和同样素质的劳动力或军队，由于组织和安排的不同，也会引起生产或战争的结果的质的差异。

量变和质变虽然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两种形态，但两者是对立的。量变是一种渐进性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减少，而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突变，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因此，量变和质变是不同的，量变不能代替质变。

量变和质变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质变，都需要以一定的量变做准备，没有一定的量的变化，质变就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要打破旧的统一体，使矛盾双方互相转化以前，必须经历一个矛盾双方的斗争过程，只有当这个斗争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矛盾双方才能互相转化，如果没有这个斗争过程做准备，矛盾双方的地位转化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为要实现某种质变，必须进行量的积累，做好艰苦细致的日常准备工作，如果忽视量的准备，企图依靠某种突然行动来实现质变，是决不能成功的。

其次，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发展到一定的限度，必然要引起事物的质变，当着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因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事物只有数量的变化，但是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旧的统一体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随着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必然要打破旧的统一体，引起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质变而发展为新的事物。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

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他又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那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因此，否认质变，就是否认了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发展，否认了辩证法。这是适应反动统治阶级需要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形而上学采取了庸俗进化论的形态。庸俗进化论片面夸大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进化，否认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质变、飞跃和革命。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为了反对中国革命，曾经大肆鼓吹庸俗进化论。他说：“实验主义……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它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不必要的，只应当在保持腐朽的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胡适的这种谬论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

庸俗进化论也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之流，企图“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极力反对社会革命，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叛徒集团因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老牌修正主义的衣钵，重弹庸俗进化论的老调，他们大肆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硬说仅仅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也亦步亦趋，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的革命事业，胡说什么反动的统治阶级可以“让出政权”，只要依靠“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些谬论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质的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改良”、“进化”来实现，必须通过革命，通过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就是为了否认暴力革命，否认质变，以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志，维护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事物发展是十分复杂的，量变和质变不是量变过程中以纯粹的形式出

现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在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情形。

当一个事物在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以前，它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有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大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

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某些非根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得事物的发展表现着几个不同阶段。这是因为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为根本矛盾所规定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事物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受根本矛盾规定和影响的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有些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了，有些又新发生了，这些非根本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就引起事物某些非根本性质的变化，因而使事物发展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矛盾没有解决以前，社会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就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在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质上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合作社的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也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另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这是指全局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这是因为从全局来说，事物的根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因而事物仍然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事物的某些个别部分却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引起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比如中国人民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从全局来说，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我们党却在农村建立了一块一块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原来

的旧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这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对于促进全局的质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民主革命就是由农村建立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然后取得全国胜利的。

事物的部分质变不是偶然发生的，部分质变也需要以一定的量变做准备，只有当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才会发生部分质变。如前所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的出现，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但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而合乎规律的产生出来的，没有量变的积累，部分质变就不可能发生。部分质变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质变虽然不能改变整个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不能代替根本质变，但是，逐步实现若干部分质变，可以促进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不能忽视事物的部分质变，要善于通过部分质变去促进量变，以期实现事物的根本质变。

不仅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而且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质变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在质变过程中也有量变，即新的质大量增长，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占领广阔的地盘，代替旧质而取得支配地位。这个过程就是质变中量的扩张的过程。例如，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全国农村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根本质变，这个高潮一经到来，农业合作社就在全国各地一大批一大批地连续不断地出现，这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告诉我们，当事物的质变过程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新质在量上的迅速扩张看作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要大力促进它的发展，加速质变的完成，而不应该以量变的“常规”来衡量这种变化，阻碍它的发展。否则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

综上所述，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又转化为量变；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这就是事物运动发展所表现的形式。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源。所以量变和质变这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

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一。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

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进一步反映了不仅在新旧事物之间，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片面强调革命发展阶段论，也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统一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刘少奇一伙否认不断革命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左倾机会主义口号，在思想路线上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质变的原理的。毛主席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并且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伟大发展。

## 二 否定和肯定

### 事物内部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

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又一具体形态。它表明事物发展总的趋势是前进的，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事物内部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因素：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肯定因素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因素，是保持事物存在的因素，是事物的正面；否定因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促使事物灭亡的因素，是事物的反面。事物发展趋势的前进性和前进道路的曲折性，就是这两种因素的斗争决定的。

事物的肯定因素，在事物刚刚产生的一段时间内，是促进事物发展的新生力量。这时整个事物处在上升时期，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但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事物的肯定因素就会逐渐变成阻碍事物发展的衰朽力量，整个事物就进入没落时期，它的存在就变成了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而终究要被新事物所代替了。对此，毛主席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

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事物的否定因素代表着新的更高级的事物，它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开始比较弱小，后来逐渐强大起来，最后战胜肯定因素，否定旧事物而产生新事物。这时事物就前进了一步。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彻底革命的否定因素。

在考察任何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它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如果看不到事物的肯定因素，就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当前的性质；如果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否定因素，就不能正确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马克思说：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 两种否定观

事物内部的肯定和否定因素是不断地斗争着的。当肯定因素还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事物就处于肯定阶段，而当否定因素由小到大，战胜肯定因素，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事物的否定。因此，否定就是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化，就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

对于否定，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形成两种对立的否定观。

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首先认为，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事物的自我否定，一切事物在它产生之时，已经孕育了否定自己的因素。新事物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就是事物内部这种否定因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造成了否定自己的因素，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否定就是这种否定因素发展的结果。

其次，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认为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没

有否定，就没有质变，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就不能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在自然界中，种子被植物否定，植物又被种子否定，没有这种否定，植物就不可能正常的生长和发展。在社会领域中，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否定，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否定，没有这种否定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从发展的观点看来，否定比肯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中进步是现存事物的否定”。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认为，否定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而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在坚决克服旧事物的基础上，保留某些有利于新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因为新事物是对于旧事物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一切新事物又都是从旧事物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和旧事物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新事物所要坚决否定的，是旧事物中一切反动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即旧事物的根本性质，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但并不是把旧事物中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在克服旧事物的基础上，把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吸取过来，加以改造，作为新事物的组成部分，并使之在新事物中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比如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时，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以及过去历史时期积累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积极成果，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救出了它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在否定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时，又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只有辩证的否定才能把哲学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阶段。所以否定既是从旧事物向新事物变革的环节，又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列宁说：辩证法的否定“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与辩证法的否定观相反，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有两个根本的错误：一是不把否定看成是客观过程所固有的因素，而认为否定是从外面强加给事物的，

是主观的、任意的；二是认为否定就是简单的抛弃，一笔勾销，其中没有任何继承和保留。形而上学把肯定和否定绝对对立起来，或者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用这种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对待文化遗产，就会或者采取否定一切、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采取肯定一切、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天才”、“超天才”，完全割断历史，一笔抹煞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对于他们否定一切的反动观点，必须彻底批判。毛主席在谈到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时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分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也反对肯定一切和无批判的兼收并蓄的复古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在继承以往的文化遗产时，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旧的东西，首先必须破，必须批判。毛主席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就是辩证的否定的具体运用，是我们在处理变革和继承关系时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 **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如前所述，任何事物内部都具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两个方面。当事物内部的肯定因素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事物的性质不变，这是事物的肯定阶段。当事物内部的否定因素通过斗争战胜肯定因素而跃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事物就发生质变，否定自己，向新事物转化，这是事物的否定阶段。

新事物也包含着自己的矛盾，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由肯定阶段变为否定阶段。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不断发展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每次否定都是对旧事物的扬弃，都吸收了旧事物的积极因素，又否定了旧事物的消极因素，因而每次否定都是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植物成长过程中，种子被由它生长起来的植物所否定，经过出苗、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种子，种子一成熟，植物即形枯萎，植物肯定了种子，又被它生成的种子所否定。在人类社会中，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它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又是肯定。我们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前进、上升运动。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运动，但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总的过程来说，它是前进的、上升的；从具体过程说来，它是曲折的，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事物的发展其所以是前进的，这是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新生的否定因素归根到底是要战胜腐朽的肯定因素而推动事物发展的。这是因为否定因素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它同那些逐渐丧失自己存在的必然性的，腐朽的肯定因素相反，更能适应于当前的发展条件，因而最有前途、最有生命力，无论腐朽的肯定因素如何强大，终究阻止不了它的成长、壮大。在人类的阶级社会里，革命阶级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前途。它那怕在一时看来还很弱小，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旧势力的摧残和镇压，但是，从总的趋势看来，它必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发展，最后上升为支配的力量。与此相反，反动阶级则是腐朽事物的代表，维护着落后的生产关系，它虽然在一个时候还显得强大，甚至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最终逃脱不掉灭亡的命运。其次，由于新生的否定因素抛弃了腐朽的肯定因素中的一切消极的、过时东西，吸收并发展了其中一切合理的、积极的东西，并且加进了一些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因而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所以，新生战胜腐朽、革命战

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这个历史前进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事物的发展其所以是曲折的，这是因为新生的否定因素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总是弱小的，不成熟的，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与之对立的腐朽的肯定因素则比较强大，处于支配的地位，这种腐朽的肯定因素是决不会自行灭亡的，即使处在衰亡的前夕，也要进行最后的挣扎，尽力压迫，扼杀和摧残否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否定因素只有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最后战胜腐朽的肯定因素。在斗争过程中，必然要经过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的多次反复，才能取得支配地位，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历史上任何一种革命力量，没有不是经过这样的曲折道路才走向胜利的。这是因为任何一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反动阶级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要对革命势力的成长、发展和胜利进行拼命抵抗、残酷镇压和疯狂反扑。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情形尤其是这样。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广大人民同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总是用各种方式来谋求复辟，牛鬼蛇神每过几年总要跳出来表演一次，这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革命力量彻底消灭反革命力量，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较量过程。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就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主席关于两种发展逻辑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在斗争过程中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了事物在前进发展中必然出现曲折现象的规律性。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科学论断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的统一。

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肯定和否定的原理，我们就“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要掌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党的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不管在革命的道路上遇到怎样的曲折，都始终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三 本质和现象

####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

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各种事物。在自然领域中，可以看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可以感觉到春夏秋冬的更替；在社会领域中，可以看到各种人，各种事，这里有战争，有和平，有人做工，有人务农，对一件事有人赞成，又有人反对，等等。这一切能够为我们的感觉器官所反映，所认识到的东西，都是事物的现象。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外方面的外部表现。

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它隐藏在现象的后面，不能凭感官直接认识，而只能靠思维才能把握。一个人的阶级本质，光凭感官是认识不到的。感觉器官所认识的是他的面貌、身材、言论、行动等现象。只有通过思维对这些大量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把握他的阶级本质。

本质和规律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认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就能把握它们必然灭亡的规律。

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毛主席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在自然界中，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构成了物理运动的本质；化合和分解的矛盾构成了化学运动的本质；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

的矛盾，构成了生命运动的本质。在社会领域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之所以具有质的区别，也是由它们各自包含的内部矛盾所决定的。例如，奴隶社会的本质是由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决定的；封建社会的本质是由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则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决定的。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质和现象。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就是本质和现象的基本意义。

### 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

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本质和现象是互相联系的，它是统一物的两个方面，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没有脱离本质的现象，也没有脱离现象的本质。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任何事物的现象都从某一侧面表现着它的本质。例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内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扩张侵略，同美帝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合伙镇压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等各种现象表现出来，而每一现象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它的本质。又如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表现在：经济上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治上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组织上招降纳叛，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思想文化上推销封、资、修黑货，等等。所有这一切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

本质和现象又是对立的，本质和现象的对立首先表现在，现象是表面的东西，它暴露在事物的外部，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而本质则是隐藏的、内在的东西，人们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各种事物有着各种意见、态度、言论和行动，这些都是暴露在事物的外部，我们凭感官完全可以直接认识。这些现象后面的本质即阶级斗争则是隐蔽的，只能通过头脑的思索、分析、研究后才能认识。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所以，接触到

了现象并不等于认识了本质。科学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

其次，现象是丰富多变的，而本质则是相对稳定的、深刻的。解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派”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具体内容、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它们的本质则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经常波动的，同一商品的价格有时早晚都不相同，但它们的本质即商品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列宁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

第三，现象是事物的个别的、具体的表现，本质则是事物的般的、共同的东西。一种现象只是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侧面；而本质是事物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换句话讲，本质并不是只表现为一种现象，而是通过大量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因此，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现象材料，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第四，现象对本质的表现，有些是直接的，一般的，这是真相；有些并不直接表现本质，而是歪曲表现本质，甚至掩盖着本质，这就是假象。例如，美帝国主义公然出兵侵略印度支那，派大量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狂轰滥炸，这是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大暴露。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念“和平”经，装出一付“爱好和平”的样子，搞什么“美援”、“救济”等用以欺骗世界人民，掩盖其侵略本质。这种“和平”经、“美援”、“救济”等东西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假象。

假象掩盖着本质，但是假象也是本质的某种表现，它用虚假、歪曲、颠倒的形式表现着本质。刘少奇一类骗子，本来是极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小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但他们却装出一付“高举”、“紧跟”的样子，用这种假象来掩盖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这种假象同他们篡党篡政，急不可待的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是紧密相配合的，同时这也是他们极端虚伪、极端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的表现。所以，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列宁说：“假象的

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

由此可见，本质和现象既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又是有差别的、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本质和现象这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具体形态、具体表现。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列宁说：人对事情、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 **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就一进门要抓住它的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在这个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领导着革命的人民坚持斗争，奋勇向前。可是，当时党内的悲观主义者，只看见反动派一时猖獗的表面现象，看不见社会阶级矛盾所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把现象当本质，把暂时的东西当作永久的东西，因而把时局看得一团漆黑，散布种种悲观论调，认为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充分表明悲观主义者被天空中乌云翻滚的暂时现象所迷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所吓倒，对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发生了动摇，丧失了信心。这种悲观主义是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坚持这种反动世界观，必然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阻挡历史的潮流，成为妄想停止地球转动的反动派。

事物的本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这种基本趋向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因此，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就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区分出主流和支流。我们认识任何问题，都要注意区分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和非主流方面。不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强调非本质、非主流方面就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就会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之间什

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总是好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局部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纠正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劣手法，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一笔抹煞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恶毒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们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掌握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原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彻底揭穿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这种卑劣伎俩和反革命阴谋，彻底批判他们的无耻谰言。

## 四 形式和内容

### 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

研究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之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事物的内容是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事物的形式，则是这些内在要素的结构、是事物存在的方式。例如，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它是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组成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它表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是以怎样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劳动者同生产资料是分离的，只有在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着人对人的残酷剥削。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成了劳动者的财富，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这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体现了劳动群众之间的互相合作关系。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由于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某一事物对于这一事物来讲是它的形式，对于另一事物来讲它又是内容。因此，有的事物的

形式明显地表现为两种情形：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例如，一部文艺作品，是精装，也可以平装，这是外在形式，它和内容的联系是间接的。而作品的结构、体裁、风格、语言等等则是和内容密切联系的，这是它的内在形式。我们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首先是指事物的内在形式与它的内容的统一。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文艺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不仅文艺作品如此，一般的宣传品如果没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那也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这就是不可缺少的内在形式。

###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

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内容决定形式。这是因为，构成事物的主要要素就是事物的本质。内容决定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形式，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例如，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采取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形式。这是由中国革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一内容决定的。当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形式是由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这一内容所决定的。总之，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要求什么样的形式。

正因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我们现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要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反对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毛主席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写文章，作报告采取“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方法，他指出：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而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没有真切的内容，这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说话、办事写文章，都要注重内容，讲求实效，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

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但形式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它对内容有巨

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基本的情形：当形式合于内容时，它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对于内容的发展就起阻碍作用。例如，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时，它就能够在积极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地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性质时，它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变更形式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形式对内容之所以会发生不同的影响，这是由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般说来，内容是比较活跃的，变化较快的，而形式则是比较相对稳定的、不活跃的，这就构成了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这种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一开始，矛盾还不显著，形式和内容是基本上适合的，并且对内容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以后的发展中，矛盾逐渐激化，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时，形式对内容的发展便起阻碍作用；已经变化了的内容，要求改变不适合于自己的旧形式，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新形式，于是经过斗争，终于“抛弃形式，改造内容。”然后，形式和内容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矛盾运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由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同一性质的内容由于它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形式。同样，同一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内容。

既然形式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我们在注重内容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形式的作用，必须善于适应内容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选择最适当的形式，促进内容的发展。我们党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等一系列形式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整风的形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解决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等等，都是运用恰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发展的生动例证。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某些旧形式还可以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利用。例如，对于旧时代的某些文艺形式经过改造，增加新内容以后，仍然可以变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京剧改革就是如此。

总之，在处理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肯定内容的决定作用，反

对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或者以形式否定内容的形式主义；但也要看到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倾向和对形式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上大搞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他们胡说什么领导“主要是变换形式”。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的谬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中，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领导者应当根据斗争任务采取恰当的斗争形式。但是，形式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任务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即完成革命的任务，达到革命目标。不管内容如何光讲变换形式，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搞形式主义，当然不是真的只讲形式，不讲内容；而是要用形式主义的一套来取消我们党的政治工作的革命内容，塞进他们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内容，改变我们党的政治工作的方向。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需要用形式主义这种表面上五光十色的东西来掩盖他们政治上的反动和贫乏。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却又像老鼠害怕阳光一样不敢见天日，因而不能不采取形式主义的欺骗方法，为他们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 五 原因与结果

### 什么是因果联系

人类通过自己多方面的实践活动，认识到什么是因果联系。客观现实中的每一个现象都是由其他现象引起的，而且每一个现象又会引出另一些现象来，这样先后相继地引起的一系列现象，彼此相联系着，成为事变的“链条”。例如，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引起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教育了人民群众，必然引起群众革命觉悟的进一步提高。人类从实践中总结出任何现象都是有起源的，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这样就形成了原因和结果这一对范畴。所谓原因，是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所谓结果，是指被别的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原因与结果彼此是相对

而言的。离开了原因，就无所谓结果，离开了结果，就无所谓原因。作为原因的现象，只相对结果来说，它才是原因。同样地，作为结果的现象，只相对其原因来说，它才是结果。恩格斯说：“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相继关系。原因在时间上一定先于结果，而结果总是在原因之后的。然而，时间上先后相继的现象，并不一定就存在着因果联系。例如白天先于黑夜，但白天并非黑夜的原因。所以，因果联系不单是时间先后的关系，而且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时间上先于结果的现象多不胜数，但是只有那些引起或产生结果的现象，才是原因。“在此之后”并不等于“由此之故”，把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 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现象的因果联系是普遍的。任何现象都有它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在客观世界中，无原因的结果和无结果的原因都是不存在的。有些现象的原因暂时还没有被人们发现，但并不是说，这种现象没有原因。例如，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发现癌症的原因。但癌症总是有原因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发现它的原因。其次，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这就是说，现象的因果联系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它总是在人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的。列宁说：“‘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人们头脑中的因果观念，只不过是现实事物客观因果关系的反映。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同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根本对立的。

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都竭力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因果性，然后把它强加于客观世界。休谟认为因果观念不过是由于多次看到两种现象前后相随而形成的一种心理习惯。康德则认为因果性是人们先天就有的，是人们用来“整理”感觉经验的一种形式，它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马赫宣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列宁指出：“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

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还有一种反对因果联系的客观性的唯心主义理论，叫做目的论。它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创造出来的，只有“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如恩格斯所说，在目的论者看来，“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显然，这种观点是荒谬透顶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联系而产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反动的目的论是神学因果观的变种，它和宗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的意旨一样，都是赤裸裸的信仰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每一新成果，总是证明着唯物主义因果观的正确，给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以有力的驳斥。为什么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却仍然大肆宣扬早已破了的非决定论，竭力否认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联系呢？这是因为垂死的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群众知道社会现象的真实的因果联系，人民群众知道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是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就会起来推翻他们，他们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马克思说得好：“事物的联系一被了解时，对于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全部理论信仰就要倒塌，还在这种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要倒塌。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需要把糊涂观念永远保持下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非决定论就是为了阻挠人民群众去探求现象的因果联系，阻挠人民的革命斗争而炮制出来的。

### 因果联系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因果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在因果观上不仅要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而且要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旧唯物主义也坚持决定论的原则，肯定因果联系的客观性。但是它不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现实的因果联系，不懂得因果联系的相对性和复杂性，认为原因只是原因，结果只是结果，二者不能互相转化，并且主张从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探求现象

发展的原因，因而这种机械的决定论，不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论克服了机械决定论的片面性，揭示了因果联系的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决定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原因和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原因和结果的对立表现在，当我们把两个具有因果联系的现象从总的普遍联系中抽出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原因和结果是互相排斥的。在同一关系中，原因不能同时又是结果，结果不能同时又是原因。不能倒因为果，倒果为因。例如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引起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在这个联系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原因，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结果。如果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就会得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引起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荒谬结论。原因和结果的统一则表现在，原因和结果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原因只有对结果而言才成为原因，结果只有对原因而言才成为结果，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这就是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依存。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转化则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从事物发展的整个链条来看，“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例如，摩擦生热，热是摩擦的结果，而热又能成为引起燃烧的原因。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关系中又是原因。第二种情形是一种原因产生一定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原因。例如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但政治反过来又会成为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原因。

研究因果关系的辩证法，不仅要考察原因和结果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考察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实际生活中，因果联系是错综复杂的，一种结果往往由多种原因引起。例如农业上的丰收或歉收，就是自然气候的变化、耕作技术水平、人的主观努力程度等等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多种原因中又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的区别。同时，一种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以引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工作取得了成绩，有的人从中总结了经验，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有的人则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以至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要研究事物

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全面地揭露造成某个结果的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各个原因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且具体分析因果关系中的各种条件。

正确地把握因果关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条件。在工作中，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科学预见，才能善于估计工作的后果，才能通过实践消除产生坏结果的原因，创造产生好结果的原因，实现对我们有利的结果。我们在总结工作经验时，不仅要肯定成绩，发现错误，而且要找出取得成绩的原因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扬已有的成绩，避免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分析成功和错误的原因，也就是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

毛主席总结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对于党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着重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从主观原因来说，就是因为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因此，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找到上当受骗的原因之后，在实践中努力克服，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就能够识别和抵制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 六 必须和偶然性

###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据

原因与结果这对范畴的认识论意义表明，事物都是有起因的，是在原因的作用下而自然发生的。然而，这只是认识客观实在联系过程中的一个“小阶段”。人的认识还必须继续深化，弄清每个事物、现象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的。人类在自己漫长的实践中发现，有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生，只能这个样，不会另一个样；还有一些现象则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这个样，也可能另一个样。前者就是必然性，后者就是偶然性。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朴素观念，并且能够运用这样的观念来说明自己所熟悉的过程。例如，农民就知道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是必然的；而一粒瓜种将长出几个瓜，一粒豆种将长出几个豆荚是偶然的。

为什么事物发展的过程会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它们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们的互相关系怎样？它们对事物的发展各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要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出发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贯穿于过程的始终，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只要一个事物的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事物的发展方向就不会改变。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这种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就是必然性。

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早发生或者晚发生，则不是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只能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却不能规定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具体时日。这种并非由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可以更动的现象，对于过程来说就是偶然性。

偶然性虽然不是由过程的根本矛盾规定的，但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偶然性是由过程内部的非根本的矛盾或其他事物的影响规定的。非根本矛盾的变化或其他事物的影响会使过程的发展具有某些特点，发生种种摇摆和偏离，造成许多偶然现象。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但是其他种种非根本的矛盾如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垄断资本家和中小资本家的矛盾等等，此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影响，都会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带来很多偶然特点，从而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实际过程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具体情况表现出许多差异。

##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如前所述，无论必然性还是偶然性，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互相对立的，这个道理人们很容易理解，前者是不可避免一定要发生的，而后者恰恰相反，是可发生可不发生的。然而，如果把这两者的对立绝对化了，否定它们之间还有同一性以为这两者之间除了相互排斥之外，再没有什么联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必然性与偶然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两者在客观现实中并不是完全分离地并列地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怎么又是相互依存的呢？首先，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例如，地球上的北温带区从一月到七月，气温逐渐增高，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这是由太阳光对该地区从斜射到直射的变化这一根本原因决定的。但是，在总的过程中，某一天的气温是否一定比前一天高，就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的云层分布、气流的个别特点等复杂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气温上升这个总趋势，是在无数偶然的波浪起伏的复杂变化中实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胜利的持久战，总的过程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必然的，它是由敌我双方矛盾的根本特点及其变化总的趋势所决定的。但是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如何，最后胜利那一天到来，又具有偶然性，它受着国内国际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胜利的持久战是通过许多偶然性，通过异常丰富和曲折的变化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它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事物发展的过程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其次，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基础和支配力量。事物发展过程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构成的，每一个具体事件个别地说来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些杂乱无章的偶然现象都受隐藏在背后的必然性的支配。毛主席在论述战争这种社会现象时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一种必然运动”。这里所说的盖然性即或然性属于偶然性的范畴。这就是说，偶然性的东西不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而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

总之，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也没有不带偶然性的必然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人们正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发现和认识必然性的。

必然性与偶然性不仅互相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例如：生物个体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引起某种变异。这是偶然性。但是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的个体，如果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偶然的变异就会聚积起来，形成新的物种，这种偶然变异的特征就转化为新物种的性状而遗传下来，也就是说转化为必然性。反之，原来的必然性状，在条件变化之后逐渐退化，失去必然性，但它还可能偶然出现，这就是必然的东西变为偶然的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偶然性也可以转化为必然性。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城市中，工厂排出的废气、废水、废物，早期只是危害个别的居民，还是社会上的偶然现象。随后就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公害”，空气的污染等已经危及整个城市的居民。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再也不是偶然受害，而是必然受害了。人们为了吸一口新鲜空气还得花钱呢！同样，必然性可以变为偶然性。例如在封建制度下，封建性的剥削是必然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变为偶然的了。

可见，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不是无条件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种区别只有对确定的过程来说才有绝对的意义。

###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又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但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属于支配地位，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无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偶然事件，也不会改变由必然性所决定的发展方向，必然性终究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往往是和杰出人物的作用相联系的。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观念，似乎这种重大事变的发生完全是由这个杰出人物造成的。假如这个杰出人物没有出生或者早逝世了，这种重大事变就永远不会发生，历史也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必然性

支配着的。即使没有这个杰出人物，也会有别的杰出人物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他的人也许是较好些或者较差些，那种体现历史必然性的重大事变也许发生得早一些或迟一些，在具体细节上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事变的方向终究不会改变的，历史的必然性终究还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唯物辩证法强调必然性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抹煞偶然性的作用。偶然性虽然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但却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赋予发展过程以不同的外貌。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当然本身是作为构成部分列入总的发展进程，而由其他偶然性均衡起来的。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包括有像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

### 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上有几种错误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第一种观点是把必然性和偶然性机械地割裂开来，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毫不相干的，一个过程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是偶然的，不能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把必然性说成是那些已经知道原因的现象，偶然性是还不知道原因的现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必然性和偶然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并且，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不以人们的认识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必然性不会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原因就成了偶然性；偶然性也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原因就成了必然性。他们还认为，只有必然性才是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性对科学是无足轻重，可以不加理睬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正是要从大量的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来。把目前还解释不了的东西产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实际上就是说它是由“上帝”决定的。所以这种观点不仅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

第二种观点是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这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既然一切现象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而偶然性不过是人们为了掩盖自己对因果联系的无知而虚构出来的概念。恩格斯在嘲笑这种观点时指出：按照这种观点，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

碗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今早四点钟我被一只跳蚤咬了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改变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的这种把一切都看作是必然性的宿命论观点，实际上是神学的自然观，它和宗教所宣扬的“天数”、“命运”并无两样。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很强调必然性，实际上是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如果把一个豌豆荚中有几粒碗豆这一事实和能量转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等必然性同样看待，“那么实际上不是偶然性被提高为必然性，而倒是必然性被降低为偶然性。”

第三种观点是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偶然事件的堆积。事物发展中任何一个细节的变动，都可以根本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这种观点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里十分流行，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是同这种“偶然论”的观点分不开的，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胡说什么“天才人物”吐一口痰在地上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任何微小的偶然性都可以在世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结果和影响。”胡适宣扬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企图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偶然的因素，听任所谓“天才人物”的摆布。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什么“中华民族的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完全是受少数“先知先觉”的天才人物“之赐”。这种观点同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天才人物的出现，取决于天才人物对真理的认识的唯心史观没有什么区别。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天才史观时曾经指出：“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以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可见，鼓吹“天才史观”必然要否认历史的必然性，陷入“偶然论”。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这种谬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的“天才”，妄图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这完全是痴心妄想，到头来他们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唯物辩证法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原理，对于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既然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的，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就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偶然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而决不能为一时的偶然现象所迷惑，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或者在工作中抱侥幸心理，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事件上。另一方面，既然偶然性有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作用，那么，我们就要善于在实践活动中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来促进事物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要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并做好应付突然事件的一切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 七 可能性和现实性

### 可能和现实的一般含义

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一个由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

现实就是指当前存在着的事物。例如，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到处进行疯狂的侵略、干涉和颠覆活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新生事物，这是生长着的现实；一种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违反的，丧失了发展前途的腐朽事物，这是衰亡着的现实。前者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发展；后者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促使它更快地灭亡。

可能是和现实相对而言的。可能不是指当前已经存在着的事物，而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一切现存事物归根到底总是要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别种事物的。但是，只要这种转化还没有实现，别种事物的出现就还不是现实，而只是可能。一句话，可能是还没有展开的现实，现实是实现了的可能。

在掌握可能性这个范畴时，首先要把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即实在的可能性和虚假的可能性）分别开来。可能性是有根据的，即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变成现实。不可能的东西（虚假的可能性）则是没有根据的，即客观上不存在着那样的矛盾，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变为现实。例如鸡蛋变为小鸡是可能的，但石头变成小鸡却是不可能的。又如，帝国主义的本性是由它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只要这些矛盾还没有解决，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要改变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能的。把可能性同不可能性区别开来，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可能性误认为不可能性，就会把那些可以办到的好事情说成办不到的，或者把那些可能发生的坏事情说成不会发生的，就会放松了当前应有的努力。反之，如果把不可能性误认为可能性，硬要去办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就会使我们白费气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了愚弄群众，总是力图把种种不可能的事说成是可能的；同时又把可能的事说成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一定要彻底戳穿。

其次，还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现阶段就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已经可以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的问题；一种是只有在以后的阶段才能实现的可能性，不应把它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批判“左”翼空谈主义时指出：“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把现在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看成只有在将来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根本不可能变为现实，不去努力设法实现现在已经可能办到的事情，把革命拉向后退，开倒车。“左”倾机会主义则把将来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当作目前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勉强去做那些现在做不到的事情，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会儿把当前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如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说成是办不到的，叫嚷什么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一会儿又企图在当前去做将来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他们反对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要求立即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搞假共产主义，破

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对于这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第三，还必须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要争取对我们有利的即好的可能，防止对我们不利的即坏的可能，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可能性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决定的。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它和周围条件的复杂联系，事物发展的趋势往往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但基本上可分为互相对立并不断斗争着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即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在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外部，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因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可能和向资本主义暂时倒退的可能。这两种相反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其中每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必须具备自己特定的条件。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是由各种具体的条件决定的。但是，从总的趋势和长远的过程来看，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可能性是具有必然性的；旧事物战胜新事物的可能性即使成为现实，也只能是暂时的。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中，谈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革命力量时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中错误地估计形势，大谈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应当指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但由于它是违反事物前进运动的可能性，由于我们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并且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因而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估计到事物发展的好坏两种可能性，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好的可能，防止坏的可能变为现实。

### 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

在懂得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可能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取决于那些因素呢？

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最基本的因素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即事物的内因。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方面代表着不同的可能性。那一对矛盾或矛盾的那一方面在斗争中取得支配地位，它所代表的可能就转化为现实。究竟那一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归根到底取决于矛盾斗争的结果如何。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规定了它既有前进到共产主义的可能，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究竟那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归根到底取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能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如果采取错误的路线和政策，让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历史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由可能向现实转化时，必须坚持这个原理。

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事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因此，在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中，根据（内因）固然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原因，但条件（外因）也是不可缺少的，也是起重要作用的。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必须在国内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以后，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想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办不到的。因此，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除了必须在国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外，还必须大力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就自然现象来说，运动的主体虽然是物而不是人，但只要是人力所能干预的自然过程，主观能动性可以为它创造条件，促使它由可能向现实转化。例如，农作物的生长是一种自然过程，但主观能动性对于提高产量，改良品种就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就社会现象来说，运动的主体是人，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人的活动而发生作用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社会集团或个人总是力求使对自己有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往往是由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支持着的。因此，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总是通过人和人之

间、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在这里，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无所谓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由可能转化为现实中的作用的具体表现，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可以加速或延缓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在客观因素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主观能动性可以起决定的作用。毛主席在谈到战争的时候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总之，为了加速新生事物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各种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力争实现好的可能性，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工作中，必须同时准备两手，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既争取了好的可能性，又有利于去同坏的可能性作斗争，并且即使在坏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时，我们也能够有备无患，继续为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斗争。

##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前面各讲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要树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仅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主席指出，许多人之所以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深入批修整风的今天，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史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所持有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又叫唯物史观。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例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法学研究国家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各种历史科学所研究的是某一特定民族社会的历史规律，它通过搜集历史事实，描绘具体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总体上，从社会生活的全貌来研究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世界史虽然也

研究一切民族、一切社会的历史，但世界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具体看法，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则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部门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它们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列宁指出：唯物史观就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发挥。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而事物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同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源泉也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全部历史所作的科学概括。

反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于形成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是半截的唯物主义，只有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才是唯物主义的，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有三大局限性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唯心主义。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向前发展唯物主义，不仅需要克服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而且尤其需要

在社会历史领域克服唯心主义，建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否则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打倒一切唯心主义，才能建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其次，从理论内容上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然而这个基本观点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实践的内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才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指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样才可能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又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的原理，是科学地了解人类意识的本质和起源的关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推广和运用，而这种推广和运用的本身，同时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发挥，它极大地加深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界、人类思维的考察，从来是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正因为这样，它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最完备、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时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任何企图分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和作法，都是有害的，都会离开马克思主义。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波格丹诺夫，都企图破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声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历史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波格丹诺夫则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这种反动谬论和做法曾经遭到列宁的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以此来达到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我国也有人鼓吹所谓“分化论”，他们胡说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这种观点的实质，不过是重复修正主义者分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滥调而已，其目的是要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动摇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贩卖唯心史观，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对于这种错误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 二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 划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是由于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而产生的。如前所述，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同样，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就是由此产生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什么？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还是思想动机背

后的物质原因？也就是说，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某种精神的力量。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过是某种神秘的、在世界之前就存在的“绝对观念”产生出来的，并且是由“绝对观念”本身的运动而引起发展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精神力量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思想、意志。以上说法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精神、思想、观念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否认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极终原因。从这种唯心的观念出发，历史唯心主义者对于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客观事实，或者根本抹杀，或者用人的心理、才能以及政治暴力等原因来解释，否认阶级划分的经济根源，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唯心主义者既然把思想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必然要夸大所谓具有非凡思想和才能的“英雄”的作用，而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广大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心主义者从思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出发，必然要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否认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历史唯心主义有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不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而是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根源，这就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思想、观念、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是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社会存在中，从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寻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所谓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条件也是社会存在的

内容，它们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就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即政治法权思想、道德、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

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社会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这就是说，人类社会进行活动的虽然是有意识的人，但它同自然界一样有着本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自由的按照主观愿望来选择社会生产力。每一代新人，都只能从他们的先辈那里获得现成的生产力，以此作为继续生产的出发点。同样，人们也不能离开既定的历史条件而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于既定的、当时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中，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这种现成的状况并以它作为生活的起点。当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是不可改变、不能发展的，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实践的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生产力的性质。

社会存在不依赖于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却依赖于社会存在。因为任何社会意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人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没有被反映者，就不可能有反映者，没有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有社会意识。列宁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任何社会意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是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还表现在社会意识是适应一定的

经济基础和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则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地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忠孝仁爱”为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是为了欺骗群众，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的动能作用。恩格斯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而且是第二性的作用”。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有两种情形。斯大林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这就是说，代表腐朽势力的旧思想和理论，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就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和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又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就是说，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展。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估计到的，但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的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而它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毛主席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之流胡谰什么“西方新观念”输入中国，引起了革命的谬论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了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既反对了抽掉社会意识的物质根源、把社会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历史唯心论，同时又避免了否认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机械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述，社会存在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面貌，决定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是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不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观点出发，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贯穿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引起阶级斗争，而且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不断的得到揭露和解决。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国家则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阶级社会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

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受它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而这些客观规律是通过社会的人们（在阶级社会则通过阶级、政党、社会集团等等）的自觉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根本不同的回答。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否认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原则出发，必然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可见，只有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予科学的说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首先掌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才能划清两种历史观的界限，才能识破历史唯心主义的种种伪装。

### 当前两种历史观的斗争的焦点

如前所述，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前两种历史哲学中的两军对战，是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焦点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尖锐地反映着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它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历史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是他们推行反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总是竭力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为了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竭力鼓吹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用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英雄史观等黑货全面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称天才和讲政变两个问题上。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当前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之一。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任何个人都不能决定历史、主宰历史。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竭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鼓吹“英雄史观”，以此作为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天生愚蠢的“糊涂虫”、“马大哈”；另一类是少数所谓“天赋”、“天资”、“天分”很高的“天才”、“英雄”，历史是由这些人创造的，他们的意志、权力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这种反动谬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超天才”，自封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是政变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当前两种历史观斗争的又一焦点。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又一基本观点。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故纸堆中搜集了一些乌七八糟的材料，搞了一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们专讲个人，不讲群众，

专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把政变看成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而是少数阴谋家、冒险家接二连三策动政变的历史。这样，历史上一切策动反动政变的小丑，在他们眼下都成了旋转乾坤的“英雄”，人民群众则成了任凭摆布的工具。他们还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间、派别之间的斗争。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唯心史观的又一大暴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无论在中国，在世界，一代代王朝的覆亡，一项项王冠的落地，社会从一种制度改变为另一种制度，其根源都在于深刻的社会矛盾，而每一反动统治制度又都是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复斗争的冲击下崩溃的。历史上一再重演的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归根到底也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斗争尖锐化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任何政变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都不能决定历史的“本质”。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而决不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诬蔑的个人之间、派别之间的斗争。

刘少奇一类骗子称“天才”，讲政变，表面上看好像是两回事，其实只不过是反动的唯心史观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顽固地坚持“天才论”，坚持“英雄史观”，这就必然使他们狂热地迷信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迷信少数人的阴谋活动可以改变历史。他们认为，只要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大权，从“上头一阵风吹下去，就能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天下顷刻大变，历史全部改观。这种历史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否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寻找，而应当在社会存在中，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寻找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鼓吹个人的意志、权力和阴谋活动可以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这种唯心史观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他们鼓吹唯心史观的反动实质。可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

心史观和反革命妄想为转移的。他们反革命的妖风虽然吹起来了，用阴谋诡计搞颠覆的把戏也演过了，但其结果并不是他们改变了历史，而是历史审判了他们，也审判了他们反动的唯心史观。由此可见，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我们一定要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唯心史观和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准确地划清两种历史观和两条路线的界限，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

#### 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才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历史唯心主义一直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没有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也曾有过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提出过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也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但由于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过“环境决定意见”的唯物主义观点。爱尔维修认为，人是他的周围环境的产物，人的性格是由环境决定的，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却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产物”，因而又提出“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唯心主义的公式。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就陷入了不可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最后，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物身上。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认为黑格尔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为什么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经出现过很多唯物主义的派别，而在社会观方面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呢？毛主席指出：“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这就是说，历史唯心主义之所以长期占统治地位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

首先，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精神活动的特权，而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全部加到被剥削者身上。因此，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要抹杀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而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总是把各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是由神的意志或什么“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见，剥削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要竭力歪曲历史，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只有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

其次，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眼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充分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封建社会的生产规模狭小，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不易看清纷繁复杂的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根源，难以认识社会的总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在历史观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和社会根源。

另外，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还有它特殊的认识根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发生错觉，似乎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意志，特别是个别“英

雄”人物的思想、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应当指出，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的不同以及其他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过程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重复出现的。如果仅仅看到这种表面现象，就会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

毛主席指出：“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

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最有前途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个斗争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它能够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艰巨而又复杂的斗争任务，也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同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是不可能产生的。恩格斯指出：“在以前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深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并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发展的经济原因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性，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在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并领导当时革命生及其在社会历史斗争的基础上，研究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材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它内在的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发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历史所遵循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他们认为对于人们的思想动机是应当研究的，但思想动机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要发现这个最终原因，必须进一步研究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研究思想动机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通过思想动机的研究发现其背后的物质根源。这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唯一正确的途径。研究的结果证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则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发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严整的科学形式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

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了这些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引起阶级斗争，引起社会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在社会历史观中引起了根本的变革。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这样一来，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唯物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是指它在社会历史观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状况被推翻了，而不是说它不复存在。相反地，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仍然顽固地坚持和鼓吹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一直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我们还要努力作战，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不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中，认识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本质，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而是从“理性”、“正义”的原则出发，构想出未来的社会制度，企图通过“天才人物”的出现和劝说资本家放弃剥削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是不能实现的。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指出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不能用人心的恶意来解释，它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而且这种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不仅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且还准备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样，社会主义再也不是什么“天才人物”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第一次把研究社会生活的各门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它们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研究社会生活的各门学问只是积累一些片断的未加分析的材料，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因而还谈不上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只看到社会的思想关系，并把它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这样就始终不能发

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找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谈不上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人们研究社会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来，把生产关系看作是思想关系的物质根源，这样就能够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即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还把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人们通过社会形态的研究，就能够把握社会的全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例如，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凡是奴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就是社会现象之间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所谓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发展、更替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门研究社会生活的学问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当作标签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学习社会科学必须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行动的指南。历史唯物主义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

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 第七讲 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为了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唯生产力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一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社会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生活，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反复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于社会发展的原因，不能从人们的意识中寻找，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寻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

盾，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为什么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呢？因为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决定着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同时它贯穿于每一社会形态的始终，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每一社会形态的性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等活动，首先就要能够生存。为了生存，就必须有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资料；而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离开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可能生存，社会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们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去同自然界作斗争，改造自然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人们除了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生产方式。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的。因此，生产方式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并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矛盾。

一个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由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生产力就有怎样的生产关系，有怎样的生产关系就有怎样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各种矛盾，如经济危机、失业问题、物价问题、住宅问题、社会公害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同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还决定着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就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生产方式就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全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是由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

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是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经济基础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例如，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不打碎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批判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因此，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要考察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且要考察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列宁在论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时说过：“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圈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

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忽视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不可能了解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复杂的矛盾运动，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

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展。

### 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观察社会历史唯一正确的观点。与此相反，历史唯心主义者把社会发展的动力说成是伟大人物的思想动机，或者是人类以外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在上一讲里，我们已经作了系统地批判。此外，还有一种错误观点，就是用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这也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相。

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就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决定人类的嗜好、气质，并通过这些决定整个社会制度。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还出现了所谓地理政治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政治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地理情况本身，要求向外扩张，掠夺别国的领土，以争取所谓“生存空间”。这种谬论是公开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辩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而是从社会的外部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有许多国家的地理环境差不多一样，但它们发展的差别却很大。同一国家，在地理环境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苏联则从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整个地球以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环境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以若干万年为单位才显现出来，而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出它的变化来。由此可见，“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是从自然界取得的，特别像农业这样的生产部门受自然条件（土壤、水源、气候等）的影响更为明显。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一些。就这些方面来看，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为人类不仅仅适应自然条件，而且能够改变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发现、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

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人口因素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人口因素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其他条件和别的地方一样，生产的发展可能慢一些；反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较多可能是生产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人口的增长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第一，人口的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第二，“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第三，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成为引起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原因。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硬说中国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过剩。毛主席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即太多么？美圆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圆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

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圈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文寄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最卑鄙无耻的辩护士之一——马尔萨斯企图用人口的增长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的现象。他提出了所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而是由于人口太多。要消灭失业和贫困，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需要设法减少人口。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更进一步用这种谬论来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奴役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反动罪行作辩护。实际上，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规律”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捏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生活资料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要快得很多。全部问题在于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一切剥削制度，使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使劳动人民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既然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地理环境和人口条件，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怎样才能认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呢？这首先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要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 生产力的特点

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它表现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即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如原材料）。这三者是劳动过程的因素，也是生产力的因素。但它们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指出：“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是因为，生产工具是由人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如果离开了人，就没有生产工具，有了生产工具，也不能起作用。劳动对象也要靠人才能改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是被动的东西，只有靠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才能有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

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首要的。但仅仅有人还不行，还必须有劳动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人类劳动的特征就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

在生产力的因素中，劳动对象也不能忽视。因为生产劳动就是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引起劳动对象发生变化，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有了劳动对象，生产力才能变为现实，生产劳动才会产生结果。

总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生产力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言的。就是说生产力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它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这种特点是由社会生产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为了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

产。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不断地积累和增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使劳动者逐渐改进生产工具，或者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每一次显著的改进，又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可见，生产力在客观上就有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生产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一般说来，生产力是主要的，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 生产关系的特点

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发生关系，而且在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生产，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以外的孤立的个人的生产，是不会有。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这种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二）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三）产品的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类型，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有制，一种是私有制。古代的原始社会、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协力，没有剥削和压迫；产品分配方式，在原始公社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

由于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没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剥削者就能够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样，在私有制社会中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间的剧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内容是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则是相对稳定的。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是相对稳定的，多少带有保守的性质。某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在这中间，生产力却不断的向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特点就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它们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力要求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了，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生产关系的出现，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炼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于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代替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同它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1958年我国农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原来的高级社已经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具体表现在：高级社社小力薄，无力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无力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往往是抓了粮食，丢了副业，顾了农业，就顾不上工业；高级社社小积累的资金少，买不起大型机械化农具，即使买得起，由于土地少，也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因此，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进一步向前发展。具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刘少奇一伙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就是反对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自觉改变生产关系，反对在农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新生事物是骂不倒，轰不垮的。我国人民公社茁壮成长的事实，彻底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谬论和他们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目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和畜力。公社化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全国来说，并没有根本改变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大体上以二、三十户组成一个生产队，便于组织生产和加强管理，便于使社员更好地关心集体，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以生产队作为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不能随意变动。生产关系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唯物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关键。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这一原理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造创者。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而生产关系是被决定的因素。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纯粹消极，完全被动的东西。这就是说，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后，就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生产力。毛主席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一般说来，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也会转化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主席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提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发展。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起促进作用，或是起阻碍作用。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代最进步、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促进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财富，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不存在失业问题，技术设备得到高度的利用，生产力的各要素都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而生产迅速发展。与此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和生产力的矛盾达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一般来说，生产的发展非常迟缓。当然，这里所说的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以为生产力发展已经绝对停止。从当前资本主义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社会生产中，既存在着阻碍甚至破坏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些部门生产增长的现象，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意思是说，这种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发展范围非常狭小，而且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引起生产力的下降和破坏。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发展的辩证法

总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必须是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的内部已没有发展余地，不根本变革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又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例如，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经济上占了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并在经济战线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实现的。这正是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不会、也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当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了，这时矛盾日益激化起来，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量变阶段进到质变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这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的时候，必须适应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其次，人们在旧的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理解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利益。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铁器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结果会产生奴隶社会；当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大机器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伴

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但是这种自发过程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当新的生产力充分成熟起来，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体现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就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力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才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理论。在这个新思想、新理论的指导下，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发展过程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虽然还存在着某些自发的情形，但由于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因而自觉活动居于主导地位，开始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

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这一规律所表示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要求有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如果不适合，迟早要变为适合。这是一定的、必然的。同时，这一规律也表示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它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并不是说它们之间不包含矛盾，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和斗争，才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由适合到不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适合。适合，不适合，再适合，再不适合，这种形式，循环往复，而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革命变革，都使社会生产进入到高一级的阶段。

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呢？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关系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生产力的解放是

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推毁了封建制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自己获得解放。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是由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决定的，是不可阻挡的客观的必然规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客观规律。当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当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党之所以正确，之所以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在于它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领导我国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

### 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

“唯生产力论”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它是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

政而炮制出的一种反动谬论。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国家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水平，农村经济分散落后，就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先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自然而然产生。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先提出这种谬论。他认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狂叫什么“诉诸武力的革命将成为无意义的词句”。叛徒考茨基也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胡说什么：“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叫嚷的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生产居于“首要地位”，是“党组织活动的中心”等等谬论，也无一不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唯生产力论”的黑葫芦中贩来的黑货。

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一贯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对抗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一伙就认为，要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全国解放前夕，刘少奇以发展生产力为借口，大肆鼓吹“剥削有功论”，狂叫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资产阶级“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提出“十大自由”的资本主义纲领，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抛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鼓吹什么“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技术革命是中心任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鼓吹什么“电子中心论”，胡说什么“技术可以引起整个社会变化”，“有了激光就有了一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新时期。这是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他们鼓吹这种唯生产力论的目的就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

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列主义、反辩证法的。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和物的统一，是劳动者同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统一；而人即劳动者是决定性的因素。唯生产力论则否认人是决定的因素，夸大物的作用，把生产力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的因素。唯生产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根本否认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根本否认在变革生产关系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篡改成了机械决定论。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斗争。离开社会内部的矛盾，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无法解释社会的发展。唯生产力论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仅仅抽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可避免地要滑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因为离开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谈“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就必然要把这种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事实正是如此。唯生产力论的祖师爷考茨基曾经供认：“物质生产力之最深切的基础就是精神过程——认识自然的过程。”刘少奇一类骗子认为“增加生产，发明机器”是“从各种科学来达到”的，把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科学”的进步。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心主义性质。

### **历史上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类历史

上出现的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简陋的石器，生产力水平很低，这就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归原始公社所有，人们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生产所得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剩余产品，因而没有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原始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产生了私有制。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有了一点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剥削方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所代替。

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对于奴隶可以象对待牲畜那样任意地买卖和杀死。这是一种最残暴、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奴隶占有制度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由于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古代中国、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的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奴隶社会的状况最清楚地说明一小撮剥削者是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的，全部社会财富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创造历史的是千百万奴隶，而不是什么“英雄”。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它产生之后曾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奴隶制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极其残酷的剥削之上的。因此，它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限的。奴隶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之下成批地死亡，还能够活下来的奴隶不断用破坏生产工具、怠工、逃亡和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来反抗奴隶主的统治。这就使得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再也不可能向前发展了，奴隶制的存在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生存。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出现有一定程度的生产积极性的劳动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封建地主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农民。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以收取地

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和奴隶比较起来，农民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在把生产所得的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之后，还能多少有一点归自己。这就使得农民有了从事生产的一定程度的兴趣和主动性，不再象奴隶那样经常地破坏生产工具、怠工和逃亡。在奴隶制再也无法存在下去的情况下，这是统治阶级唯一能够采取的剥削形式，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分门别类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功绩。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同样陷入了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之中。这首先是因为地主阶级利用地租、人身依附的关系，（也叫超经济强制关系）对农民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下去。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其次，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从基本上以供自己消费为目的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里产生出了纯粹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产生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城市的繁荣，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增加而生长和壮大起来，要求打破分散的、个体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和以更大的规模自由地发展生产力。这就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为了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给商品生产的发展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资产阶级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地主阶级的力量，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受雇于资本家而生活，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是靠血胆剥夺广大劳动人民而建立起来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用由千百万产业大军进行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分散的个体的手工劳动，并且日益广泛地把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

但是，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把原来许多小生产者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变成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把个别人单独进行的生产活动，变成了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把个人单独完成的产品，变成了许多工人共同完成的产品，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但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并不是由千百万劳动者占有，而是由少数资本家所占有。这就造成了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和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引起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断贫困化，引起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一天比一天加强，最后形成了由一小撮大资本家所把持的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操纵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但它不仅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起来，引起了瓜分世界、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绝对不可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变革的历史。

##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

有制有两种形式，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全体劳动人民共有的财产。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这些生产资料，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调度和使用，以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的劳动力和产品，国家可以统一调拨。这种所有制是同现代工业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又一种形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是全国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而是以一个一个的集体经济为范围，分别属于各个集体经济（例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范围的劳动者共有。它主要是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组织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除以税收的形式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外，其余都归集体所有和支配。这种所有制是同目前我国农业和手工业中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分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合理的使用。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无法利用的自然界。”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以往一切生产关系相比较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解放以来，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

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解放以后的二十二年，钢的生产就达到了两千一百万吨。1971年和1949年相比，增长了一百三十多倍。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四十吨自卸载重汽车的成批出厂，我国自己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万吨远洋巨轮下水，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等等都标志着我国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水平。我国的农业生产比解放前也有很大的增长。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两千一百几十亿斤，到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增加一倍多。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诬蔑和咒骂我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农民缺吃少穿”，什么“国富”了，“民穷”了。他们抛出了一个所谓“民富国强”的反动纲领，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究竟要谁“富”？要谁强？这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加以分析，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铲除了贫穷的根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穷变富了；相反，地主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剥削的物质手段，则由富变“穷”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的“民”，就是指的二十几年来被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专了政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所说的“穷”，是指的被我们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穷”了。他们要搞的“民富”，就是要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夺回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复辟剥削制度，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所要建的“国”，就是保护这种剥削制度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刘少奇一类骗子要搞的

“民富国强”就是要地主资产阶级“富”，要刘少奇一类叛徒、特务、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强”，就是妄图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去。他们的这一套，和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妄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发出的叫嚣完全相同，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只要“国计”，不要“民生”，“整得大家都穷了”。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民富国强”的纲领，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纲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并不是说它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所有制方面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例如，我国在对社会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又如，在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还存在少量的个体经济。从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来看，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同志式的关系。在个人消费品分配形式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留用的资本家还付给高薪，这种高薪，并不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是一种赎买；此外，也还有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乎按劳分配原则的旧的工资制度的残余。所有这些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它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它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继续对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地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也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

就所有制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形式。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国的集体所有制，原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后来由于生产大跃进，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有更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在现阶段还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来必然要过渡到以大队为基础、乃至以公社一级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再进一步，还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在国家所有制中也有某些具体的关系，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的划分等等，这些也都是矛盾，必须注意及时调整。

从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得到妥善的解决，同样不能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在这一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却可能是不断变革的。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我们党采取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实行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等方法来加以调整。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我们党采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对于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矛盾，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

规章制度等办法来调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劳动群众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

从分配形式来看，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尚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第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还存在，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数量和质量）还有相当的差别；第三，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没有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还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才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是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否定了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平等，从未有过的合理。但是，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按照这个平等原则进行分配，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差别，又不能扩大这种差别。如果处理不当，差别过大，就会产生收入悬殊的现象，在收入过高的人们中间就会在一定情形下出现实际上的剥削行为，就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为革命生产的社会主义觉悟，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为了正确贯彻这个原则，还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调整 and 解决。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中，还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同生产力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发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讲，“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资产阶级及其混进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代理人竭力扩大和发展旧制度的残余，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要求逐步清除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要求及时地变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的部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 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因此，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不能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例如，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因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

所谓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

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如何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呢？现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在某一具体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几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外，有的国家还残存着封建的，甚至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这些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某一具体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等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方向。所以只有把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把这一社会形态同另一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者是旧经济基础的残余，或者是未来社会的新经济基础的因素，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某一具体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剥削的关系上的，因而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阶级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而且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律、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权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上层建筑

就是由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部分构成的，而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政治（包括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居于主导地位。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观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都是从属于政治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是一定社会政治的反映。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从来就是阶级的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需要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用它来维护、巩固本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为本阶级的经济基础服务。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竖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就是资产阶级手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巩固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镇压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的工具。抹杀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是错误的，是反马列主义的。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就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

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不是永恒的，因而任何社会形态也不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离开具体的社会形态而空谈什么“一般社会”，其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复杂的，“单纯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地位，它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存在着前一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杂其间。”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某一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一定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它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个统一体中，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般说来，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性质，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基础来说明。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和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对抗，因此，像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是

根本不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表现为对立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

其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它们的变化各不相同，有的早些快些，有的晚些慢些。如前所述，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处于主导地位，它是阶级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因此，上层建筑的变革，首先就是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变革，就是按照一定的政治路线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哲学、艺术、道德等观点的变化则比较晚些慢些。上层建筑的变革，不应理解为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实际情况是，新的经济基础形成之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还会存在着。认为经济基础一经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就会立即彻底变革的观点是错误的。还应当指出，上层建筑的变革，不是和平实现的，而是一场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肃清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使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

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而且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还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上层建筑对于社会的发展，可能起革命的推动的作用，也可能起反动的阻碍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维护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基础，帮助新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的时候，那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就起着革命的推动作用；反之，当它维护的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基础时，那就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就起着反动的阻碍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曾对生产力的解放，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腐朽透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为这种过了时的、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就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例如，美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破坏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也是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首先是使用反革命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今日的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苏修叛徒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血腥镇压。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

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到处泛滥。他们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上层建筑的反动作用就在于维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是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怎样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呢？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更具体地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以巩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通过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他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统治。建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是建立和巩固经济上的统治的保证，是上层建筑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的表现。显然，上层建筑的这种能动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紧密相联的。如果统治阶级能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就能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过程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逐步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么，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斗争，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革命舆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然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首先向旧的上层建筑开刀，造成舆论优势，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然后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巩固或建立

新的经济基础，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如前所述，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某些不适应的情况，发生某种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上层建筑维护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一般地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使的办法，使之逐步完善加以来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上层建筑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同它相适应了，于是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反动的上层建筑却竭力阻碍这种变革。这种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它不可能在旧制度下得到解决，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以法西斯的政治统治来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维护已经腐朽的经济基础，阻碍它的变革。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崩溃，而上层建筑却要求它永世长存，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变革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對抗性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

综上所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先于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这就构成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这样的：某种上层建筑的建立，在其初期是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阶级社会里，这个变革的过程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实现的。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进一步揭

穿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唯生产力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同时，还竭力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刻，鼓吹什么“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政治革命“为主”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进入一个以发展“生产技术”为主的“经济革命”的新时期了。至于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统统列为“捎带点边”，靠边站了。这种反动谬论，完全是“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它根本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妄图利用革命形式有转换的可能，玩弄诡辩手法，以生产代替革命，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永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方针。它科学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根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革命，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会儿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一会儿又说“军事就是最大的政治”，“工人做好工，农民种好田，就是政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造混乱，妄图用资产阶级政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用资产阶级政治冲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冲掉无产阶级各项事业，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识破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

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同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政治法律制度中，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社会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以往一切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否违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呢？没有。相反地，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是因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能够建立，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能够立即从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

础，给无产阶级国家以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其次，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到了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才能逐步地巩固和完善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一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为了反对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们玩弄诡辩手法，认为过渡时期既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又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以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能够平衡地互相御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很明显，这种反动谬论，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取消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各个领域内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杨献珍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即受到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刘少奇、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了破产，而且也被革命实践所彻底粉碎。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也有自己的特点。毛主席指出：在我国“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调动和发挥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保卫着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启发和教育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和国家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就更加突出起来了。资产阶级凭借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顽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放松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斗争，那就会丧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

问题我们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讲中作专门的论述。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应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应的方面，也就是说，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构里，还会产生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有这些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和阻碍作用。例如，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就利用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势力，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篡夺了我们一部分权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此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家机构中还存在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这也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讲，又分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例如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揭露、批判并实行专政的办法才能解决。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但这些矛盾和斗争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另一情况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不完善而引起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会产生某些矛盾。例如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由于旧的影响和缺乏经验制定

的某些规章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来解决。

从上面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为无产阶级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部分，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资产阶级及其混入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力图阻挠和反对这种变革，妄图扩大资本主义阵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构成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按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一场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五七”干校，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等等，这一切对于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毛主席指出：“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 第八讲 阶级、国家、革命

上一讲所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回答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问，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

本讲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 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在人类的早期——原始社会时期，没有产生阶级的可能。因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必须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剩余产品，没有剥削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社会分工是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阶级分化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起初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后来发展到公社内部，即个人之间的交换。列宁曾经指出：“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个人交换，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不是

为了直接消费的产品日益扩大，社员不关心公社的集体生产而致力于个人的生产，这样就必然要逐渐破坏公有制，扩大私有制，造成财产的不平等，导致阶级的分化。

这种阶级分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产生的呢？恩格斯说：“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第一条道路是，在原始公社中担任着某些“社会职能”的人，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等等，他们利用职权侵占了一部分公共财产，包括利用战争掠夺的方式来发财致富。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开始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对于保护公社的共同利益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口的增加，各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冲突也增加了，这些社会职能的“独立性”也日益加强，以致于“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于是，这些“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接着，恩格斯说：“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这就是，“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这种劳动力开始来源于战俘，以后本部落的穷困的人，也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其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历史上有一种“暴力论”（杜林就是鼓吹者之一）认为，政治上的暴力，军事上的掠夺是阶级产生的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其实，在阶级产生以前，各部落之间为争夺狩猎场地等原因而发生武装冲突早就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阶级的分化，当时由战争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归公共所有，平均分配；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侵占集体的战利品才成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这说明战争本身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战争所获得的财产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倒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正确理解阶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的实质。列宁曾给阶级

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的这一定义科学地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本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第一，这个定义指出，阶级是和历史上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例如，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第二，这种地位的不同，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决定的。统治阶级占有全部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被统治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并且实行政治上的压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通常以财产关系的形式用法律固定下来。第三，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又决定了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尽管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起“管理者”的作用，而广大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却变成了所谓“执行者”，承担了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第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也决定着各阶级取得他们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例如，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获得社会收入的大部分，而工人则以出卖劳动力而换取工资的方式获得其微小的收入。很明显，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四个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任意丢掉某一特征，或者孤立地以某一特征作为社会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但是，各个集团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特征都是为它所决定的，由它而产生的。所以，总的来讲，阶级的实质，就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因而一个集团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算理解了阶级的本质。

列宁的阶级定义，为我们划分阶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标准。我们党正是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规定划分阶级的标准的。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谈到怎样划分地主时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贷，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贫农则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或者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在每一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都有两个基本阶级，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有封建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还存在着若干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如奴隶社会中，有既非奴隶也非奴隶主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中，有从事个体劳动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个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等。此外，在各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其阶级地位分别属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在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知识分子发生剧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会走向劳动人民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和划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决定的，任何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和划分都是错误的。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之后，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才能巩固其经济上的统治。所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要划分阶级，或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只能以经济的原因（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为标准；但是要认识各个阶级的状况，掌握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或者要判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就必须对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例如：剥削阶级在经济上被打倒了，但并不等于就消灭了阶级，因为这些人还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因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都说明了政治、思想对于经济的巨大影响。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或者把阶级说成是自古就有的，万世永存的；或者抹杀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歪曲划分阶级的原因。刘少奇一类骗子，大肆散布“分配决定论”，他们胡说什么“又欠账，又不够吃，这是贫农。又欠账，又不够吃，搞点什么事才够吃，这算是中农。不欠账，又够吃，又做点生意，这算富农。”他们把阶级差别仅仅归结为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以此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阶级已基本消灭”，现在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他们鼓吹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一种烟幕。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内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而且还在政治上、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已反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所证明。毛主席根据我国的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毛主席说：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

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必须以此作为武器，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前所述，所谓阶级就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阶级斗争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二者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

一定的阶级利益是由这个阶级在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按照它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无产阶级最关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则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对抗的阶级，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使新的生

产方式的建立和成长，才能使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质变，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第二，就是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农奴都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是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但是他们必须借助于农民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广大的农民群众，才是反封建的真正的主力军。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动农民越彻底，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彻底。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阶级社会的任何现象，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消极的破坏力量，看成是“社会的病态”，竭力宣扬阶级合作，说什么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刘少奇一伙和他们在史学界的代理人所鼓吹的“让步政策论”就是这种阶级调和论的最典型的代表。“让步政策论”者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

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还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让步政策论”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反动谬论。事实上，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汉王朝并没有向农民让步，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王朝也没有向农民让步。清王朝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也不向人民作丝毫让步。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新王朝上台，由于人民贫困破产，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不是向农民“让步”，而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和倒算。地主阶级以此为诱饵，把徭役和地租等封建剥削重新加在农民身上。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盛世”。地主阶级的“盛世”，就是农民阶级的地狱。“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着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

决定的，人们的立场、思想、感情等等，都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用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则，把抽象的人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准则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是极为荒谬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等级制的统治，把人从神学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反对神权、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终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劳动人民带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所讲的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都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他们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就逐渐由革命走向反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人性论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同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掩盖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竭力鼓吹“仁义道德”、“人类之爱”一类骗人的鬼话，大肆宣扬“普遍人性”，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其目的是欺骗和蒙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也大肆贩卖人性论的黑货。赫鲁晓夫胡说什么“人总是人，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加兄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塞进苏修的“党纲”，用它来代替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

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库中，拣起人性论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刘少奇胡说什么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我们的党性就是人性”，宣扬“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孔孟之道，鼓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一类骗子则玩弄诡辩手法，抹杀阶级区分，胡说什么“历史是人创造的”，用抽象的“人”来掉换“人民”这个阶级的历史的概念，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打扮成代表全人类的“英雄”，抬上“历史创造者”的宝座。他们还鼓吹一种超阶级的“为公的哲学”，“为公的新人”，这些都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人性论披上伪装，以便欺骗群众，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者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在政治上就必然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刘少奇一伙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只承认民族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蒋介石。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是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发表反共文章，吹捧卖国贼蒋介石是什么“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高统帅”，要求“一切中国军队服从”国民党“统一的司令部”，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一伙又宣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胡说资产阶级剥削是“救人”，“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不作阶级分析，大谈什么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叫喊什么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好人”“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来”，现在则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反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斗争，统统不合人性。因此他们要为“民”请命，对那些牛鬼蛇神就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对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则要实行“严厉镇压”。他们还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感情拉山头，搞宗派，结死党，拚凑反革命的黑班底，妄图用阴谋手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

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所必然引出的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坚决肃清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自己头脑中的流毒，认真学习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清醒头脑，识别真假马列主义。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最重要客观事实。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规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这个方法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分析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分析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为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必须明确和作到以下几点：

第一，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进行阶级分析的首要前提。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本阶级的利益的。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态度是绝然不同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恰恰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一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决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他们必然要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的这一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中，揭露事物的阶级本质，辨别哪些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哪些是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从而决定赞成

什么，反对什么。

第二，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清敌我，正确的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说，区分敌、友、我，确定打击谁，依靠谁，团结谁，这是关系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因为经济地位是决定人的阶级性和对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首要原因；但是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的分析，也是阶级分析不可缺少的方面。毛主席一贯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各个方面去进行阶级分析，从而引出正确的结论。进行阶级分析，还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各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阶层分析。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例如，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尚能抗日的方面和坚决反共的方面，甚至对汉奸亲日派也一分为二，即分为亲日的方面和动摇的方面，如此等等。党的各项不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关系的区别上。如对反共顽固派的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等等。毛主席说：“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一再强调，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一小撮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三，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作好调查研究，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会以不同形式来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了及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主席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

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调查研究 and 阶级分析，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离开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就必然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陷入右倾机会主义，就是陷入“左”倾机会主义。离开了阶级分析，调查研究也会失去方向，结果是情况、数字一大堆，但是听不到阶级的声音，摸不着阶级的脉搏，看不见阶级的要求，这样的调查材料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当然，由于阶级敌人采用欺骗隐蔽的手法，不敢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直接暴露出来，甚至于产生一些假象，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复杂，只要通过对阶级根底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分析它背后的阶级目的和阶级要求，就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帮助我们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总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分清敌友，就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当前，我们在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 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阶级斗争贯串于阶级社会的始终。阶级斗争一般都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形式。我们这里主要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最早采用的斗争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发阶段。列宁说：“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最初的组织——工会。经济斗争对改善无产阶级

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逐步增强阶级意识，锻炼战斗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经济斗争有很大的局跟性，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胜利，它只能略为减轻工人所受的剥削，而不能彻底消灭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它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因此，绝不能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只有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政治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决定的形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比较，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经济斗争保卫的只是工人眼前的、日常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完成的任务则体现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经济斗争往往只是无产阶级中的个别部分反对本企业的资本家，而政治斗争则是整个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对抗；经济斗争如果脱离了政治斗争，只能走向工联主义的道路，而政治斗争则要求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养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懂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阶段转入自觉阶段。政治斗争的具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参加议会斗争，组织群众示威等等，但是政治斗争最高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仅仅靠合法的议会斗争是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如果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限于合法斗争的范围以内，那就是十足的改良主义。从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鼓吹“议会道路”，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可耻背叛。

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必须进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推翻或和巩固一个政权，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除了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无产阶级外，还在思想上欺骗和奴役无产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不进行反抗。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冲破各种反动思想的束缚，特别是要扫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对无产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总之，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又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如经济主义等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永远局限于经济斗争的范围以内，胡说什么既然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来说就应当具有首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这‘所以’一词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斗争的艺术就在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巧妙地把这三种基本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一个胜利引向另一个胜利。

###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共

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又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就是说，只有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

第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第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

第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因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如工会、军队、政权机关等等。它能够同本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第四，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由于上述原因，共产党能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行最坚强的领导，能够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战斗司令部。

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自发论”，胡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

理”；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反对“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根本的问题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路线对了，力量弱小可以发展壮大，没有武装可以建立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革命就会受挫折，已经得到的成果也会丧失。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本国的现状、历史和本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从斗争的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来指导斗争的实践。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证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就必须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并战胜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力图从思想上影响、腐蚀和“溶化”共产党。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只有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坚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才能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国家学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科学地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以及国家历史形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国家问题。

### 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国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它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所以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君权神授说”，认为国家是根据神意产生的，把人对人的统治解释为神对人的统治。这当然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是很适合的，但对于正在要求统治权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不利。为了对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神权思想，资产阶级力图用人性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的卢梭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根据人们的互相约定而形成的。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理性的造物”，是“道德观念的体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国家观就变得更加反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竭力崇拜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把人类比作动物的机体，工人担任营养的系统，商业资本家担任分配的系统，而工业资本家则统帅全体，担任调节的系统，国家就是一个调节各系统的活动的机关。帝国主义就是根据这一理论提出“国家至上”的反动观点的，所谓“国家至上”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上。所有这些观点都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东西，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那么，国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的实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是“人类天性”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国家和阶级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在原始公社时期，因为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氏族公社的居民是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那时虽然也有管理公共事物的机关，如在希腊人那里有部落的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等，但它们都不是一部

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而是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那时也没有和人民分离的武装部队，全体成年男子都有武器（同时也是生产工具），仅在必要时，（如争夺守猎场地）才与敌对的部落作战。

但是，社会划分为阶级，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的出现把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在经济上是根本对立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引起奴隶阶级的反抗。这种新的阶级矛盾，依靠原氏族公社的管理机构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它除了依靠传统习惯，舆论压力和首领所具有的威信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强制的方式。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属于某个阶级的、专门从事镇压敌对阶级的机构。特别是由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被剥削者总是多数，少数人要剥削多数人，就更需要有这种专门的暴力机关。这个专门用于统治别的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便是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由此可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如果阶级矛盾可以调和，就不会有国家。国家的作用在于“缓和”阶级冲突，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统治阶级的“秩序”范围内。因此，国家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各个阶级所共有，而是一个阶级所专有，这个阶级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它掌握这个工具就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决不会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上的各个阶级服务。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就必须打破以前的氏族和部落的关系，而按地区来划分行政系统，层层设置统治机构。为了保障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它就必须使武装和人民分离，建立特别的武装部队，此外还必须要有察警、法庭、监狱等等暴力组织，其中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份。

毛主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十分明显，如果国家不拥有暴力镇压的手段，它就不能起到“缓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里要指出的是，缓和同调和是根本不同的。所谓“缓和”就是剥夺被压迫阶级一切足以威胁现存制度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也就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一切公开反抗。

## 国家的职能

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本质的表现。学习有关国家的职能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国家本质的理解。

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一种是内部职能，一种是外部职能。内部职能表明这个国家在社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外部职能则表明该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两种职能中，一般说来，对内职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对外职能则是对内职能的继续。

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职能，就在于对内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对外侵略别的国家或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止别国的侵略。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经常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手段，一是战争的手段。这两种手段或者交替使用，或者同时并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剥削阶级利益。所以，当剥削阶级使用“和平”的手段时，这绝不是什么施“仁政”，绝不是什么对于人民的“让步”，它既以暴力为后盾，又以达到暴力统治为目的，只不过不象战争手段那样露骨而已。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两种职能，即对内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颠覆和可能的侵略。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必要，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积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迫压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政内、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 国体与政体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有议会民主制。为了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毛主席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地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阶级本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统治。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代表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区别开来，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假民主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可以夺得政权。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可

耻背叛。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议会并不能真正控制政府，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较小的权力，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列宁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英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谈空。”在危机和矛盾尖锐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可以取消这种空谈。

资产阶级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权也是极其虚伪的。它表面上说所有公民在选举上一律平等，但同时又用居住年限、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民族等等条件来加以限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贿赂、威胁等不法活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获得自己应得的议席，这样，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就可以拼凑一个绝对的多数来通过自己的议案，以“人民”的名义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所以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而已。美国的“两党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标本的形式。美国几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无非就是大资产阶级确定由本阶级中谁出来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实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毛主席说：“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也日益由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少数垄断组织和财政寡头直接控制国家机器，使垄断势力和国家权力合为一体，使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变成了垄断集团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这种反动的统治机构对内实行公开的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推行疯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空前庞大的地步。现代修正主义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改变，把财政寡头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说成是“监督”、“限制”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并胡说只要工人阶级对它“不

断施加压力”，就可以将国家机器变为“社会公仆”。这是用谎言来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散布这种谎言的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放弃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国家政权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崭新的国家类型。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数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专政。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采取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执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预见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所谓“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反动谬论，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如前所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是由包括军队、察警、法院、政府等成份构成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因此，国家政权不仅仅是一个“领导班子”。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压迫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什么“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不讲那个阶级的领导班子，也不讲政权的属性，这就抹杀了政权的本质，否定了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朕即国家”的翻版，即他就是政权。

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那么，任何领导班子都只能是某一个阶级的成员，某一个阶级的代表；而且，这个领导班子能否真正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为本阶级掌好权，最根本的还要看它是否服从本阶级政党的领导，执行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决定政权的性质，决定政权的得失。在我们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里，各级领导班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正确路线，各级领导就不能发挥作用，就可能变质。刘少奇一类骗子只讲“政权就是领导班子”，不讲党的领导，不讲路线正确与否，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我们不去跟党、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去迷信他们那个“领导班子”的权力，服从他们的指挥，以达到他们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也是对人民群众的反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政权的基础。领导班子只能是群众的代表，领导班子的权力是群众的权力的体现，本质上还是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如果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领导班子”就会变成“光杆司令”，所谓政权，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刘少奇一类骗子只讲“领导班子”，不讲群众的作用，其目的就是妄图反对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就是要抽掉我们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改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同样，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任何国家政权都有保护本阶级和镇压敌对阶级两个方面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要用以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用以保护资产阶级，并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样具有保护和镇压两个方面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用政权来保护自己，用政权来压迫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反动派。刘少奇一类骗子只讲“政权是镇压之权”，而不讲政权的阶级性质，不进那个阶级镇压那个阶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作用，就是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刘少奇一类骗子大肆鼓吹“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的反动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仇视人民群众的法西斯嘴脸。

### 三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由此可见，革命是由社会内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提倡革命”、“制造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任何人想“禁止革命”、“消灭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不管反动派如何防范、镇压，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将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革命“输出”或“输入”的论调，都是帝国主义的胡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可分割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要求突破现存的旧生产关系时，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决不会自行改变这一生产关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他们除了在经济上继续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外，还要运用反动的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反动的国家机器，来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被压迫阶级只有起来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而要夺取政权必须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说：“历史上从来

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都是如此。

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在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

社会基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引起革命。革命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时，才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

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指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就是说，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要使革命得到顺利的发展并取得胜利，除了有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主观条件成熟的程度，集中地表现为有无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历史上一切革命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

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是根本不同的。革命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意味着社会的质变和飞跃；改良则是在保存旧制度的

前提下的某些微小的、量的变化。革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以及同一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个别人物和集团的更换，也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种变更并没有改变政权的阶级本质。至于反动阶级重新夺得了政权，暂时恢复了它的统治，那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反革命了。总之，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代之以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刘少奇一类骗子，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故意抹杀革命和政变的区别，否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把统治阶级的“宫廷政变”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一部阶级斗争史、人民革命史描写成少数几个人政变来政变去的政变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对人民群众的诬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上有过各种形式的政变。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政变，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些可能带有改良的性质，有些则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旗号，都不会摧毁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只不过是使这个机器更换一下主人。至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津津乐道的“宫廷政变”，只不过是同一反动统治阶级上层狗咬狗的斗争，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了实行权力再分配而进行的争夺。无论他们怎样互相残杀，改朝换代，并不会改变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如果得逞，可能出现历史的倒退，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也不是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政变，而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社会基本矛盾是革命的一般根据，不同性质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革命的特殊根据。毛主席在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谓革命的类型就是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等的总和，而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基础上，产生过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就是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下面我们来着重分析资产阶级民

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 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17—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

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带着自己反封建的要求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因而使这种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手工业者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确立了统治地位。

（二）1905 年至 1907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阶段，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俄国资产阶级则由于害怕彻底的人民革命，而趋向于同封建势力相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的营垒。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那种积极作用，不能充当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时代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不同的特点。

列宁在指导 1905 年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这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越充分，越坚决，越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越有保证。”而资产阶级则不愿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甚至与封建势力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革命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

最后是以十月武装起义完成了这一转变。

（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先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和掠夺的目的，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结束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因此，从革命阵线上说来，这种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正因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

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同样，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那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同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也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国际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中国革命虽然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获得了新的性质，毛主席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各革命

阶级，组成了以工农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官、封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长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了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决定的。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采取整风运动的方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造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同时，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对于极少数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就解决了如何把党组织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广大的贫农和中农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主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

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并反复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主席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孤立到最小的程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但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敌人的势力特别强大，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野蛮的统治，对人民的革命运动采取残酷的武装镇压。因此，斗争的主要形式必然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着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善于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又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把这三方面概括成“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毛主席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特点，提出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

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先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刘少奇一类骗子忽而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忽而又鼓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具体情况都要千遍一律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早在1930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就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怀疑武装斗争，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提出所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当即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瓦解革命的机会主义滥调。但是这个骗子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以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竟然恬不知耻地自吹什么“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妄图反攻倒算，要翻历史的案。真是反动透顶。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的面目，他们又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鼓吹什么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这种观点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早在1938年，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如何执行，又必须结合本国特点。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的这个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例如，日本的革命，就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必须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毛主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该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

能强加于人。刘少奇一类骗子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帝、修、反效劳。

总之，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三件主要法宝。而这一切又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的国家。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当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着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压制、破坏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充分暴露了他们叛徒、工贼的可耻面目。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十几年来，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下列不同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成熟的时候开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形下开始发生的。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个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这个政权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掌握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不能把广大劳动群众长久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总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领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矛盾发展的直接产物。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明了列宁的科学预见。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或至少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显著了。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些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这里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原理，对于战胜各种机会主义，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武装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已经并将继续指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进军。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才能遵循这条道路取得自己的胜利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必须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又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成份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由于剥削阶级的本性，资产阶级绝不会自愿让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它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的暴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取得胜利的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要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拿过来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自己服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和保护私有制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则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来是马克思主义

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借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说什么现在“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反马列主义的反动谬论。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历史的事实也驳斥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在不断加强暴力机器，美、英等国的常备军成倍以至十几倍的增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对外到处进行反革命的武装干涉。这些事实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进一步加强武装斗争的准备，以便随时回击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上革命的胜利。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而散布的一种幻想。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用“合法斗争”来代替“非法”斗争，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决心用人民革命战争彻底摧毁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刘少奇一伙跳了出来，鼓吹“议会道路”，提出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纲领，扬言要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并“经过人民的投票表决”，“转变到社会主义”。这充分暴露了刘少奇一伙也是典型的议会谜，与赫鲁晓夫是一路货色，都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他们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蒋介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

王朝的统治出力卖命。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布了所谓“议会道路”的彻底破产，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是要靠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路线正确与否，决定革命的成败，决定政权的得失。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出现过太好的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党，推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因而根本谈不上引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在俄国，由于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暴力革命，坚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而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些国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并且掌握了武装（如法国、意大利），但是由于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迷信“议会道路”，结果使革命遭到失败。在中国，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克服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刘少奇一类骗子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出发，离开路线讲政权，离开路线讲“夺权”，其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如前所述，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毛主席指出：“夺取全国，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去进一步改造旧的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彻底消灭三大差别，彻底消灭阶级，为进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讲中作专门的论述。

## 第九讲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时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已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起来，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继续进行革命的思想。

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列宁总是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决不能停止战斗。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刘少奇一伙的斗争中，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上一讲里，我们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要来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思想，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中国共

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又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这首先是因为，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还是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还有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必然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反抗。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其次，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国家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同时，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 and 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

此外，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和侵略。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而国内的阶级斗争，又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呼应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长时期的，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复杂的，曲折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而且表现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往往混在群众中，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这就大大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更为复杂的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形成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党。新旧资产阶级分子，新旧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就是他们所寻找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阶级斗争不息，路线斗争不止。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曲折性的主要表现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像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激烈。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

总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正确处理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的斗争，将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不断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敌人和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总是非跳出来不可。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决不甘心的；他们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因此，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表演一番，尽管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沉重打击，接连不断地遭到可耻的失败，还是要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二十多年来，我国阶级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建国初期，当我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时候，不法资本家大搞“五毒”，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国营经济，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抛出三十万言的反革命“意见书”，妄图进行“挖心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们党整风的机会，纷纷出笼，阴谋搞垮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由他们取而代之。如此等等。这些阶级敌人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如此，这些人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由于他们的反动世界观根深蒂固，决定着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总是要与党与人民为敌的。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到刘少奇一类骗子，无一不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跳出来表演，还有国际方面的原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

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从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而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总要到他们那里找靠山。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党阴谋活动是有国际背景的。只有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正确地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

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在时间上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每隔那么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斗争。因为任何事物矛盾的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在矛盾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总是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和显著地变动状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达到矛盾的解决，从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具体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就像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这种情况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每次大的斗争之后，失败了的阶级敌人从进攻转入退却。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但是，他们要紧接着再来一次大的反扑，也办不到。这是因为，在每次大的斗争中，阶级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要重整旗鼓，再同无产阶级进行一次大的较量，没有几年时间是不行的。我们说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斗争，不是说平时就太平无事，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大觉了，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并不是时有时无。因为事物矛盾运动不论处于那一种状态，矛盾斗争总是绝对存在着的。每次大的斗争，正是平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对阶级斗争及其规律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取得斗争的主动权。

社会主义时期牛鬼蛇神不断跳出来捣乱，无产阶级不断地扫除他们，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也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就谈不上治，在一定条件下，乱必然转化为治。阶级敌人总是要搞阴谋破坏，妄图把天下搞得大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则要粉碎敌人的阴谋，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毫无疑义的。阶级敌人跳出来捣乱是坏事，但是他们一经跳出来，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嘴脸，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更好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动手歼灭这些丑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坏事又能变为好事。所以，天下

大乱并没有什么可怕，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干部和群众。牛鬼蛇神跳出来捣乱一次，被革命人民打垮一次。剥削阶级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力量就被削弱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就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多次的较量，反动阶级的势力一步一步被削弱，无产阶级就能最后完成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当然，每一次乱和治，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机械的循环，而是都有其新的内容。每经过一次斗争，都使人们的认识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社会主义事业则胜利前进一步。乱转化为治是有条件的。乱能否转化为治，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路线，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这个条件，就能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明确方向，分清敌我，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的打击阶级敌人，化乱为治，夺取胜利。

牛鬼蛇神非跳出来不可；每隔几年有一次大的斗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具体表现，这个斗争的发展总趋势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无产阶级终究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什么只要夺取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一下子可以打倒”；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牛鬼蛇神基本上一网打尽”；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等等，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其目的是妄图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掩盖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则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在资本主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曾经强调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主席十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早在我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毛主席就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又反复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

弱，还应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对内，就是要保护人民，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消除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对外，就是要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支援世界革命，彻底埋葬帝、修、反，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否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们胡说什么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他们的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旧的剥削阶级分子没有消灭，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出现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叛徒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的镇压。这哪里是什么“全民国家”？而是十足的法西斯专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

的。苏修叛徒集团鼓吹“全民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欺骗人民群众，维持其反动统治。但是欺骗是不能长久的，经过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新沙皇——苏修叛徒集团骑在自己头上，他们必将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打倒新沙皇，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不与任何人分掌”的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削阶级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无产阶级必须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结成巩固的阶级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可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一，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第二，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解决上述矛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经历若干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工作要做。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即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第三，这条基本路线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

第四，这条基本路线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的作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把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要发挥自己的先锋队作用，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总之，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通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达到他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一定要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进行批判，提高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觉悟，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二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毛主席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认识我们面前的两类矛盾，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

怎样才能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毛主席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和敌人是两个历史范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是由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决定的。拿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现阶段，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他们是人

民的敌人。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因此，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

在现阶段，我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是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是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即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难于分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阶级敌人往往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掩盖起来，混进革命队伍，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人民内部

矛盾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排除各种干扰，才能逐步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说：“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职能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联系起来，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重大发展。

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圈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都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总之，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用强迫的方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主席说：“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

由谁来行使这个专政呢？就是由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我们对敌人专政，主要是实行群众专政，即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而不是单纯依靠专政机关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除少数杀人、放火、放毒

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交群众监督改造。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的改造，有利于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有利于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疯狂地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骂我们的专政是“独裁”，是“专制制度”。这只不过是早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驳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谬论而已。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任何政权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或者叫独裁。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只有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之分，根本不存在实行独裁和不独裁之别。“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相反，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拼命抹杀革命专政和反革命专政的区别，竭力用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谎言来欺骗人民。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走的是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穷途末路，手中没有半点真理，只能靠谣言和诡辩来混日子。然而谎言并不能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正大地宣布自己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无产阶级从来不怕敌人攻击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毛主席在批驳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们“独裁”时指出：“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敌人越是起劲地攻击我们，正好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专政做得对，同敌人划清了界限，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就越要坚持对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被革命人民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起来压迫人民。不断粉碎这种阴谋，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来，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专政的方法。“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毛主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还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另一方面，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我国七亿人口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私利出发。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要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必须通过批评和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固然需要斗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才能达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就是人民内部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等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也需要通过批评和斗争，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因为只有通过批评和斗争，才

能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找出差距，使正确的、先进的一方克服错误的、落后的一方。刘少奇一类骗子胡说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和稀泥”，这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辩证法的，是彻头彻尾的矛盾调和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只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没有什么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区别，任何矛盾都只有通过斗争，通过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战胜一方才能解决；只是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毛主席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运用于党内斗争，指出对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 this 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毛主席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

总之，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就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期间，向我们发出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夺取更大的胜利。

### **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

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是对立的统一。首先，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因此，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集中，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不能搞好工作，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毛主席说：“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又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因此，必须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片面地强调民主和自由，否认集中和纪律，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片面强调集中和纪律，否认民主和自由，会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形而上学的，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正确地进行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主义的集中和民主，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体现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要求。这种集中和民主，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和其它一切矛盾一样，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只有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和群众的实践，对它们作具体的了解和分析，才能懂得它们是怎样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知道什么应当集中，什么应当民主，弄清楚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用主观臆断代替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用少数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代替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就不可能具体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矛盾。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是

正确地进行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的可靠保证。

总之，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一种良好的政治局面，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刘少奇一类骗子竭力攻击和破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鼓吹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他们恶毒攻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并用所谓“真正的民主”的口号来欺骗人民群众。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列宁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民主、自由都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所谓“真正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骗人的鬼话。搞“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的不是我们，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又宣扬奴隶主义，要人们效忠于他们父子，效忠于他们一家，甚至狂热鼓吹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在他们所盘踞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是违背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是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保证。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

知识分子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都是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制定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前面我们说过，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例如，在人民内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表现。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关键在于条件。毛主席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

## **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在三条战线上即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完成彻底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 **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

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无产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权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在进行“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等一系列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的政策。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逐

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逐步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提高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水平。

### **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赫鲁晓夫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毛主席文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有相当

的力量，一些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仍然被资产阶级长期控制着。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和巩固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个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防止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忽视这种斗争，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主席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根本问题。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行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多次批判。1957年又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

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1962年，毛主席针对着刘少奇一伙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还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党的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还领导全党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地、系统的批判，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其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毛主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首先是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问题。毛主席总结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容易迷惑群众，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一部分权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地、富、反、坏、右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代表着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千方百计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胡说什么“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妄图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指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达到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则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不但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问题，而且解决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问题。这就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

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毛主席在1962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这种形式。实践证明，要揭露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单纯采取组织措施，罢几个人的官是不行的。罢官的方法用过多次，但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一伙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才能把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刘少奇一伙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

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怕得要死，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破坏和捣乱。当着广大革命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法，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的时候，刘少奇一伙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刘少奇一类骗子则煽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但是他们玩弄的种种伎俩，及时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揭露和批判，他们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奔腾向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及时总结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经验，发现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生的政权组织形式。毛主席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的发展。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斗、批、改的任务，毛主席作了明确的规定。他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指示，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

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同时，“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毛主席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上层建筑中，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1968年7月27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那些长期被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效措施。

为了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要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根本纲领，也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只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斗私批修，才能逐步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正像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着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还灵不灵？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无产阶级专政还灵不灵？一时似乎成了问题，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想，既然苏联可以“和平演变”，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推翻？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帝、修、反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世界历史上“四次文化革命”的谬论，把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文化运动、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说前者与后者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故意抹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剥削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本质区别，以“歌颂”为名，行攻讦之实。他们还用恶毒的语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否定工农兵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努力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妄图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使人迷失方向，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这些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了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进一步揭露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个基本原则，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准确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

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四 阶级的消亡和国家的灭亡

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出：“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 阶级的消灭

如前所述，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阶级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出现了使阶级消灭终于不可避免的物质前提了。恩格斯说：“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可能性，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过去阶级的产生曾经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一样，阶级的消灭也终于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必然途径。

列宁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又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指出要消灭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不仅要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改造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三大差别；而且要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彻底改变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这样才能彻底消灭阶级。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 国家的消亡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国家也随之失去作用。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家的“消亡”，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为了永远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由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然“自行消亡”。至于资产阶级国家，则根本谈不上“自行消亡”的问题，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彻底摧毁。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在国家消亡的时候，政党也因为不存在必要而消亡。毛主席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由于阶级的消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国家也只能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消亡。在这个消灭阶级的长期的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和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才能有效地镇压国内反动派的反抗，粉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并创造必要的条件，逐步完成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为了在将来完全消灭阶级和使国家归于消亡，目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胡说什么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国家已经是“全民国家”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就是在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问题上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了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

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问题。毛主席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心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的职能已经自行消亡了，在这种时候，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

※

※

综上所述，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1. 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发展。

2.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

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因此，在整个社会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集中地表现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向混进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粉碎修正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要斗私，批修”。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造谣和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是：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否认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胡说什么农民是“落后的一帮”，像俄国这样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会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这个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种谬论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路线。所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反动谬论。它同主张经过一切必要的革命阶段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把两者混同起来，借以欺骗群众，达到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完全是枉费心机。

## 第十讲 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更是表现得极为剧烈和复杂。因此，正确认识社会意识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弄通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在第六讲中我们已经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指的是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存在指的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包含地理环境和人口，但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任何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都由两个方面组成，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于这些关系的认识，就产生和形成了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幻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看来是十分荒诞离奇的意识，也同样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有着它产生的现实根源。

人类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他们就会具有怎样的社会意识；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他们的社会意识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意识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社会形态，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意识也是不同的。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

的现象，从来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意识。例如，私有观念就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万古长存的。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进行劳动和平均分配产品，反映到社会意识上就产生了原始的、质朴的集体主义观念。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私有观念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只是到了原始公社崩溃和私有制产生以后，才有私有观念的出现。而且同样是私有观念，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也带有不同的特点。封建阶级的私有观念是和世袭的等级特权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是和自由竞争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私有观念最后必将归于消灭。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识。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其意识形态也必然是互相对立的。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而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盗跖却认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罪大极重”的，只有“耕而食，织而衣”才是“至德之隆”。这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抽象的、超阶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由于世界各个民族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意识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民族的特点。特别是文艺这样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用具体形象的方式直接反映各个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此它的民族特点就最为显著。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殖民地人民，采取各种野蛮手段消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展革命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样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并且对丰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的民族文化作出贡献。

##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社会意识是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意识一旦产生之后，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发生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主席还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得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从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出发，全面地充分地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抱有预期目的的自觉活动，需要有理论的指导。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指导的作用。代表先进阶级、先进势力的社会意识，由于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成熟的革命任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要求，因此对人们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有着巨大的动员、鼓舞、教育、团结、指导的作用。这种先进的社会意识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引起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证。和先进的社会意识相反，反动的社会意识是已经过时的腐朽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反动阶级要求的反映，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竭力歪曲和掩盖社会生活的真相，用种种谎言和迷信把旧制度、旧思想说成是永恒合理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社会的变革，要人民群众永远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反动的社会意识和传统的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愚弄和

欺骗群众，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每当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反动的社会意识就活跃起来，表现为猖獗一时的状态。俄国 1905 年革命和我国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任何反动的社会意识都挽救不了旧社会的灭亡。先进的社会意识由于它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必然会在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掌握越来越多的群众，把旧社会推翻。反动的社会意识由于它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一天天暴露出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为广大群众所抛弃，最后归于灭亡。

凡属代表先进阶级、先进势力的社会意识都起着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其作用有大小的不同。这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先进的社会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因而曾经起过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进步作用。但由于资产阶级受着它的狭隘的阶级眼界的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全面地、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反映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始终局限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一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了满足，它的意识形态就开始走向反动。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全面地和彻底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把社会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精神武器，也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强大的推动作用在过去任何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不可能比拟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做到了自觉地用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打开了从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持久深入地动员群众，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形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过去所不能设想的一切奇迹。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求得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但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近代中国革命史上那种在黑暗中徘徊、找不到出路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中国革命的发展空前地加速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国人民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多次严重斗争，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每一次胜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经过这次大革命，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革命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否认这种反作用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变成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根本不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宣称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否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否定革命理论的伟大指导作用，弃倒在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面前。第二国际的一些修正主义者和俄国革命初期的“经济派”就是这种理论的鼓吹者。这是一种完全反动的理论，其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相反，唯心主义竭力夸大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得出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荒谬结论。从表面上看，唯心主义者似乎是最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的了，实际上由于唯心主义者否定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否定了社会存在不以人们的社会意识为转移，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才能加以改变；这样，他们就否定了社会意识的真正的能动作用，即对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

用，即对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完全是虚假的东西，是仅仅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幻想。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竭力宣扬和散布这种幻想，企图阻止人民群众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会儿说什么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宣扬自发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一会儿又在“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的招牌下，说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公然用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而其本质仍然是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但这种高度的重视决不是因为先进的思想能够“代替”物质的力量，而是因为先进的思想能够指导革命的实践，因为先进的思想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它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庞大的国家机器），这种物质力量决不是任何思想力量所能“代替”和“超过”的，只有物质的力量才能把它打倒；但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也就会变成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先进思想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刘少奇一类骗子宣称思想能够起“代替”和“超过”物质力量的作用，表面看来对思想的作用是再也重视不过的了，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极端仇视，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所起的伟大作用。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光辉成就。这些成就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多么惊人的奇迹。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对于这些光辉的成就，却疯狂地加以诬蔑和攻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一团漆黑，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他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的否定，也就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的否定。他们真正“重视”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法西斯的思想。他们所谓的“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

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就是妄图按照反动的唯心史观来改造世界，“发挥”地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思想力量来“代替”和“超过”人民的革命力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嚎叫法西斯头子蒋介石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为了要从他们的法西斯前辈那里汲取“思想的力量”。但是，这既没有使他们“成功”，也没有使他们“成仁”，而是成了永远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 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突出地表现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除此之外，这种相对的独立性还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上。正确地了解这种相对独立性，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意识发展的规律性，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各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社会意识，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都随着自己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但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并不是彼此隔绝、毫不相干的。每一个新的时代的社会意识虽然和旧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它并不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利用旧时代的社会意识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时代的社会意识虽然随着旧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消灭而消灭了，但它所取得的思想资料和成果并没有被简单地抛弃，而是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意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社会意识发展的这种历史的继承性，表现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新时代对于旧时代的社会意识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要加以改造和发展，吸收什么东西、抛弃什么东西和增加什么东西，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存在，即决定于一定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唯心主义夸大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把社会意识的发展说成是一个绝对独立于社会存在并决定着社会存在的纯粹思维过程，这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从过去的思想文化遗产中继承什么东西，决定于各个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总是继承那些还有积极意义的进步的东西，反动的阶级则继承那些完全腐朽反动的东西。例如资产阶级

革命初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遗产中继承了某些在当时还多少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料和成果。而当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之后，它就抛弃了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中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东西，转而继承那些完全腐朽反动的东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古代和中世纪各种极端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复活和流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并不是脱离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对人类全部思想文化遗产进行了彻底科学的批判，吸取和改造了各种有价值的成果，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锻造出了一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使人类思想史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

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机械论者，否认社会意识的发展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割断历史，因而得出了全盘否定过去一切思想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结论。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列宁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正确原则。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穿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反对虚无主义的观点，主张继承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但马克思主义所要继承的只是遗产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些东西，还必须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加以批判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目的是为了创造无产阶级自己全新的革命的思想文化，而不是为了颂扬和复活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列宁说：“……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

毛主席在谈到如何对待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时，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

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覆，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一会儿颂古非今，拜倒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的面前，活现出一副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的丑态；一会儿又割断历史，一笔抹杀人类过去的思想文化遗产，甚至公开叫嚷历史“可以不要”。这都不过是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势下所采取的不同的反革命手法。归根到底，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保存和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文化，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的政变纲领，就是用古今中外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拼凑起来的。他们的反动头子并不是不讲历史，只是不讲人民群众的历史，不讲阶级斗争史，而津津乐道历代野心家、阴谋家的丑史秽闻。所有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的实质。在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的流毒，既要反对虚无主义，又要反对一切形式的颂古非今和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正确方针，为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而奋斗。

###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关系**

社会意识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正比。拿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十九世纪末叶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所有这些情况，也是社会意识的发展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独立性，和社会意识在其他方面所表

现的独立性一样，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先进的社会意识，归根到底仍然是为经济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些国家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已经产生了和先进国家中的革命阶级性质相同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和反动阶级的矛盾，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变得比先进的国家更加尖锐和深刻，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提出了先进的思想。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和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这样，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和西欧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这样。无论任何时候，先进思想的产生都是以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和革命阶级的产生为前提的。如果在德国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没有相当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那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其次，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产生出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因为它利用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所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例如，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哲学利用了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哲学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如果没有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这种成果，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出比先进国家更进步的社会意识来的。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我们在研究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的时候，必需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而不能用一个抽象的公式去到处乱套。马克思指出：“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一些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的人，直接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说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其结果就得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结论。拿艺术来说，按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使生产力达到了高度的发展，那么它的艺术也应该是最繁荣、最进步的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同艺术的发展是敌对的，它并没有引起艺术的进步和繁荣，而是使艺术不断地趋于反动和没落。在政治方面，那种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观点，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叛徒王明所谓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论调，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

## 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

社会意识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一个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的整体。每一种意识形态都直接间接地受着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例如文艺的发展就在不同的方面受着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宗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中，政治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想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起着统帅和指导的作用，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核心。

由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忽视这种相互作用，单纯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社会意识，就不可能正确解释社会意识的发展。例如，忽视欧洲中世纪宗教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一时期各种意识形态的发展；离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的发展就无从得到正确的说明；不注意政治思想、哲学、道德思想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艺的密切联系，就解释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点；不看到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革命文艺发展的规律。此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某些意识形态发展的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别的意识形态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忽视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也不能完全正确地说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发展的决定作用。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受着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仅仅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来解释，这种情形也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独立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仍然是为经济的发展所制约的。例如宗教在欧洲中世纪之所以对其他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由欧洲封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 二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 社会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人类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历来就充满了各种对立的思想、情感、意见、观点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历来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总是利用它所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广泛地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把它的统治说成是绝对合理和永恒不变的，企图使广大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和俯首贴耳地接受这种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同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揭穿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宣传自己的进步的社会理想，把广大人民从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动员广大人民去为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而斗争。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各个阶级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在一个阶级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是这个阶级为争取自身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武器；在一个阶级取得统治的地位后，它是这个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武器。

相互对立的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别是在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这种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剧烈和鲜明。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毛主席的话深刻地阐明了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

作用。

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对旧制度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是社会革命到来的征兆和先声，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舆论准备。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进行这种批判的武器。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家曾经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发动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猛烈批判，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这正是一场大喊大叫，它动摇了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宗教和神学教条的信仰，起到了动员人民的作用，成为法国“政治变革的前导”。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早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续进行了这种批判，但它没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非科学性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摧毁了各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反动思想体系，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了全世界无产者，第一次把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成为一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大军，打开了人类历史崭新的一页。我国“五四”运动以来，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场革命大批判运动，它的锋芒所向，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反动思想，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的事实说明，每一个革命阶级在对旧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要实现社会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和革命的阶级完全相反，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一切反动的阶级总是竭力要守住它们的反动的思想阵地，同革命阶级的思想进行拼死的斗争。它们在被推翻之前，不仅采取各种无耻的手法攻击革命阶级的思想，而且利用还掌握在它们手中的国家机器残酷迫害进步的思想家，镇压革命人民，千方百计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它们在被推翻之后，仍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革命阶级思想的斗争，总是企图制造反革命舆论，实现反革命的复辟。奴隶主阶级被推翻之后是这样，封建阶级被推翻之后是这样，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更是这样。但是，它们的手里没有真理，因此它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和垂死挣扎，终究挽救不了反动阶级思想的彻底破产，改变不了它们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把意识形态作为斗争的武器。但是，历来的剥削阶级却竭力要掩盖这个事实，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否认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们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要把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是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奉行的天经地义，以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从思想上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不需要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需要掩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它所要打倒的敌人只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少数剥削者。马克思主义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彻底揭穿一切主张意识形态是超阶级的谎言。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清剥削阶级的欺骗宣传的反动本质，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斗争，归根到底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反映，基本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只有时刻不忘这个出发点，才能抓住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脉搏，辨明是非，看清方向，坚定不移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相反，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会是非不明，方向不清，受骗上当。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斗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它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

刻都在梦想复辟。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复辟企图和复辟活动，又总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解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首先从政治上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上攻击我们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制造反革命的舆论，妄图动摇人心，争取群众，造成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局面，以达到他们最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地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使全国人民从斗争中提高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灵敏的晴雨表；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每一次进攻，都是他们的复辟活动的反革命信号。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始终抓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善于辨别风向，及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进攻。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以为意，掉以轻心，听任各种反动思想自由泛滥，占领市场，那么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可能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刘少奇一类骗子是隐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是一伙极为狡猾、阴险而又虚弱的敌人，同时也是革命人民的难得的反面教员（材）。为了篡权复辟，他们继承了中外反革命头子的衣钵，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说：“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些话，看来好像是在揭露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这一套反革命伎俩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政变史，资产阶级只要抓了舆论，又抓了枪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们接连地抛出了

一系列反动谬论，在全国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来一个抢班夺权，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重新拖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一切反革命分子自以为他们能够任意左右中国人民的舆论，这不过是在做梦而已。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解放以来，一切反革命分子妄图用“抓舆论”的办法来打开缺口，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没有得到比他们更好的下场。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地戳穿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发动了对这一伙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他们的反革命舆论破产了，反革命面目暴露了，最后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受到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反映到意识形态的领域，斗争也同样是长期的。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是，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怨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还要长期存在，是由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它的生产资料，但是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存在，还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在国外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影响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还会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此外，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在产品的分配上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还没有完全消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所有这些原因，使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了它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之前，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之前，在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也决不会放弃它的复辟的幻想。其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有着长期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了几

百年。在这几百年内，资产阶级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充分地发展了，并且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它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这种在几百年时间内形成的习惯势力，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消灭的。毛主席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长期作战。我们坚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定要战胜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要时刻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多次反复的。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低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放松革命的斗志，都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做思想工作要“雷厉风行”等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长期性，否定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有经过长期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其目的就是要取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相当顽固的、还没有被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成是经过他们的一次所谓“革命”就很快地被消灭了，这样来欺骗群众，给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贴上“已经革命”的标签，在“革命”的幌子之下大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突出地表现在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通过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来和无产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资产阶级十分孤立，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反革命的策略。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和词句去判明各种有关重大问题的理论、思想、意见、言论等等所包含的真实的阶级内容，判明它是哪一个阶级的要求的反映，对哪一个

阶级有利。在分析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言论、纲领和路线的时候，不仅要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不仅要看他们在某时某地的言行，还要看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言行；不仅要看他们公开的言行，还要看他们隐蔽的言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判断，才不致为各种局部的个别的假象所迷惑。例如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本来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但他们为了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伪装起来，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又发表了一些看来很“左”的言论，采取了一些看来很“左”的做法。如果我们只孤立地看到这种个别的现象，而看不到他们在一段长时期内的整个的言行，看不到在他们公开的言行之外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脱去了一切伪装的隐蔽的言行，那就会误以为他们所推行的路线是什么极“左”，就会打不中这一伙骗子的要害，分不清真正的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的大方向。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还经常挑动和利用部分群众中间所存在的错误思想，借以兴风作浪，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性，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就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群众，有利于敌人。最后，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从政治思想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它有时候是从某些看来似乎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的抽象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来，有时是从文艺作品中曲折地表现出来，哲学上有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文艺方面反动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反动剧本《海瑞罢官》等的出笼，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们要认识这种复杂的情况，及时地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就必须掌握整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的动向，具有锐敏的阶级嗅觉，决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复杂的，而且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都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最后爆发成为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只有通过这种激烈的斗争，才能深刻地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才能给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

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这一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场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夺回了过去为资产阶级所占领的阵地，极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焕然一新，空前强盛。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它给我们指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和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正确途径，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辩证法的观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哲学根据。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来看，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好与坏，科学上不同流派的正确与错误，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加以细心的比较和鉴别。这就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能够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能够自由讨论。对待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轻率地下结论，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其结果只能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处于领导的地位，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反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样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对于人民内部所出现的错误思想，不能采取禁止和压服的方法去对待。采取这种简单的方法，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省力、很痛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错误的思想虽然被压下去了，但并没有被克服和战胜；正确的思想虽然取得胜利了，但这是一种表面的胜利。正确的思想如果不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一当错误思想抬头的时候，就会抵挡不住错误思想的进攻，打不了胜仗。这种简单的禁止或压服的方法，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个辩证法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它不但不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反而会削弱这种地位，甚至使这种地位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假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达到战胜人民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的目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通过这种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发展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只有采取这种方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加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毛主席深刻指出：“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因此它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有着自己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明确的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和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用毒草冒充香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之下向党和社会主义实行猖狂进攻，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惯伎。我们在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防止他们利用这个口号去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必须深刻地认识，我们之所以要实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通过人民内部的辩论和说理的方法去有效地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决不是为了其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脱离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去看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这是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 三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些关系，包含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的形态的多样性，首先是由它所反映的内容的多样性决定的。其次，对于同一内容的反映形式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古代，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还没有明确地相互区分开来。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职能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部门的分工的发展，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才逐步地区分开来和独立起来。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虽然是相互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整体。

我们要认识社会意识的本质，不但要认识它的各种形态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而且还要认识各种形态的特殊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意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具体的了解。

以下就来分述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

#### 政治思想

毛主席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怎样处理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怎样和敌对的阶级进行斗争，怎样去争取自己的统治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一定阶级在斗争中所实行的路线

和政策，以及一定阶级对阶级统治的最高形式——国家政权的起源、实质、作用等等的认识。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出互相对立的一定的阶级，同时也就产生出这些阶级的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例如，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出了与封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为了在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要求打破闭关自守的各种封建特权，推翻建立在等级特权之上的封建专制国家，这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即“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和封建阶级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的理论，即“君权神授说”是根本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种理论，和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总是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超阶级的政治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有时也大讲其政治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谓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彻头彻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这种反革命的政治，具体地表现在他们的法西斯式的反革命纲领之中。我们必须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去分析这伙骗子所谓的政治，揭穿它的反动实质，决不可为他们制造的一些假象所迷惑。

政治思想是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在相互敌对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中，政治是关系到一个阶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政治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中起着统帅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灵魂。一切意识形态无不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和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毛主席说：“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 法权思想

和政治思想一样，法权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当私有制一经形成，在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了最早的法权观念，即对于财产的私人占有权的观念。和保护私有制的国家出现的同时，法律产生了。这些法律，把

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用条文固定下来，并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迫使人们遵守，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所谓法权思想，就是关于法律的起源、实质和作用的理论。它为一定阶级的法律提供理论根据，从理论上证明这个阶级的法律是必要的、合理的和人人应该遵循的。

法权思想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最直接的反映。统治阶级的法权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所要维护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并且具体地体现在它所制定的法律之中。被统治阶级的法权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变革现存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要求，从理论上对现行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进行批判。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封建阶级的法权思想认为贫富贵贱的区分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的，帝王所制定的法律绝对合理，“小人不出布帛菽粟以事其上则诛”（韩愈）。和封建阶级的这种法权思想完全相反，农民在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起义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的法权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适应的法权思想，超阶级的法权思想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

为了给剥削阶级的法律作辩护，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法权思想。这些思想尽管说法各有不同，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私有制和保护私有制的国家是完全必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法律是完全必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这种法权思想制定的法律，是一小撮剥削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和剥削阶级的法权思想完全相反，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劳动者不得食，是无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根本前提。依据这种法权思想制定的法律，如我国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剥削者、保卫人民利益的重要武器。

## 道德

道德这种意识形态的起源比法权思想的产生要早。在原始社会里，当人类从类似于畜群的生活发展到共同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且意识到社会的集体利益的时候，道德观念就开始出现了。

人类为了进行生产，就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共同活动。没有这种关系，就没有生产，没有人类社会。因此，每一个个人的行为，都受着他与其他社

会成员的关系的制约。当他的行为符合于他与一定社会成员所结成的一定关系，因而符合于这些成员的根本利益时，他就会受到这些成员的赞许；在相反的情况下，他就会受到这些成员的谴责。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这些道德观念，就是从对于人们行为的这种评价之中产生出来的。所谓道德就是评价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的总和，它的作用就是要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调整的作用，是通过社会的舆论，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道德与法律不同，不具有法律的那种强制作用。但是，正因为道德是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个人的信念来维持的，所以当某一种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推动人们自觉行动的力量，产生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另外，也应该看到，道德的作用虽然可以发挥到最高的限度，但在阶级社会里要完全依靠道德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的强制作用也不可少。

道德观念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行为受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由于社会需要经常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道德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也就有什么样的道德。道德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比较直接的。

在原始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下，还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存在，因而也没有统治和奴役的存在，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自由的。这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素朴的道德观念：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遭受的损害看作是对自己的损害，无条件地服从集体的决议，不顾一切地维护氏族的利益，为氏族而英勇作战。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后来阶级社会中那种一切为自私自利的动机所支配的道德比较起来，原始社会的道德站在纯朴道德的高峰，具有极为高尚的性质。

随着原始公社的崩溃，道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阶级，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始社会中那种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的纯朴的道德看不到了，道德变成了阶级的道德，变成了各个敌对阶级相互进行斗争的武器。在阶级社会里，

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道德；阶级关系变化了，道德也就随之变化。统一的、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是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各种“圣人”和“贤人”们宣称有这种道德的存在，其实质是要把剥削阶级的道德冒充为万古长存的、绝对合理的、全人类的道德，因而是人人必须实行的道德，这样来欺骗人民，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彻底揭穿了这种骗局，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是建立在奴隶主对一切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占有的基础之上的，是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服务的。在奴隶主看来，奴隶生来就应该当牛作马。奴隶主对奴隶的一切残酷的剥削压迫，从当作牲畜出卖到加以屠杀，统统都是合乎道德的。奴隶如果反抗奴隶主的统治，实行逃亡和起义，那就是大逆不道。与奴隶主的道德相反，要求解放的奴隶认为奴隶主的统治是违反道德的，而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则是完全合乎道德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盗跖被奴隶主骂为大逆不道，可是“其徒诵义无穷”，广大奴隶和被压迫人民到处传颂盗跖的仁义。这正是奴隶与奴隶主的道德观的对立的鲜明表现。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建立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专制统治服务的。这种封建道德，在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是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封建阶级的道德经常同宗教和宗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封建阶级的道德一方面把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专制统治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又竭力宣扬“温良恭俭让”、“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把一切触犯等级特权和反抗专制统治的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和封建阶级的道德相反，广大农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的道德观念，宣告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违反道德的，农民的革命起义是“替天行道”。在每一次农民起义中，都表现了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的道德观念的对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自由

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依靠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的力量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关系，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封建阶级的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与此同时，它在道德上把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宣布为最高的准则。资产阶级的道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曾经在要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名义之下，起过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专制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个性解放。因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就是资产阶级不断发财致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不断贫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可是，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起来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大叫这是在消灭社会生存的基础，消灭文化，消灭人的自由和个性，同时也就是消灭道德。共产主义思想一产生，资产阶级就视为洪水猛兽，百般诬蔑共产主义是道德的毁灭。这就清楚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的反动本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个性解放的虚伪性。其次，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个人主义欲望，是要靠资本的利润和金钱来满足的。没有金钱，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就无从实现。因此，金钱也就成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真正的标准。如果说封建阶级认为它的道德标准是由上帝决定的，那么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就是由金钱决定的，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上帝。“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以辛辣的讽刺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无耻和腐朽。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穷奢极欲、虚伪、奸诈、诲淫、诲盗、谋杀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败坏的严重性，是资产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了。但是，除了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加以摧毁之外，资产阶级所开的任何药方都不可能制止道德败坏现象的不断加深和蔓延。

共产主义的道德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共产主义的道德继承了劳动人民在世世代代的劳动和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优秀品质，继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传统，并且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把它大大地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最崇高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完全相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原则是集体主义，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这样的人。雷锋同志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先进思想和事迹鲜明地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精神，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和教育下，我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像雷锋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到处涌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最崇高的道德风尚的社会，充满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革命朝气，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败坏、腐朽没落的黑暗景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在今天是某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的了。

道德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推翻了一小撮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道德的发扬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始终不懈地发扬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却完全相反，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鼓吹孔孟之道，妄图把无产阶级的道德篡改成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刘少奇一类骗子表面上讲什么“破私立公”，实际上却疯狂反对思想改造，把广大干部坚持走“五七”道路和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诬蔑为“变相劳改”。这是一伙道德极端腐朽堕落的伪君子，他们无比仇视无产阶级的道德，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道德。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一类骗子一心要投靠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子勃列

日涅夫之流，同样是一伙伪君子，他们口头上也讲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实际上奉行的却是最下流无耻的资产阶级道德。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列宁所缔造的具有高尚道德的苏维埃社会，变成了道德败坏现象与日俱增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的日子是长不了的。总有一天，苏联人民必将要彻底清算这伙叛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 科学

科学以概念、定义、公式、定律等逻辑的形式反映世界，是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体系。科学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区分为许多不同的部类，但基本上不外两大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来源于实践，是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们的实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主席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自然科学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为生产服务的，因此它的发展是为生产所决定的。自然科学的产生，它的各种研究课题的提出，每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发展的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各种有关自然现象的实际材料，是由生产的发展所提供的。如航海和地理上的发现，就为生物学的观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使达尔文学说的提出成为可能。自然科学实验所使用的仪器，也只有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能制造出来。在生产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制造天文望远镜之前，天文学的发展就是很有限的。唯心主义者否定物质生产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完全违背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于自然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发展，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些规律的产生和存在同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无关。任何一个阶级要进行生产，都必须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自然规律本身虽然和阶级斗争无关，但人们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却是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自然科学，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自然科学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成为资产阶级增加利润和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相反，自然科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科学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狭隘的私利的限制，获得广阔的发展天地。其次，自然科学家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的，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他都是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去研究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越是往前发展，就越是暴露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大思想障碍。自然科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获得顺利的迅速的发展。最后，自然科学上的各种发现是同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同哲学的发展密切相联的，因而也是和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的。自然科学上的各种重大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的正确性，揭穿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的世界观的虚妄，因此它成了先进阶级捍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的有力武器。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发现了太阳是天体的中心的哥白尼，由于他的学说和教会的教条发生了矛盾，动摇了宗教的教义，因而遭到了教会的迫害。在他之后的意大利的科学家布鲁诺，甚至因为宣传太阳中心说而被教会活活烧死。自然科学在当时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在近代，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推翻了宗教教义而遭到反动阶级的疯狂攻击，教会的反动头子甚至明令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在现代，资产阶级竭力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来反对唯物主义，为唯心主义和宗教制造理论根据。自然科学从来不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否认自然科学与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理论。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本身虽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的发生作用却是同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直接相连的，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就必然要

以不同阶级的利益为转移。在历史上，当剥削阶级还是进步的社会力量、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有某种程度的一致的时候，它的代表人物能够多少正确地认识个别社会现象的本质，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剥削阶级的偏见也仍然经常在歪曲社会的真相。到了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而走向反动之后，它对于社会现象就再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了。例如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的资产阶级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能够在个别方面或多或少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本质。而当着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充分发展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不同，它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它不需要掩盖真理。“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全面和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它所负担的任务，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社会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客观主义。

## 哲学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和科学一样，是用概念等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但哲学的反映比科学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哲学是所有各种意识形态的最高的理论前提，是贯穿在各种意识形态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种意识形态起着指导的作用。一切意识形态都离不开哲学的影响，不是与唯物主义的哲学相联系，就是与唯心主义的哲学相联系。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对立的观点和倾向的斗争，最后必然要表现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要彻底战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必须把它提到哲学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摧毁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

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哲学以及宗教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哲学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联系，经常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哲学不论以何等抽象的甚至是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基础对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常常通过其他意识形态对哲学的影响而表现出来。对于哲学的发展有着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思想，其次是法权思想以及道德思想。

## 文艺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科学相比，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用概念的逻辑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来，而是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但是，并非对于生活的任何形象的反映都是文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是具有生动的个性特点的形象，是体现了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的形象，是表达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的形象。只有这样的形象，才能发生文艺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才是艺术的形象。文艺对生活的形象的反映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物质表现手段，因而有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之分。

文艺起源于劳动。原始的音乐就是劳动的“号子”。原始的舞蹈、绘画、雕刻是生产活动的再现。一切原始艺术的内容都，直接为生产所决定。例如，只懂得狩猎的民族即使住在花草繁茂的地区，在他们的绘画里也看不到花草的形象。花草在绘画或装饰图案中的出现，是在人类学会了农业生产以后。在阶级社会里，由于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而独立，文艺为少数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所垄断，因此文艺和物质生产的联系越来越远。但是，这种联系仍然存在。任何社会的文艺的发展归根到底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等等，从而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文艺。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否定艺术的阶级性，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

人性论，把艺术说成是什么“共同的人性”的表现。毛主席彻底揭穿了这种谬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呢？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的表现“共同的人性”的艺术，就是表现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艺术。

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有着它的特殊作用的重要工具。文艺由于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和在群众日常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是一种能够经常发生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先进阶级的文艺对于人民群众的斗争起着团结、教育、鼓舞的作用，推动社会的前进。例如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所写的《国际歌》，它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理想传遍了全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在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斗争。历史上某些剥削阶级在上升时期的文艺，也曾经起过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它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剥削阶级的文艺即使在它还有着进步性的时候，也从来不可能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可能表达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要求。和先进阶级的文艺完全相反，一切反动阶级的文艺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起着麻痹、腐蚀、瓦解的作用，阻碍着社会的前进。目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文艺，已经堕落到了空前腐朽的程度，导致了艺术的毁灭。在技巧上极端低劣，在内容上海淫海盜的无耻下流的作品充斥整个社会。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流派（所谓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等等）朝生暮死，此起彼落。最难听的噪音成了最神奇的音乐，最露骨的色情表演成了最美妙的舞蹈，黑猩猩成了绘画的“巨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者妄图用这样的“艺术”来毒害人民，阻止人民起来革命，但这只是他们的妄想而已。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它的“齿轮和螺丝钉。”无产阶级的文艺不是为一小撮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服务的，而是为掌握着人类历史命运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是

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妄图改变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他们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他们不去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去歌颂工农兵的伟大斗争，却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我们的舞台上耀武扬威，专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千方百计阴谋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贯彻执行，拼死保住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占领的文艺阵地。在文艺领域中实现了一场空前广泛和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就是这场大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它揭开了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崭新的一页。自从无产阶级文艺产生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作品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表现得这样真实，这样突出，这样完美，这样理想，这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强大的艺术力量。革命样板戏的产生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它将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艺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无比生动丰富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和生活本身比较起来，文艺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和近似的，不可能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全再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的劳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正因为这样，文艺作品能够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生活的本质的认识，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在文艺创作中，我们既要坚持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论调；又要坚持文艺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反对一切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调。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所需要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发挥文艺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哲学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文艺创作上则鼓吹反动的“灵感论”。他把“灵感”说成是一种“稍纵即逝”、神秘不可捉摸的

东西，并且把“灵感”说成是“装配”成一部作品的“零件”。他还胡说什么“通过聊天”就可以“发展思想”，获得“灵感”，“对写作有很大的好处”，并且说文艺创作“像制造糖果一样”，就看你的手法如何，会不会做。这些极端荒谬而又庸俗透顶的论调，完全是从早已发霉发臭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它否定了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文艺工作者长期认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必要性，否定了文艺创作是一种严肃的艰苦的劳动，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取巧。刘少奇一类骗子一方面竭力把文艺创作加以神秘化，另一方面又竭力加以庸俗化，他所讲的一大篇文艺创作的“秘诀”，归结到一点，不过是文艺上的江湖骗子们的骗术罢了。他们传授这种骗术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文艺工作者引到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所走的邪路上去，改变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政治内容反动的作品，即使它带有某些艺术性，也必须加以排斥。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反过来说，政治内容正确的作品，如果缺少艺术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艺术所特有的感人的力量，不可能很好地起到艺术的作用。对于这一类作品，应该努力帮助它提高艺术水平。忽视艺术的倾向是错误的，但比较起来，忽视政治内容的倾向是更加错误和更加有害的。在文艺批评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以政治为统帅，在政治的统帅之下去努力提高艺术水平。只有这样，艺术水平的提高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否则就会走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资产阶级不论如何狂热地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在实际上它仍然是为政治而艺术，仍然是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在文艺批评中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标准，不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艺遗产，作为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艺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批判地吸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有益的东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而

不是无批判地硬搬和摹仿，更不是颂古非今。如何对待文艺遗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要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否定过去的文艺遗产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又要反对以继承遗产为名，颂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用它来毒害人民。只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从反映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才可能正确解决继承遗产的问题。

在文艺的形式和风格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的发展。但我们提倡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是为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并且必须以表现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为主体。离开了这个基本的要求去讲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那就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 宗教

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支配着人们的外部力量，起初是自然界的力量。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无法理解，对人本身的身体构造和梦境无法说明。自然界在人的面前表现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对于超自然的力量崇拜，形成了最初的宗教。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支配着人们的自然力量之外，又出现了同样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力量，并且是一种经常在威胁着人们的、比自然力量更加难于预见和抵御的力量。一方面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使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愈来愈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是阶级的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样使人们感到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人们生活在他们自己所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一种盲目地起作用的力量而支配着他们。这样，原先反映着神秘的自然力量的宗教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摆脱剥削和压迫，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斗争，

付出了极其重大的牺牲，但结果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摆脱了旧的枷锁而又带上了新的枷锁。这种情况使得在劳动人民中产生了对来世和天国的信仰。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对于虚无缥缈的上帝和天国的幻想，是从完全现实的尘世的原因之中产生出来的。

唯心主义不能说明宗教的起源和实质，因为它本身就是宗教的孪生兄弟。它和宗教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宗教采取感性的、通俗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则采取理论的、逻辑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宗教是最粗鲁、最拙劣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是精制了的宗教。旧唯物主义虽然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也曾提出过某些局部的有科学意义的见解，但始终不能科学地解释宗教产生的原因。它或者把宗教的产生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僧侣的欺骗（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者认为是出于人与人之间某种情感上的联系的需要（如费尔巴哈）。这都是离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用精神的原因去解释宗教的产生，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宗教是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并且是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氏族社会的早期，宗教表现为图腾崇拜（即崇拜一定的动物和植物）。氏族联合为部落之后出现了部落的神，这种神只对一定的部落有效，越出这个部落的范围之外就不灵了。在奴隶社会里，当各个部落之间的界限消失而组成为国家之后，就从各个部落的神之中分出了至高无上的神，其余的神都服从于它。人间有了等级，神也分成了等级。伴随着君主专制大国的出现，产生了单一的、全能的神。这个神，不过是尘世的专制君主在天国里的表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也跟着发生变化，从信条到制度和仪式都逐步地变得符合于资产阶级的需要。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尽管在历史上奴隶和农民有时也以宗教为旗帜来联合自己的力量，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但这只是为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提供了

一个意识形态的外衣，只是奴隶和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的局限性的表现，并不能说明宗教本身有什么进步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它使劳动人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相信神灵和奇迹的力量，放弃现实的斗争，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国，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最激进的代表人物曾经公开鼓吹过无神论，但当着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之后，它就不声不响地丢掉了无神论，从嘲笑宗教转而鼓吹宗教，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持教会，竭尽全力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阻止革命的发生。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还利用宗教作为推行殖民主义、实行文化侵略和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工具。解放前，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深入到了我国的穷乡僻壤，和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奴役和压迫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正在明目张胆地纵容和鼓吹宗教。但是，不论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何乞灵于宗教，都绝对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无论任何时候，宗教都决然阻挡不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革，阻挡不了社会革命的到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科学是宗教的死敌。科学上的每一个发现都打击了宗教的迷信。因此，在欧洲中世纪，教会对于一切坚持真理的自然科学家，一切不愿意牺牲自己在自然科学上的发现而与宗教教条相妥协的自然科学家，总是实行残酷的迫害，直至活活烧死。现代资产阶级则除了迫害进步的科学家之外，竭力要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许多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我国的王充、范缜，十八世纪西欧的霍尔巴赫、狄德罗，和一切进步的自然科学家一样，不顾统治阶级的迫害，举起无神论的思想旗帜，同宗教迷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所有这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的斗争，在历史上都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无神论的宣传是消灭不了宗教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宗教依然存在，因为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的根源依然存在。列宁指出：“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

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而也是彻底的无神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同时也就找到了消灭宗教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重视无神论的宣传，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仅靠这种宣传是消灭不了宗教的。如果认为凭着无神论的宣传就可以消灭宗教，那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它产生的现实的社会阶级根源，即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反宗教的斗争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能妨碍这个斗争，更不能超越于这个斗争之上。其次，要克服群众中的宗教偏见，不能依靠强制的禁止的方法，而必须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让群众自己起来和宗教作斗争。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产生宗教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摧毁，大部分劳动人民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但是，宗教的长期影响所造成的传统的习惯势力还没有彻底消除，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还会利用宗教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在少数群众中，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也是宗教观念的残余存在的一个原因。因此，和宗教进行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政治上，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宗教徒是采取团结的政策，允许他们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力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和一切宗教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的不深化，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必将逐步地归于灭亡。

# 第十一讲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围绕着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唯心论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一次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紧密相联，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对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同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出发，或者认为个人的思想意志决定历史的发展，宣称历史是由少数非凡的“英雄”、“天才”、“伟大人物”、“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创造的，污蔑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缺乏理性”的“群氓”，是“惰性的物质”；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天命”、“上帝”、“宇宙精神”决定的，那些所谓“受天之命”、能够执行上帝意志或意识到“宇宙精神”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就是历史的当然的创造者，至于人民群众则只能绝对服从这些“上帝的选民”们的支配。

一切剥削阶级毫无例外地鼓吹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百般丑化和污蔑人民群众，竭力要摧毁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把剥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绝对合理和永恒不变的。唯心史观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如我国春秋时期的孔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上智”与“下愚”之分，“下愚”只能接受“上智”的统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

做成的”，他应该统治那些“用铜和铁做成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根本不能算作人的奴隶。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如我国的董仲舒认为，帝王将相是“承天命以从事”，他们是生来就属于“上品”的“贵人”，应该统治属于“下品”的“小人”；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认为“等级划分是上帝决定的”，任何改变等级的要求都是大逆不道。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即使在它最革命的时期，也同样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资产阶级革命最激进的思想代表卢梭就宣称人民群众是“感觉的物质”、“愚昧狭隘的动物”。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更是极端反动。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曾经自命为人民群众的代表者和启蒙者，那么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则赤裸裸地表现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刻骨仇恨，表现了他们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无比恐惧和垂死挣扎。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就宣称历史是由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所创造的，胡说一个人“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恶毒污蔑人民群众是“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人”。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派别之一——人格主义扬言，“群众”这一概念是“险恶的历史骗局”，是“可怕的宣传的结果”。在它看来，群众实际上不过是“某种散沙般的乌合之众”。所有这一切反动谬论，都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效劳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如外国的普鲁东、巴枯宁、杜林、伯恩斯坦、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同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一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英雄”、“救世主”，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推翻剥削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动力，妄图压制革命、取消革命，以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一类骗子就宣扬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物“指挥历史前进”，胡说什么“中华民族的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正是受他们之赐”，公开咒骂“四万万”中国人民都是“愚昧而黑暗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抛出了反动的“天才论”，一方面污蔑人民群众“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分不清鱼目与珍珠”，另一方面就大讲“天才”，狂叫“不能不承认天才”，并且无耻地自封为“超天才”，

为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大造舆论。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关于“天才”的叫嚷越是厉害，他们顽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得越是清楚，最后终于完全露出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原形，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同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唯心史观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的，是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了科学考察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又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因此，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能到那一个“大人物”或“上帝”的思想、意志中寻找，而只能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因而也就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脱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而存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撇开人民群众，而由其他任何一种力量去决定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什么“英雄”、“天才”、“救世主”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发现，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推翻了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统治作辩护的唯心史观，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有生产工具，而一切生产工具，从原始的石器到近代的大机器，都是在

劳动人民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对整个自然的改造的方面不断增多，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各行各业生产技能的不断提高，都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就没有用于农业灌溉的大型水利工程，没有古代的大规模的金属开采和冶炼，没有分门别类的手工业的发展。而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古代奴隶社会的经济繁荣，没有奴隶主所独占的一切物质财富，没有后来的全部人类文化。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建立在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一切剥削阶级，都靠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充当剥削阶级走狗的无耻嘴脸。

### 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前提，而这种前提，正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就没有一切精神文化的产生。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率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千百年来被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完全掩盖和抹杀了。他们把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说成是“低贱的”事情，把剥削阶级所从事的精神文化活动说成是只能由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的“高尚的”事情。如实用主义的头子杜威就说什么群众始终“同低贱的、物质的东西打交道。而杰出人物、精神的贵族则运用了高尚的理想。”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污蔑群众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这些剥削阶级的辩护士自以为他们是无比“高尚”的了，然而没有劳动人民所生产的米、油、盐等等这些所谓“低贱的、物质的东西”，他们究竟能够“高尚”得了几天呢？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士大夫及其遗老遗少们所标榜的“风雅”时说得好：“‘雅’要地位，也要钱”。他指出中国著名的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如果没有奴仆为他从事生产劳动，那就“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那里还能吟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呢？鲁迅的批判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戳穿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次，人类历史上一切精神文化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呢？它只能从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来。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

总结，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至于文艺，它本来就是起源于劳动，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直接的、形象的反映。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虽然部分地也反映生产斗争，但始终同阶级斗争不可分离。科学上各种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文艺上各种有价值的作品的产生，都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有其深厚的基础，决不是那一个“天才”的纯粹偶然的发现或一时的“灵感”的产物。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古代就发明电子计算机或提出控制论的思想，因为当时的生产实践还不具备产生电子计算机或控制论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因为只有在这时，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决不象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胡说的那样，是莎士比亚的某种神秘的狂想的产物，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映。这种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最后，人民群众不仅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开辟了无限丰富的源泉，而且还直接参加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尽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创造精神财富的各种条件，但人民的创造智慧仍然在曲折地生长着，剥削阶级的一切残酷迫害都掩盖不了它所放射出的光辉。在科学方面，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都来自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英国发明蒸气机的瓦特，发明火车的史蒂芬逊，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弗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的爱迪生，俄国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魏特林，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都出身于劳动人民，或本人同时就是劳动者。在文艺方面，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的表现更为明显。以文学创作来说，如鲁迅所深刻指出的，“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如神话、寓言、诗歌、故事等，源远流长，始终不绝，其中被记录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的部分。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我国的《水浒传》、《西游记》，是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写成的。许多大作家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们从民间文学中所吸取的养料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的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都是例证。在造型艺术方面，

如我国敦煌的壁画，流传于民间的年画，民间的泥塑和石雕，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和宏伟壮丽的各种建筑，都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人民群众之所以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表现了杰出的智慧和勇敢的创造精神，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丰的实际经验，最少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史上和文艺史上的大量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个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刘少奇一类骗子出于他们仇视人民群众的反动阶级本性，一方面污蔑人民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却公然把奴隶主的思想代表孔子推为中国文化的创造者，说什么孔子“删诗书、作春秋，……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现在，便有文化。”他们的这种反动论调，又一次揭穿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拜倒在剥削阶级面前的无耻奴才，是历史唯心论的狂热鼓吹者。

###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社会的变革，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但是，旧生产关系的灭亡，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反动的剥削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剥削阶级必然要利用旧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阻碍和反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历史前进。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谁是推翻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主力军和决定性的力量呢？是人民群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奴隶起义是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起义是实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它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下，曾经充当过革命的领导者，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革命的主体和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

恩格斯在谈到德、英、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

刘少奇一类骗子否定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把人类历史说成是由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发动的连续不断的政变史。这是对于历史的极大歪曲，是十足的、赤裸裸的历史唯心论，是妄图篡权复辟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梦想。人类历史，是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使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是通过少数人发动的政变而得到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每个旧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新的封建王朝的产生，都是直接间接地利用了农民起义的结果，而不是宫廷政变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同封建贵族进行了殊死战斗的结果，而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所实行的宫廷政变的结果。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经企图通过宫廷政变而实行“变法”，但很快就遭到了惨败。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反动的剥削阶级通过政变方式夺走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他们所发动的政变能否实现，在根本上也仍然决定于人民群众和反动阶级的力量对比。在人民群众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某种情况下，反动阶级所发动的政变可能暂时得逞，个别卑鄙无耻的野心家、阴谋家可能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决不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发动的政变所能改变的。一切反动阶级的反革命政变都是短命的，都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中国人民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斗考验、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方式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完全是白日做梦。历史已经对这一小撮妄图用螳臂挡车的小丑做出了无情的判决。

##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恩格斯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无论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程度是不同的。

在近代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每一次斗争，其成果最后都落到了剥削阶级的手中，以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告结束。按劳动人民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来说，他们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可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革命政党的领导，这种要求总是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还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过去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丝毫也无损于历代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使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机器工业的产生，把生产力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使得任何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都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说历史上一种剥削制度在它产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起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现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存在都是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的了，它必然要被打破、被消灭。而执行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就是进行大机器生产的无产阶级。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找到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道路，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组成最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大军，创立领导斗争的革命政党，把历代劳动人民要求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付诸实现，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在黑暗的统治之下，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大作

用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摧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为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挥。当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都进入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将得到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发挥。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广大劳动人民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各方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千百年来一直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文化教育回到了人民手中。来自三大革命实践的工农兵学员正在茁壮成长，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形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广大工人、农民在哲学、文艺、科学上的创造越来越多。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解放后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国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事实本身，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决不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能够抹杀得了的。他们所发出的种种无耻谰言，只不过是他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的表现。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各国人民创造历史、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伟大作用，表现得愈来愈强大有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论苏修、美帝如何互相勾结、狼狈为

奸，镇压人民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各国人民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两个所谓“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反革命幻想必将进一步遭到彻底破产，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世界。

## 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政治上、阶级斗争上。人民群众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上每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结果。但是，人民群众为了进行斗争，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就需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没有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我们知道，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在不同程度上集中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和纲领，制定了革命的步骤和计划，把广大群众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反动统治阶级的洪流，使反动阶级的统治陷于瓦解和崩溃。没有革命的领袖，广大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分散的行动就不可能形成集中统一的行动，革命的力量就不能发展壮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就不能打倒。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因而是一场空前尖锐、剧烈和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严密的组织，有由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有率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去进行战斗的革命领袖。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在这里科学地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

之间的相互关系，批判了那种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斗争中产生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组成具有严格纪律、步伐一致的革命大军，不可能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辨明前进的方向，引导群众去打倒阶级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于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必定要胜利的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同于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领袖是阶级的代表，阶级的面貌决定着领袖的面貌。无产阶级领袖所代表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性的阶级，是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领袖是过去一切革命阶级所不可能产生的最伟大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完全科学的革命理论，给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始终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人类历史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革命阶级的领袖所不能比拟的。历史上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如我国的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曾经对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起了号召、鼓舞、组织、领导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将永远载入人民的史册。但是，由于农民阶级所处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不可能创立革命的政党，不可能在革命队伍中和领导集团中始终保持严格的革命纪律，抵制剥削阶级的腐蚀和影响。这就给了地主阶级以可乘之机，最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在它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时期，也曾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领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在阶级地位和广大劳动群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当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劳动群众还能有部分的、暂时的一致，其对立的方面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发展的时候，他们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行动客

观上符合于劳动群众的要求，基本上起着进步的作用。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资产阶级的领袖也就日益反动，成为劳动群众革命要求的镇压者，失去了任何进步的作用。除了历史条件的局限之外，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都有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免除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领导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历史的前进。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诞生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列宁的杰出的学生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列宁逝世之后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功勋。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主席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它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引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恐惧和仇恨，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恶毒的攻击。混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中伤、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领袖的手段之一。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立在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它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由衷的热爱和崇敬。这种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它具有极大的动员力量和号召力量，是革命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是出于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的爱护，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深刻表现，和剥削阶级历来鼓吹的个人崇拜毫无共同之点。一切机会主义者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其实质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无耻污蔑和攻击，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

除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常常采取与之相反的另一手法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在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幌子下，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领袖神秘化和偶像化。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架空无产阶级领袖，破坏领袖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歪曲和丑化领袖的伟大革命形象，从根本上破坏领袖的威信；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领袖的最忠实的信仰者和崇拜者，借领袖之名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们最后推翻无产阶级领袖，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托洛茨基匪帮在反对列宁的时候曾经采用过这种手法。他们一方面在暗地里污蔑咒骂列宁是“最大的暴君”，另一方面却又装成列宁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说什么列宁是“天才中的天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揭穿了他们可耻的阴谋诡计，使他们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今天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大讲特讲无产阶级领袖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和当年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伎俩完全是一路货色。伟大领袖毛主席

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地指出“天才论”是反动的唯心史观，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理论纲领；撕破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粉碎了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

马克思主义历来坚决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把个别人物神化。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的作用，这和历史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

### **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在个人作用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讲“历史的必然性”，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是什么“神秘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歪曲和污蔑。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于如何说明、解释和估计这种作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散布了种种反动的谬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上一切发生了影响的人物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物。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这些人物是超阶级的，是什么抽象的“理性”、“良心”、“宇宙精神”的代表。这纯粹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要掩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阶级属性，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利于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杰出人物，不同阶级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承认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物是他们所谓的杰出人物，是他们心爱的“理性”、“良心”等等的代表。一切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物，历来都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大逆不道，而加以种种迫害。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决不会承认那些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奴役人民、镇压人民，拖着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什么杰出人物，而是如实地把他们看成是必须打倒，也一定能够打倒的反动人物的。我们所说的杰出人物，指的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对历史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其中首先是指历代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至于对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般说来，每一个剥削阶级在它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它的利益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基本上还是一致

的，要求推翻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社会势力，因此这个时期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曾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这些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必须看到他们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对于这些人物，既要看到他们有和腐朽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的一面，又要看到妥协的一面；既要看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客观上和人民群众有暂时和部分的一致的一面，又要看到根本对立的一面。不加分析地颂扬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无原则地美化他们，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上发生了影响的人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如爱尔兰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人物的产生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現象，或者是由“天意”、“上帝”、“宇宙精神”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的阶级来说，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斗争提出了某种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而且解决这一任务的历史条件至少已初步具备的时候，才会产生促使这一任务得到解决的杰出人物。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只可能产生在秦朝末年，而不可能产生在秦朝初年。因为只有在这时，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才达到了完全激化的程度，农民起义一触即发，迫切需要有组织领导起义的人物。而陈胜、吴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席卷秦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孙中山成为一个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领袖，只能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而不可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因为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广大人民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加深，加上世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涨，这才使得中国有可能进行比过去更为坚决、明确和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出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是适应

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只能产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即十九世纪的中期以后。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才具备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必需的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充分暴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十八世纪以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等等），才可能产生出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无产阶级指出彻底解放的现实道路。所有的历史事实毫无例外地证明了代表革命阶级的杰出人物的产生，是由人民群众的斗争所决定的，既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也不带有任何神秘的性质。至于那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的人物，即统治阶级所谓的“杰出人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纯粹偶然产生的，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产生的。例如，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产生了代表广大农民革命要求的许多杰出的领袖，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些血腥的刽子手（如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等）。一切历史人物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代表他们进行统治的人物，说成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天意而产生的，以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要人民群众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俯首贴耳地接受反动阶级的统治。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天才论”，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动谬论。他们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胡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产生说成是一种极其神秘而稀奇的现象，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古今少见，不可思议的“天才”，要人民群众盲目崇拜他们，听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伙骗子打的是歌颂无产阶

级领袖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在放肆地污蔑无产阶级领袖，为他们篡权复辟制造舆论，做今日“真龙天子”的反动迷梦。他们的谬论，是历史唯心论者用来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以神秘化的一种惯技，是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类反动论调的翻版。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不需要任何神秘化，不需要用神秘化的方法去欺骗和统治人民，只有刘少奇一类骗子才需要这种卑鄙伎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什么时候产生，不是由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捏造的胡言乱语所决定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也决不是因为他在多少年内产生的，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领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人民革命领袖中最伟大的领袖，但无产阶级领袖从来不割断历史，从来不否认过去一切人民革命领袖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只有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少奇一类骗子才需要割断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的阶级关系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决定的。代表革命阶级的人物，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代表反动阶级的人物，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的思想、意志决定的，是由这些人物先天具有的“才能”、“智慧”、“批判的思维能力”、“非凡的意志”等等决定的。

历史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由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什么先天产生的特殊的智慧或才能。当然，杰出人物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个人的精神品质、智慧、才能、意志等等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任何杰出人物，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能，只要他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必将一事无成。如果他反对人民群众，就只能自取灭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人物，当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是有力量的，对历史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当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反对人民群众的时候，就

从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摔了下来，为历史所淘汰。其次，任何杰出人物的智慧、才能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一切革命的智慧、才能的不竭源泉。杰出人物具有多大的智慧、才能，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他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于他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于他所参加的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之所以具有任何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不可能具有的最高的智慧和才能，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因而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洞察历史前进的方向，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靠一个阶级、一个党，靠群众路线。

一切反动阶级违背客观的历史事实，宣扬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于先天具有的“智慧”、“才能”等等，这完全是为了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天生的“全知全能”的人物，因而是当然的统治者。实际上，一切反动阶级所谓的“英雄”，都是平庸可笑的人物，都是最愚蠢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的一切自以为“聪明”的举动，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把他们自己扶上“天才”的宝座，自以为从此就可以篡党篡政，为所欲为了，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唯心论的幻梦很快就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以“天才”自命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实质上是最大的蠢才。不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破坏、摧残人民革命的手段是如何的狡猾、恶毒和阴险，（这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智慧”和“才能”）他们都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而行动。如果说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会以“英雄”的面目出现，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天生的“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可以任意地左右历史的发展，而是因为在一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由于人民力量的相对弱小，使得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能够暂时得逞。但是，历史前进中所发生的这种曲折决不能挽救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只能把革命的人民锻炼得更加强大，使革命进行得更加广泛、深入和彻底。

第四、唯物史观认为杰出人物的活动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向。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由某些所谓的“天才”、“英雄”、“救世主”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杰出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正确领导，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超越当前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例如，不可能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去完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有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宣扬革命是可以依靠少数领袖人物“制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荒谬而反动的理论。杰出的革命领袖的伟大，决不是因为他能够人为地去“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能看出现实生活中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去正确地领导革命，推动革命的前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但由于领导者不善于利用这种可能性，结果还是遭到了失败。这种情况能够推迟革命的胜利，延缓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势趋。个别领袖人物的某些偶然的情况，也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例如我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最有威信的领导张角的早逝无疑给农民起义带来了不利的影晌，但它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农民起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至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革命人民的猖狂进攻，可以使革命的发展遭到某些挫折和失败，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不论经过多少艰难曲折，革命势力一定要战胜反动势力，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梁启超说什么只要“大人物”的“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刘少奇一类骗子说什么只要他们这些“天才”“一阵风吹下去”，一切事情都可以改变面貌，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梦呓，是反动阶级用来愚弄和吓唬人民群众的骗术。1927年，蒋介石刮起了一阵不算小的反革命妖风，但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全部改观，蒋介石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从那时到现在，历史过去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民已经空前强大，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却还想祭起一阵反革命的妖风来把中国人民吹倒，这不是蚍蜉撼大树又是什么呢？反动阶级的“天才”、“英雄”们在灭亡之前，经常扮演这种蚍蜉撼

大树的丑剧。这是为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他们永远不可逃脱的历史命运。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两种历史观的解释和说明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本质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心主义在一切方面竭力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两者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需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而且必然会从斗争中产生出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站在历史的前列引导群众，帮助群众尽可能迅速地推动历史的前进。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排斥和否定杰出人物的作用，而恰恰是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杰出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说明个别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把个别人物的产生说成是不受任何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把个人的作用夸大到能够任意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动幻想。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动的“天才论”遭到全国人民的无情揭露和有力批判之后，又抛出了一个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妄图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的诡辩手法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掩盖他们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面目，挽救“天才论”的破产。这完全是枉费心机。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史观。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就必然要否定英雄创造历史，反过来也是这样。任何想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把两种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都只能是一种骗局。我们只要看看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怎样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吹捧为“先知先觉”，把他们自己封为“天才”、“超天才”，又怎样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愚昧而黑暗”、“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只知道“怎样搞钱”的“群氓”，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谓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是怎样的虚伪和反动了。如此蔑视人民群众的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和帝、

修、反的走狗，难道真会承认人民群众和他们这些“天才”、“英雄”一样地具有创造历史的作用吗？当然不会的。他们所谓的“共同创造历史”，就是妄图要人民群众充当他们这些“天才”的阿斗和仆从，任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拖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其次，从理论上讲，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刘少奇一类骗子却否定这一观点，说什么历史是由“英雄和奴隶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的创造只有群众不行，还要有他们这些“英雄”。这不是用二元论伪装起来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又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说历史的创造离不开他们这些“英雄”，可是全部历史事实却证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他们这些“英雄”创造的。至于说到人民群众自己的英雄人物，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不是在人民群众之外或之上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英雄人物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刘少奇一类骗子把英雄和群众割裂开来，把英雄说成是与群众不同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和篡改，其目的是为了否定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贩卖反动的唯心史观。

###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党的群众路线

####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而不能靠那个“英雄豪杰”、“救世主”的恩赐。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诗人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最显著、最充分的表现。历史上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

度，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结果，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在每一次革命中，群众是否已经发动起来、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决定着革命发展的规模和它能够进行到怎样的程度。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前进，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得到实现。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就不能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毛主席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这第二种态度，实质上和第三种态度，即反革命的态度是站在同一个观点上的，充当了反革命的帮凶和走狗。

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机会主义者即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本来不过是口头上的动听词句。真正到革命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惊惶失措，对群众运动采取讥笑、咒骂、打击的态度，由害怕革命进而反对革命、背叛革命。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无情地撕去了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外衣，露出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原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这样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当着农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千百万被压迫的奴隶们起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者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却高叫什么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竭力压制和破坏农民运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革命武装，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分子彭德怀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三面红旗，恶毒攻击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妄图使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及其一类骗子采取了各种手法来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或者利用自己所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或者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认党的领导，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以达到他们破坏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是为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自己视为“英雄”，把群众看作“群氓”，从来不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智慧和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此，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对于那些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却津津乐道，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以此来嘲笑、污蔑、否定群众运动；或者反过来颂扬和美化这些缺点和错误，妄图愚弄和欺骗群众，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变成实现他们反革命目的的工具。

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首要的位置，坚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赢得彻底的解放。他们总是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仔细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研究群众斗争的经验，积极扶植和发展群众运动中的新生事物，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要求，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群众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信只要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打倒。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诬蔑、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观点和他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群众运动，但同时又指出群众运动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首先，群众运动要持久地发展下去，有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必须有一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不可能从群众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就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在战略和策略上发生种种错误，以致为反动阶级镇压下去或被反动阶级所利用。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

其次，在每一个大的群众运动中，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含着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人。要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变为指导群众行动的方针。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则应该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之改正，而不能采取迎合和迁就的态度，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群众运动的方针。毛主席指出，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方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克服错误倾向，领导群众前进。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具体的教育和领导的作用，群众运动要健康地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群众、否定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脱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反对一切形式的“自发论”。“自发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实际上是在愚弄和欺骗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自发论”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其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指导，听凭资产阶级去支配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到失败的道路上去。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

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早已痛斥过的“自发论”的翻版。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样子，实际上是在阴谋破坏群众运动，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入他们的反革命轨道。对于来自群众的、符合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和做法，他们采取排斥、压制和打击的态度；相反，对于那些违背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意见和做法，他们却在支持群众运动的幌子之下，采取纵容、保护和助长的态度，到处火上加油，推涛作浪，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一伙骗子的心目中，是从来没有群众的利益的。他们和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一样，极端蔑视群众，把群众看作无知的“阿斗”和“群氓”，看作他们可以任意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高唱的“天然合理”就是要让群众运动去合资产阶级的“理”；他们所热衷的“自发”，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 党的群众路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方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而这两个方法都贯串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主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

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斗争中种种细致、具体、复杂的情况，最富于实际经验，最有智慧和才能。一切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只能从群众中来。要形成这样的意见、计划、办法，就必须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轻视群众，昂首望天，自命为“先知先觉”，这是历史唯心论者们的幻想。我们必须打破和粉碎这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正确的领导。

“到群众中去”，就是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计划、办法，必须再使之变为群众的行动，通过群众的斗争实践加以检验、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不仅是一切领导意见、计划、办法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这些意见、计划、办法是否正确的唯一尺度。其次，任何意见、计划、办法，即使它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没有变为群众的行动，那就仍然不过是纸上的空谈，不可能在实际上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这里重要的是要善于使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为群众所接受，见之于行动。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用正确的思想去武装群众，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那种认为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只需要少数人知道，不需要广大群众知道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历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总是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群众看成不过是盲目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论，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一致的。列宁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不论在任何时期，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根本力量只能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确定那些阶级和阶层是我们党所依靠的基本力量，那些阶级和阶层是必须加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又要团结一切中间的阶级和阶层，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看不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离开党的阶级路线去讲群众路线，必然要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是不可分离的。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要长期地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不断从斗争中提高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认识，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为某些暂时的、个别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还要正确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时刻不忘这个出发点，加紧世界观的改造，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倾向。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中，必须注意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失去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共同奋斗，不可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观点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但除此之外，还必须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半个世纪以来，在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光辉地体现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当前，在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